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周禮正義

(二)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0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中國文哲研究所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禮正義

(二)

孫詒讓著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卷四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

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疏〕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疏〕即八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為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

於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遂公邑者。亦宣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

所因於夏殷也。案。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為夏殷制。云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者。即於布治之日。縣治象之法於王門之象魏。使國中萬民觀之。治象之法。即上六典八法已下。凡大宰之官法皆是。必縣之象魏

者。古凡與法刑禁之大者。皆表縣之門閭。即布憲之義也。云挾日而斂之者。釋文云。挾字又作浹。干本作市。案。說文市部云。市、周也。小爾雅廣言云。周、浹、市也。挾市義同。浹、俗字。說文所無。或非也。干本亦不足據。

賈疏云。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又大同寇疏云。天子斂藏於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禮運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

頒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案。熊說即賈疏所本。又、左傳哀三年孔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為異。其文悉同。惟春

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三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

704927

083.61
390
1200

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於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云吉謂朔日者。大司徒族師注義並同。唐會要引干注。亦云。吉。朔日也。毛詩小雅小雅明篇。二月初吉。傳云。初吉。朔日也。此卽鄭所本。夏斨云。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皆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說文。吉。善也。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初日解之。亦非也。案。夏說是也。以毛鄭及國語義覈之。蓋每月氣朔之始。通得爲初吉。省文則曰吉。詩禮之吉與初吉。朔始也。周語之初吉。氣始也。論語之吉月。吉謂氣始。月謂朔始也。與他書泛言吉日者異。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謂此經月吉。論語吉月。皆指行吉禮之月日。非朔日。王引之云。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大宰正月之吉。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小明二月初吉。亦謂一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令也。吉也。皆善也。案。王說卽本韓義。似亦尋通。吳廷華方苞說並同。今存之以備一義。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者。賈疏云。言天下。卽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卽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者。書。謂以治象書於版而懸之。說文。懸。縣。繫也。凡書著文字。通謂之象。司常說旗識云。皆畫其象焉。杜注云。畫當爲書。與治象義略同。賈疏云。

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云正歲縣也。易祓云。鄭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繼於正月始和之下。是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江永云。縣法於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於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案。易江說是也。此乃縣。蒙正月之吉爲文。則非至正歲始縣可知。治象等已斂之後。藏於明堂。非縣則無由觀。明正歲小宰等率屬以觀。亦縣可知。鄭并萬民觀與百官觀爲一事。乃移此正月之縣象於正歲。以遷就其文。不可從。凡地官夏官秋官言縣象者。並放此。云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者。據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澆者國有常刑。鄭以彼觀治象。與此爲一。故謂萬民觀之。有振木鐸以徇之事。又小宰亦率屬而往。其說皆非也。云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者。謂既布又縣之。使百官萬民徧觀。所以示重治法。正月正歲。歲時更始。將以除舊布新。明布治縣法。皆所以新王事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者。賈疏云。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今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王引之云。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爲聲。宣之爲言和也。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瀆注漢書酷吏傳曰。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者。廣雅釋宮云。象魏、闕也。說文山部云。巍、高也。門部云。闕、門觀也。魏、卽巍之省。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禮運孔疏引孫炎注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亦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云。心居乎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高注云。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泱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子本經訓高注義同。賈疏云。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壘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有觀亦是僭也。焦循云。釋宮。觀謂之闕。說文。

闕、門觀也。是觀闕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卽樓類。可登者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設兩觀。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注云。闕者謂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皋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穎容以爲上有所闕失。下得書之於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西者。蓋享於其上也。詒讓案。象、魏也。闕也。觀也。以魯制言之。三者蓋異名而同物。天子諸侯宮門皆築臺。臺上起屋。謂之臺門。匠人門阿。卽臺門門屋之阿也。天子臺門之兩旁。特爲屋。高出於門屋之上者。謂之雙闕。亦謂之兩觀。諸侯不得爲兩觀。則卽於門臺之上。正中。特高其屋。出於它門臺之上。是謂一觀。觀卽因門臺爲之。故亦稱觀臺。左僖五年傳云。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卽雉門兩觀之臺也。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謂諸侯觀臺在廟中。容廟中亦爲臺門矣。天子兩觀之北墉。附於宮牆。自宮內視之。不見其闕。故曰外闕。諸侯就門臺爲觀。其闕半在門內。故曰內闕。通而言之。雙闕亦單稱闕。兩觀亦單稱觀。公羊何注。謂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可證一觀兩觀同得稱闕也。說文門部。釋闕爲門觀。而臺部別云。鞅、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鞅。鞅之與闕。義訓不同。蓋闕卽門觀。本不取缺爲義。則不必雙而後稱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大戴禮記保傳篇云。過闕而下。皆據侯國制言之。不必有二闕也。釋名以闕然爲道訓闕。禮運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似並誤混闕鞅爲一義。孔氏又據孫炎說。謂闕取相對爲雙之義。又謂諸侯不得有闕。不知一與雙。通謂之闕。諸侯不得有兩觀者。乃不得爲雙闕。若一闕。因得爲之矣。先鄭及左傳杜注。並以闕釋象魏。皆不實言一觀兩觀。說禮者皆以象魏爲兩觀之定名。則又非也。據公羊載子家駒之言。則兩觀爲天子之制。魯僭設之。平諸侯得設一觀。謂之闕門。不得爲兩觀。而縣法象魏事。宜通於邦國。不止周魯有之。然則無論一觀兩觀。皆巍然而高。卽通謂之魏闕。無論爲臺爲觀。皆可以縣法。卽通謂之象魏。象魏之名。起於縣法象。不繫於觀之一與兩。有與無也。凡諸侯三門。庫路爲臺門。雉門爲一觀。故史記扁鵲傳云。出見扁鵲於中闕。以其在內外門之中也。魯三門。雉門亦本當爲一觀。而僭爲兩觀。其縣法亦卽在雉門。故雉門兩觀。卽爲象魏。天子五門。

象魏所在。經注並無文。其兩觀所在。則後鄭闢人及朝七注。並謂亦在雉門。與魯同。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雉門、維、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氏說謂天子象魏在雉門。

即賈疏所本。故推鄭意。謂天子雉門設兩觀。因以兩觀爲象魏。在雉門之外。其說非也。明堂位說魯制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之庫門爲天子皋門之制。魯之雉門爲天子應門之制。魯兩觀在雉門。則天子兩觀不

在雉門。而在應門。可知。戴震、孔廣森、焦循、金鶚。並謂周制。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其說甚瑣。然此經之象魏。則又在應門而在庫門。何則。庫門以內。非萬民所能至。而庫門外廷。即朝士所掌三詢之朝。衆庶咸在。又有嘉石

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則萬民皆得至。可知五官縣法。萬民所觀。當於其門。殆無疑義。若如賈說。謂象魏在雉門。則萬民得越三詢外朝而入庫門。蓋謂在應門。則萬民并得至雉門以內。何以蕭門禁乎。周書作維篇云。應門庫

臺。庫臺者。謂庫門爲臺門之制。蓋天子五門。惟應門爲兩觀。餘四門皆爲臺門。不設觀。魯則雉門爲兩觀。路庫爲臺門。不設觀。它諸侯則雉門爲一觀。路庫二門與魯同。天子五門。不皆設兩觀。故周書庫臺之制。殊異於應門。諸

侯三門。不皆設一觀。故史記中闕之名。專屬之中門。參互證論。足明其義。魯以雉門之兩觀爲象魏。天子以庫門之臺門爲象魏。凡諸侯以雉門之闕門爲象魏。蓋象魏者。崇高之名。禮器說天子臺門爲以高爲貴。則庫門雖不爲觀。亦

可謂之象魏矣。諸侯以庫門爲外門。三詢之朝。在庫門內。則萬民皆得入庫門。故象魏設於雉門。象魏恆視外朝所在爲之。不必兩觀而後可縣法象也。天子門制。互詳闢人疏。云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忘者。哀三年桓宮傳宮災左傳文。忘。今本左傳作亡。杜注云。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說與先鄭同。引之者。證象魏爲闕也。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賈疏云。破諸

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甲。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惠士奇云。左傳。成九年。泂辰之閏。而楚克其三部。正義。泂、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泂辰者。子亥之辰一而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泂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泂於天下。故曰達。阮元云。挾、古泂字。

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市。係以意改。非也。案。阮說是也。泂卽俗挾字。國語越語云。泂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注云。從甲至甲曰泂。泂、市也。韋說與鄭同。諸家云從甲至癸差一日者。據鄭云凡十日。則亦

是甲癸一周。而云自甲至甲者。不外所挾日耳。此乃立文小殊。不爲異說。賈云鄭破之。固矣。乃施典于邦國。而

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



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疏〕而建其牧。立其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而設其牧。立其監者。說文支部云。岐、敷也。聲讀與施同。施卽岐之段字。以下皆五等侯國立州牧。邦君及卿大夫士以下。尊卑相副。貳之法。建牧以領一州。立監以治一國。皆謂君也。建立義同。云設其參。傳其伍者。國設三卿。而以五大夫副貳之。以下皆謂臣也。傳當爲敷之借字。二字聲類同。古通。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支部云。敷、施也。是設敷義相近。此設傳。亦通言之。故後都鄙又云。設其伍。明其義。互通也。賈疏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云傳。義未稿。胡匡衷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案。胡說是也。此及下經所建邦國都鄙官府官數。凡言參伍之等。並專指卿長當官副貳之員數。實則侯國卿大夫。各有上下二等。其大夫人數甚衆。亦非伍所能盡也。餘並放此。又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先鄭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公國三卿之上尙有孤。但自侯伯以下並無。則非侯國之通法。故經無設孤之文也。云陳其殷。置其輔者。輔、唐石經初刻作傳。後磨改。賈疏云。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案。賈釋陳殷置輔。似失鄭愾。詳後疏。注云乃者更申勅之者。說文乃部云。乃、曳詞之難也。乃卽乃之隸變。乃本爲難詞。引申爲重復警戒之言。勅、依字當爲敕。說文力部云。勅、勞也。又支部云。敕、誠也。案。經典多借勅爲敕。實則二字音義遇別。鄭此注。及宰夫閭胥司市遂大宰小臣諸職注。並以勅爲敕。取通俗也。周易釋文引字林。作勅。亦俗作。說文所無。鄭意此文與正月縣法相次。明亦每年以月之後。有此申勅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蓋大宰通掌邦國百官之歲計。而詔王廢置。此施邦國都鄙官府等。並廢置之。大凡與官計事。亦相通也。若然。此施典邦國。蓋卽每歲布治以後。受會之時。更以此典申勅邦國。建立牧監以下。不可有空闕。亦不得有僭溢也。下施則都鄙。施濫官府。並云乃。義亦同。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孔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又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長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注。說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蓋卽據此經爲之。其以牧爲州牧。卽鄭義所本也。依王制說。牧卽州長。每州一牧。掌交云。諭九牧之維。是九州則九牧。而王制云八伯。孔疏引鄭注尙書說。同。又引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鄕遂之吏主之。黃以周云。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旣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案。黃說本陳祥道。是也。掌交注亦釋九牧爲九州之牧。左傳四年傳。五侯九伯。杜注。及大宗伯疏引賈服說。並以爲九州之伯。王制疏引鄭志。釋左傳九伯爲每州二小伯。與賈服等義不同。然亦以畿內爲有一伯。則鄭自有兩解矣。至說苑君道篇。說周公踐天子位。立十二牧。方三人。此與周州勢不相應。殆不足據。又牧或以侯。或以伯。皆擇有功德者爲之。曲禮唯云侯者。偏舉爵尊者言之。其實兼有伯也。以侯伯同七命。州牧職重。故加一命爲之。若上公九命。王之三公八命。並不復作牧。故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彼伯謂九命之伯。侯牧卽八命之牧。與曲禮入曰牧。外曰侯之文。亦正相應。然則此注及大宗伯注並云侯伯有功德者。明牧無上公也。然周制雖以州長爲牧。別於分陝之二伯。而州牧亦通稱州伯。王制注謂殷州長曰伯。周別曰牧。及詩邶風旄丘箋。謂周牧下別設二小伯以佐牧。說並未塙。詳大宗伯疏。云所謂八命作牧者。據大宗伯文。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大司馬注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五等諸侯。雖爵有尊卑。皆君臨一國。故同謂之監。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彼謂方伯之國。別有天子命卿爲三監。此經無文。引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者。賈疏云。此是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勅之。證監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釋文引干注云。三公也。案。廣雅釋言云。參。三也。故三卿謂之參。周書禮匡篇云。大荒。卿參皆糴。卽國語魯語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糴。侯國不得立三公。干說非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此說與王度記合。胡匡衷云。經云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案。胡說是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云。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韋注云。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依韋說。則王制文非誤脫。與鄭義不同。黃以周云。王制當作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大宗伯云。三命受位。

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子男二卿再命。未受位於王。二卿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曰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案。黃申國語。說亦通。侯國之卿。未受位於天子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故鄭彼注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此經云設參。通命卿小卿言之也。侯國三卿之名。經注並無文。公羊文八年襄十年何注。並謂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上卿。書酒誥有圻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以爲司馬司徒司空。卽諸侯三卿之制。王制孔疏引崔氏云。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案。內則鄭注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又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崔氏蓋本此二注而推其義。賈孔禮疏。並從其說。胡匡衷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左傳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論讓案。魯三卿。孟氏常爲司空。而論語子張篇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是侯國司空兼司寇之證。大戴禮記千乘篇。說侯國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四佐。名四輔。與此經義不合。疑晚周之制。又案。公羊莊元年。何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意蓋謂王制所說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者。卽邦國所貢士。然禮經及春秋傳。咸無其事。亦不足信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大司徒云。五人爲伍。故此大夫五人亦謂之伍。與彼義同。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五大夫。下天子。曾子問說諸侯朝於天子云。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列其五官。卽五大夫也。賈疏云。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云。五大夫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案。崔說與賈同。惟以五大夫爲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則名與天子六官之貳同。但無小宗伯耳。攷。曾子問有小宰。卽侯國之制。左傳。宋有少宰。少司馬。少司徒。楚亦有少宰。蓋皆五大夫也。崔說較賈爲

長。又公羊襄十一年傳云。作三軍。三軍者何。三鄉也。古者上鄉下鄉上士下士。何注云。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鄉各一。下鄉各二。司馬事省。上下鄉各一。上士相上鄉。下士相下鄉。足以爲治。襄公益司馬。作中鄉。官踰王制。故譏之。案。公羊所云三鄉。乃指司馬一官設上鄉一。下鄉二。非此三鄉。然謂諸侯上鄉止司徒司空司馬。三上鄉之下。設五下鄉。則與此注三鄉五大夫之義正同。五大夫彼云五下鄉者。此與王制所云下大夫。並對上鄉言之。而立文各異。其實皆據上大夫五人言也。大射儀之小鄉。胡匡衷據崔靈恩說。亦謂卽指五大夫。未知是否。鄭司農云。殷治律者。爾雅釋言云。殷。中也。鄉士云。士師受中。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殷與中義近。故先鄭以治律釋之。謂治法律之官也。云輔爲民之平也者。賈子保傳篇云。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是輔有平斷之義。先鄭釋殷輔二者。並望文生訓。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殷衆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大宗伯職方氏注義並同。云謂衆士也者。賈疏云。士稱殷。與旅同。並是衆義。故鄭云謂衆士也。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者。彼文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上士二十七人。是也。侯國上士。當不止二十七人。此亦指副大夫者言之。云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者。王制云。次國之上鄉。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鄉。位當大國之下鄉。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彼注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賈疏云。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引之。爲破司農殷爲治律。案。據疏述注各居其上之三分上。疑本有數字。孔繼汾亦謂今本誤脫。依王制注說。則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乃據會盟立位而言。與上士二十七人之文。本不相屬。鄭此注牽連引之。義實難通。賈謂破先鄭殷爲治律。亦非其指。竊謂此注似以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爲指人數而言。蓋上中下士數。當中多於上。下多於中。中士居上之三分者。多於上二分八十一人也。下士居上之三分者。中對下爲上。下多於中二分。二百四十三人也。引此者。所以證士之數甚衆耳。若仍如王制注。據立位而言。則此經本不說立位。鄭何必引彼文爲證乎。鄭此經注引禮記說。與記注固有不盡同者。此類是矣。又案。鄭依王制說。五等侯國。皆有上中下士。公羊襄十一年傳。謂侯國有上士下士。無中士。與禮不合。鄭所不據也。春秋經魯爵國篇。又謂王國亦止元士下士。尤謬。至侯國之官。例降王朝一等。凡王朝下士之官。在侯國。當以不命之士

爲之。此皆未得正祿。謂之士族食。則與庶人在官同。但不命之士。亦列於職官。究與府史小異。疑亦當在陳殷之列矣。云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府史輔助士以治事。故謂之輔。王制。庶人在官者。鄭注云。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府史之屬。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案。庶人在官者。孔謂兼工賈及胥徒。是也。但此輔。依鄭義。似專指府史而言。攷敘官注。謂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蓋辟除雖不命。亦得謂之置。若胥徒。則以役法徵調之而已。此與工賈皆尤卑。不當在所置之列。故鄭不及也。賈疏謂輔關胥徒。恐非鄭指。乃施則于都鄙。

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

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疏〕而建其長立其

兩者。畿內采地。立長及設官尊卑相副貳之法。長。卽都鄙之君。自兩以下。皆其臣也。注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廣雅釋詁云。長。君也。公卿大夫王子弟。亦各自君其采邑。故謂之長。賈疏云。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以是一邑之長。故言長。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長謂公卿大夫。并言大夫者。以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各五十里。與六卿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家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入都宗人中。大夫則入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其卿又入家司馬中。以其司馬辨尊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慶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諸侯。卽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含大夫是也。沈彤云。疏以大夫降於鄉。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唯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左定四年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已卿士。襄十年傳。瑕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名徵。而其下可例推矣。案。沈說得之。蓋卿以上得具官。

故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其大夫則雖亦有私臣。疑止得立家宰一人。不得備兩伍之數。賈疏謂官事相兼。是也。又案此經。凡部家對文者。並以公廩采地爲部。以載師六都爲公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二者同稱都也。家則並專據大夫采邑。以載師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夏官敘官注。以部唯據三公王子弟。而以卿別入家內。蓋鄭偶存駁文。不足據依。賈疏強爲之說。非也。詳夏官敘官疏。凡三等采地。秋官朝大夫敘及載師注。通謂之國。故其君長亦得稱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穀梁隱元年傳。又謂之寰內諸侯。是也。書立政云。大都小伯。僞孔傳云。大都邑之小長。公羊定十一年何注。又有采長。彼並謂采邑之宰。與此經長爲采邑之君異也。云兩謂兩卿者。亦借兩爲兩也。說文兩部云。兩再也。易曰。參天兩地。都鄙立二卿謂之兩。猶邦國立三卿謂之參也。丁晏云。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固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詒讓案。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又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以爲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並與此注說同。此兩卿。當卽家宰邑宰之屬。喪服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賈彼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案。據鄭賈說。則采邑貴臣。以室老邑宰爲最尊。而爵次則視采主之爵爲降殺。故此注云兩卿。喪服注則以邑宰爲士也。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邢昺疏引孔安國云。家相。室老。側室。又云。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案。孔王並分家相室老爲二。與鄭義不同。恐非。云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者。子。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注例用今字也。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詒讓案。此對上邦國設其參爲說。詩十月之交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鄭箋以爲譏皇父專權。作都。立三卿。明正法不得立三也。鄭司農云兩謂兩丞者。呂氏春秋介立篇高注云。丞。佐也。賈疏云。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乃施濩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般。置其輔。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空也。考。成也。佐。〔疏〕乃施濩於官府而建其正者以下。皆王朝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疏〕六官長屬尊卑相副貳之法也。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者。賈疏云。正。長也。亦是一官之長。案。賈據爾雅釋詁義也。此正。卽六卿所謂大正也。周書營參篇。王命大正刑書。卽謂大司寇。左昭十五年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釋爲正。

卿。漢書五行志。大政作大正。亦是也。此與宰夫八職之正、兼包百官府當職之長者異。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六正五吏。又云。百官之正長師旅。杜注云。六正、六卿。彼六正、猶此六卿之正。彼百官之正、猶宰夫八職之正也。二者名同而實異。詳宰夫疏。云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空也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謂小卿副貳大卿。吳廷華云。正貳有三。有六官之正貳。如冢宰等為正。小宰等為貳。是也。有一官各為正貳者。如宮正上士為正。中下士為貳。是也。有合數官共為正貳者。如膳夫為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饗皆貳之。是也。案。吳謂一官各為正貳。即宰夫之正是也。云考成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支部云。攷、敏也。又老部云。考、老也。凡訓考成考課考校者。皆攷攷引申之義。經典多借考為之。此經皆作攷。注皆作考。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云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者。以宰夫諸官。又次六貳之下。故以當六官之考也。云司空亡未聞其考者。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凡治。

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

禮也。〔疏〕云。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者以下。並蒙上施典則灋而廣言之。復兼及官成實禮也。此五者皆云待者。說文千部云。待。候也。謂候其事之至。持此典則等之書以治之。注云成八成者。即小宰之八成也。上八法官成注

義同。賈疏云。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在八法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阮元云。此經必言官成者。謂以治官府之八成。待萬民之治也。又欲見此

官成即從八法中別出也。云禮賓禮也者。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其別有八。皆是也。大宗伯掌其禮。大宰命其治。故此經亦著之。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

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疏〕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此與大司寇為官聯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疏〕也。賈疏云。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

則大宰掌之。云與其具脩者。賈疏云。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注云祀五帝謂四郊者。謂分祀五帝。則各於其兆。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賈疏云。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

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詒讓案。凡此經通例。有天。有上帝。有五帝。天即昊天。祀北辰。上帝為受命帝。在周則祀蒼帝。五帝為五色之帝。此上下文有天有五帝。而無上帝。則五帝內含有蒼帝。以受

命帝雖尊。然亦五帝之一。言五帝可以咳上帝也。周夏正南郊雖特崇祀蒼帝。然四帝亦配食。故注云四郊。雖指四時迎氣。亦關南郊大祀。賈說深得鄭指。但五帝之名。依月令。即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鄭小宗伯注。依春秋緯文耀鉤說。謂蒼帝名靈威仰等。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掌次及小宗伯疏。又案下文有卜日。四時迎氣。依月令。在四立之日。則固不卜日。然警戒具備。及前期齋戒。臨祭眠滌濯。贊牲玉幣爵之事。實與南郊明堂同。則此祀五帝。自兼四郊迎氣言。但下文卜日內不含四郊。經注偶未別白言之耳。至賈疏及表記孔疏。謂四郊亦有卜。則又失之。詳後。云及明堂者。謂合祀五帝。則於南郊之明堂也。詩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封禪書裴氏集解引鄭孝經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亦引孝經宗祀爲釋。公羊宣三年可注。國語魯語章注。及唐明皇孝經注。釋明堂配帝之義。並與鄭同。案。依鄭說。周以稷配郊祀者。特祀受命帝也。文武配明堂者。合祀五帝也。亦謂之禘。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於清廟明堂。是也。蓋以合祀五帝言之。則曰大饗帝。以先王配食言之。則曰祖宗。以所祭之地言之。則曰明堂。其實一也。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案。祖宗之祭。說者不同。依鄭祭法注義。則爲合祭五帝。而以文武配食。通典吉禮。及唐書禮儀志。引王肅駁鄭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執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旨也。是王肅謂祭法祖宗。乃宗廟不毀之名。非即孝經之宗祀。金鶚申鄭祖宗義云。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郊禘之下。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太祖。亦稱清廟。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維。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維。維維。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此明堂在維維。清廟詩序所謂成維維。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於此也。清廟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可稱太祖。其祀即祖宗之祭可知矣。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

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有虞氏不宗。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於宗廟之中。與晉陵橋牛等並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賢駁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帝嚳爲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並列也。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云。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者。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明堂乃以祖宗二人並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並祀。案。金說是也。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本國語魯語展禽語。與孝經宗祀文王文不同者。鄭祭法注。以爲祖宗通言。魯語章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祀文王而宗武王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亦云。孝經是周公居攝之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案。章何說足補鄭義。金說似亦隱據彼文。攷通典吉禮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卽據祭法郊祖宗三祀言之。若廟享。則后稷爲始祖。卽爲大祖。安得別以文王爲大祖乎。然則鄭說亦有所本。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申王駁鄭。據國語云。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廣明堂祖宗合爲一祭之非。不知文武雖並配五帝。而祖宗名自不同。段如王說。則文武同立世室。而區分祖宗二祀。則親廟有四。豈亦得爲四祀乎。其不足以破鄭義明矣。又案。王鄭祖宗之義不同。而說明堂祀五帝。則不異。故唐書禮儀志云。明堂大饗。王肅議祀五行帝。王涇大唐郊祀錄又引孝經明堂配帝王肅義爲祭昊天上帝。案。王涇所引。與唐志不同。今考明堂改祀昊天上帝。始於晉武帝泰始間。晉書禮志。不云王肅說。王氏疑偶誤。然泰始之制。六朝以後。多依用之。或專祀昊天。或主昊天而兼配五帝。陳祥道禮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主兼祀昊天及五帝之說。以經考之。其不可通有二。明堂五室。本以崇祀五帝。昊天最尊。何得下就五帝之室。且日至圜丘。禮極隆重。今相距數月。復降饗明堂。雨舉大祀。旣爲大數。降已就堂。尤嫌輕褻。是特祀昊天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明堂每帝一室。

各有攸屬。今若合祀天帝。以昊天與五帝同室。於禮難行。蠶云別爲昊天之神。則堂內筵度有定。既無可增。堂外特置。彼此睽隔。又乖合配之義。是合祀昊天五帝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又孝經。郊祀則云配天。宗祀明堂則云配帝。鄭以上帝爲天之別名者。蓋以南郊祭受命帝。明堂合祭五帝。同稱上帝。亦同得稱天。實則天之與帝。雖可通稱。而孝經與此經。則顯有不同。故晉書禮志引晉武帝太康十年明堂復祀五帝詔云。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又引樂虞議。宋書樂志引顏竣議。並同。此釋孝經郊祀爲卽圜丘昊天之神。雖與王肅、唐明皇、及邢昺疏。引孔安國傳說同。而釋明堂。猶違鄭義。其分別天與上帝。則尤明辨析矣。蓋孝經之天。異於上帝者。受命帝與五帝也。而此經。則掌次、大宗伯、肆師、典瑞、司服、職金諸職。凡言天者。並指昊天。言上帝者。並指受命帝。若五帝。則直稱五帝。不稱上帝。蓋孝經與此經。文例本不同。不能強合。而天與上帝之分。在兩經各自區別。亦必不可合。此尤孝經上帝非昊天之神也。至明堂合祭時日。經無正文。月令。季秋大饗帝。鄭志本以爲秦制。而謂周不審以何月。則鄭自不謂周大饗帝必在季秋。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引馬融云。郊天之祀。或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議。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此謂祀明堂與南郊。同在夏正月。攷蔡氏獨斷。及續漢書祭祀志。並載漢禮南郊北郊明堂。同在正月。馬氏蓋據漢禮爲說。魏晉禮同。宋制則又與南郊同日。齊志又引蔡仲熊議云。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選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今案。蔡說深得鄭旨。蓋明堂時月。鄭本未有定論。馬氏謂與南郊同月。亦無據證。鄭志或謂與郊同日。則尤謬蓋不足據。然正可證鄭說本不定。否則鄭門弟子何得妄騰異論邪。攷漢書律歷志引逸書伊訓。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劉歆說之。以爲冬至越菑。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謂卽明堂宗祀之典。所謂祖契而宗湯者。劉說雖不甚塙。然竊疑西漢諸儒。有冬至宗祀明堂之說。則與圜丘同月矣。此與司服紀五帝服大裘之文。亦不相破。其說出於馬鄭以前。或尙可馮也。鄭駁異義說明堂云。五帝各有一室。是謂大饗合祭帝各分就其室。唐書禮儀志。有司奏云。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大室。黃以周云。明堂祀五帝。總在大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武王兼祀。亦是位闕其三。案。黃說近是。祭法孔疏云。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通典吉禮。則云。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禘而祭之。案。孔杜二說。似亦據總祭而言。但五室室主一帝。

則義自別有所取。五時告朔布政。各就其帝之室。此與大饗合祀事不相妨也。又齊志引何休之議云。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案。何氏引鄭說。與詩周頌我將孔疏引雜問志同。攷鄭三禮注。說明堂單祭。惟每月聽朔。以待牲告。其時帝以文武配。見玉藻注。此外絕無四立迎氣還特祀明堂之文。鄭志問有後人附益。不可以是誣鄭也。何氏不知引告朔證單祭。而信此詭託之謬說。其識蓋遜蔡仲熊遠矣。凡郊祀受命帝。明堂祀五帝。與圜丘祀昊天不同之說。互詳大宗伯大司樂疏。又案。明堂之祭。亦卜日。鄭以此祀五帝內有明堂。則下文卜日內亦含明堂可知。賈疏不知而誤爲之說云。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含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不卜應祀與不耳。此卽常祀不卜之義。非謂不卜日也。大饗雖有定月。曲禮孔疏引崔靈恩說謂亦用辛日。則上中下旬不定。豈有不卜日之理。表記疏亦謂此注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禮明堂不卜。誤與賈同。而曲禮疏又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案。二疏義異。其爲不達鄭指則一也。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門部云。戒誓也。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戒者告以其事。警敕其共職。誓則警其廢職失禮之事。大祭祀恐其失禮。故豫以失禮之刑。約警警戒之。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卽大祭祀警戒之事。刑、若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及條狼氏所誓殺墨黷之類。是也。凡誓戒與卜同日。詳大司寇疏。云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者。鄭彼注云。揚、重也。大刑、重罪也。彼文承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下。明是祭祀誓戒之事。此祀五帝與禘太廟。同是大禮。其誓戒警勅百官之辭。當與彼略同。故云。是其辭之略也。云具所當共者。說文門部云。具、共置也。謂百官所當共辨之事。祭義云。孝子將祭。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是也。賈疏云。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云脩掃除糞洒者。說文才部云。修、飾也。又、肉部云。脩、脯也。經典多借脩爲修。修本訓飾。引申之。掃除宮室壇兆。使之潔清。亦謂之修。中庸。脩其祖廟。注云。脩、謂掃糞也。說文華部云。糞、棄除也。賈疏云。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掃除糞洒也。詒讓案。守祧注以有司爲宗伯。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帥其屬而脩除。隸僕云。祭祀脩寢。此三官並主內外祭祀脩除之事。蓋皆大宰令之矣。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遂戒。前期、前所諷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疏〕前期十日者。釋文云。前、如字。千本同。本或作先。

人。彼言旬有一日者。兼祭日數之與。此前期十日同。云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者。卜之日。遂戒百官以始齊。少牢饋食禮。筮日與官戒亦同日。卽其比例。賈疏謂卜戒不同日。失之。又案。五帝之祀。四郊迎氣。依月令說不卜日。然則此卜

日。專指夏正南郊祭受命帝。及季秋大饗明堂言之。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卽南郊卜日之事。公羊傳三十一年何注云。禮。天子不卜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

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案公羊說。謂魯郊卜日。周郊不卜日。與禮不合。鄭所不從。其迎氣則前期十日。大宰唯掌其戒事。不卜日也。賈疏云。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

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

日。猶卜日也。案。賈謂四時迎氣亦有卜。表記孔疏亦同。其說非也。迎氣以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安得有卜。表記上云。不犯日月者。通二至及正月四時言之。下云。不違卜筮。則專指二至正月。不關四時也。蓋犯日月。非必犯所卜

之日。鄭彼注亦未嘗合二語爲一事。賈孔自不察耳。凡祭祀之卜有四。卜應祀與不也。卜日也。卜牲也。卜尸也。左傳三十一年傳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然則凡常祀皆不卜。應祀

與不常祀之有定日者。則又不卜日。此經五帝及下文大神示先王。皆常祀也。禮無卜祀。唯大旅及祈告非常之祭。乃有卜祀耳。其祭日。則自迎氣外。凡大祀。無不卜者。其牲與尸。則雖迎氣。亦當有卜矣。又案。凡祀天日常禮。並

用辛。若非常祀。則或用丁。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白虎通說郊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一。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案。御覽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謂郊常以正月

上丁。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此謂王郊用丁。魯郊用辛。今攷公羊成十七年傳。說魯郊用正月上辛。無周郊用丁之文。若依鄭二禮注義。則魯郊當轉卜三正之辛日。周郊當卜夏正月之辛日。公羊舊說。與諸傳注義。並不相應。

疑不足據。曲禮孔疏引崔靈恩云。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饗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今攷圜丘當亦用冬至月之辛日。迎氣則用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餘祀並當如崔說。凡二

至圜丘方丘並卜日。詳大司樂疏。注云。前期前所諷之日也者。少牢饋食禮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注云。必先諷此日。明日乃筮。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又特性饋食禮云。不諷日。注云。諷。謀也。士賤職。襲。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是其大夫以上。凡祭。必先謀所祭之日。明日乃筮。天子大祀。則用卜。此注云前所諷之日者。卽謂諷日時所謀定之祭日。其前十日若祭日用巳。則於先一旬之戊日諷日。己日卜日。并祭日數之。則云旬有一日。外祭日言之。則云十日。其實同也。穀梁哀元年傳說魯郊云。祀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與此經前期十日卜日禮正合。賈疏亦謂侯少牢所諷之日。卽祭日是也。而又謂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日卜。是謂經前期之期。爲祭之前一日。前期十日者。爲前此爲期之日。以其說推之。則己日祭。當以先一旬之戊日卜日。與少牢注不合。非鄭義也。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合之爲十日。賈疏云。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詒讓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若祭日用巳。則先一旬之己日始散齊。至乙日。散齊期滿。次丙日。始致齊。至戊日。致齊期滿。卽祭前一日。是二齊適盡十日也。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鄭詩周頌執競箋云。執。持也。經凡言執事。並謂諸官。非其專掌。以連事通職。轉相贊助。而執持其事者。猶大史云。凡射事。執其禮事。以大史本不掌射法也。故司會云。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執事與地治之吏別文。亦足相證。其職掌所存。專共常守者。則謂之有司。互詳小宗伯疏。賈疏云。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泄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詒讓案。肆師云。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彼二官亦當在執事之數。鄭不言者。之屬中咳之。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者。士冠禮鄭注云。戒。警也。告也。既卜得吉。則告百官使始齊。是卜與戒及始散齊並同日也。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警百官。戒于百族。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亦謂卜之日。卽戒百官。戒百族。賈疏謂卜之後一日。乃戒。使散齊致齊。蓋誤以前期十日。爲先祭前爲期之日十日。故必移戒始齊之日於卜之次日。而後十日齊滿。乃適與祭日相接。其說與大司寇注義違。不足據也。大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及執事眡滌濯。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疏〕及執事眡滌濯者。與大宗伯爲官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滌濯。謂灑祭器及饌厭之屬。〔疏〕聯也。釋文云。眡本又作視。案。說文見部云。視。瞻也。从見。示聲。重文眡。古文視。眡。亦古文視。凡經皆作眡。注皆作視。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視。非經例。不足據。又說文目部有眡字。訓視兒。與古文視字別。眡滌濯者。內外饗廩人世婦鬱人等撤器。大宰則監眡之也。賈疏云。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泄之。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者。謂若己日祭。此爲戊日之夕也。

賈疏云。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祗滌濯。儀禮特性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土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江永云。及執事祗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祗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泔大斂小斂。及執事祗葬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非也。案。江說是也。云滌濯謂概祭器及概獻之屬者。大宗伯注義同。釋文云。獻。本又作獻。案。說文鬲部。獻。卽或鬲字。此注本少牢禮。當以作獻爲正。概。疏述注作概。阮元云。據此。知注中概本作概。說文曰。概。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概。凡經注从手之概。俗本多譌从水。案。阮說是也。說文水部。灑爲水名。非此義。大宗伯注。釋文載或本亦作概。天官世婦云。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此滌濯卽濯概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濯。滌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注云。滌。灑滌祭器。掃除宗廟。案。彼滌兼掃除宗廟。此不言者。彼命滌在前期旬有一日。至祭日。乃云。雍人概鼎匕俎於雍。廩人概甑鬯匕與敦於廩。司宮概豆籩勺爵。觶凡洗滌於東堂下。是命滌與概相較旬日。故知滌中兼有掃除宗廟之事。此視滌濯同在祭前之夕。又上具脩注。以脩爲掃除糞洒。故

及納亨贊王牲事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疏〕及納亨贊王牲事。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

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卽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注同。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也。賈疏云。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謂牽牲納亨者。以牽牲也。惠士奇云。納牲與納亨異。禮運。祭玄酒。薦毛血。爲法太古。腥其俎。執其殺。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祭義。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猶言納亨者。舉其正也。黃以周云。下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故鄭以納牲解之。案黃說是也。經云贊牲事。又下文方及禮日贊玉幣禮神之事。故鄭以爲納牲當朝踐之前。與經文敘次最合。不可易也。竊謂迎牲與薦孰二節。大宰並有贊事。經言納亨者。以薦孰咳納牲。注則舉納牲以咳薦孰。皆互文以見義。大祝逆牲注云。既隨贊。後言逆牲。容逆鼎。此經云納亨。猶彼云逆鼎。注云。納牲卽彼逆牲。彼文言逆牲。以

見逆鼎。亦猶此言納亨。以見納牲矣。云謂鄉祭之晨者。續漢志注引干注云。謂向祭之晨也。鄉向字同。司寤氏注云。晨。先明也。賈疏云。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嚮祭之晨。此祭天無祿。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祿而後迎牲也。案曾子問孔疏引熊安生。亦據此注說之。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此卽賈說所本。若然。下文享先王納亨。當在旦明以後。雖亦蒙此文。而時則早晏不同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賈疏云。案亨人職。職內外饗之饗。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人鬼諸大祭。納牲禮同。器禮說大廟之祭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位。非也。又案大僕。亦云祭祀贊王牲事。彼注云。牲事殺割七載之屬。此不言者。大宰官尊。所贊之事。當簡於大僕也。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且明也。玉幣所以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疏〕及祀之日者。前納亨已爲祭日之晨。以尙未行朝踐正祭禮。故此別言及祀之時。少牢饋食禮云。爲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且明行事。鄭彼注云。且明。且日質明。是也。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大宗伯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賈疏云。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案。鄭賈說未塙。大宗伯六器。乃禮方明之玉。五時迎氣。當用四圭有邸不用青圭赤璋等。其牲幣則或當依方色。詳大宗伯典瑞疏。云爵所以獻齊酒者。謂酌五齊以獻尸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圜正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案。郊祀雖備五齊三酒爲八尊。然七獻之禮。止用五齊。不用三酒。此注兼言酒。順文便耳。其實獻尸無酒也。云不用玉爵尙質也者。賈疏云。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尙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尙質。論讓案。不用玉爵者。六天之祭。並用匏爵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通典吉禮。及聶崇義三禮圖引三禮義宗說。並謂祭天爵。以匏片爲之。郊特牲孔疏說亦同。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賈疏云。謂至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論讓案。卽禮器云。大夫贊幣而從。彼內祭祀贊幣之事。外祭祀禮同。祀大神亦如之。謂天地。〔疏〕祀大神亦如之者。釋文云。示本又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皆借示爲祇。注皆作祇。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祇。非經例。不足據。賈疏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圓丘。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警戒

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注云大神祇謂天地者。天地謂圜丘祭昊天。方丘祭大地也。賈疏云。此天謂大夫。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吳廷華云。五帝之外。則言大神祇。則大於五帝可知。故注以天地言之。詒讓案。大射儀賈疏。謂天子祭山川社稷。亦有前期十日。帥百執事而卜日遂戒等事。則經大示。亦該四望社稷。注文不具也。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

子左右玉几。宗〔疏〕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其言亦如之者。謂亦贊王廟獻用玉爵。牲事已上。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注云玉几所以依神者。謂先王之神所馮依。別於下朝

觀會同之玉几。爲王所馮依也。玉几爲司几筵五几之一。詳彼疏。云天子左右玉几者。賈疏云。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觀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

用玉飾。祭宗廟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几。不言之者。文不具。詒讓案。天子祭祀。左右玉几。別於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影几也。其祀天地之几。於經無文。以司几筵五几差之。或當用漆几與。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梓人爲欲器云爵一升。

說文鬯部云。鬯。禮器也。所以飲器象覆者。取其鳴節節足也。玉燭寶典及崑氏二禮圖引梁正阮謹禮圖云。爵受一升。高二寸。尾長六寸。博二寸。傳假翼。兌下。方足。漆赤。中畫三周其身。大夫飾以赤雲氣黃畫。諸侯加飾口足以象

骨。天子以玉。案。禮圖說爵制。似不甚瑋。但依其說。則玉爵亦刻木爲之。而飾以玉。若內宰瑤爵注。亦謂以瑤爲飾。是也。賈疏云。按。明堂位。獻用玉瑤。謂王朝踐饋獻醑尸時。若裸。則用圭瓚也。程瑤田云。玉爵。卽玉瑤也。

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瑤。殷以斝。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斝。毛傳曰。斝。爵也。說文曰。斝。玉爵也。案。玉爵名制。互詳量人梓人疏。大朝觀會同贊

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

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辭。〔疏〕注云助王受此四者。州長注云。贊。助也。此經上下文凡言贊者。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並訓爲助。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大宗伯文。詳彼疏。云大會同

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冬夏可知者。釋經云。大朝觀卽是會同。又不云宗遇之義。賈疏云。諸侯四時常朝不稱大。今朝觀稱大者。諸侯爲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觀。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觀。當夏來卽是夏

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冬同。經直云大朝觀。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案。大同亦無常期。賈說非。又凡會同皆先行朝禮。並詳大宗

伯及大行人疏。云玉幣諸侯享幣也者。鄭意此卽朝後之享。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幣、卽覲禮所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而授宰幣。彼宰、卽謂大宰也。金鶚云。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尙左手。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賓再拜送幣者。皆謂玉爲幣也。案。金說亦足補鄭義。竊謂此玉幣當通受玉。受享二者言之。鄭金兩義相兼乃備。蓋朝覲會同。以受玉爲正禮。冢宰贊王。不宜遺此。而唯贊受享也。但此玉幣。知不專屬瑞玉者。以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彼所云幣獻。卽此玉幣。玉獻。若玉幣專爲瑞玉。則朝覲禮畢。當以還侯氏。不入內府。唯三享圭璋璧琮。受而不還。乃得入內府耳。凡瑞玉通稱幣。及還瑞玉。不還享玉。並詳司儀疏。又案。凡朝覲宗溫。受朝受享皆於廟。鄭曲禮注。謂春夏受贊於朝。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大宗伯疏。云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者。賈疏云。案小行人所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據彼鄭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以帛。享后。用琮以錦。則圭以馬。璋以皮者。謂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璋以皮。則琥以繡。璜以黼者。子男自相享法。但小行人所云者。謂四時常朝。不見大朝覲會同法。約與四時常朝。同無正文。故言云也。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者。賈疏云。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執玉以致之。故言玉獻。謂以玉致獻也。易祓云。玉獻、乃諸侯貢珍之禮。大行人之六貢。是也。案。易說是也。鄭意蓋謂享庭實之外。別有珍異之獻。覲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彼云享獻。亦謂享別有獻。覲禮有三享之庭實。而無珍獻。故云享獻不見。明所不見者。享後之獻。若三享。則經有明文。安得云不見乎。賈彼疏不達鄭意。乃引此經說之云。獻謂三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卽有私獻。引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爲證。金鶚云。私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己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己物也。又何私焉。案金說足正賈說之誤。又經典享與獻亦多通稱。爾雅釋詁云。享。獻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此卽兼享獻而言之者也。知此玉獻非卽玉享者。以覲禮三享。庭實皮馬之外無他物。而內府說幣獻有金玉齒革兵器良貨賄等。明此經玉獻自爲享。後六貢之獻。不可混於享也。享爲正禮。獻爲加禮。故覲禮不見。自賈誤解鄭目錄。說者不攷。遂以并疑此注。無取焉。云玉几王所依也者。書顧命云。王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引作凭玉几云。凭。依几也。有司徹云。主人降。受宰几。宰授几。主人受。彼大夫祭禮。宰贊授几。與此大宰贊授玉几。禮例略同。玉几詳司筮。疏云立而設几。優尊者者。卽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而立者也。賈疏云知立而設者。案司几筮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是立而設几也。几爲坐設。今立而設几。故云優至尊也。云玉爵王禮諸

侯之辭爵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辭。報飲王也。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辭。侯伯一裸而辭。子男一裸不辭。此裸時大宗伯攝裸。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玉爵。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者。釋文云。依本亦作辰。案依辰字同。司几筵亦作依。此並四時朝覲所同。賈疏謂專指秋冬朝時。亦沿曲禮鄭注之誤。云其禮之於阼階上者。賈疏云。言禮之。謂裸諸侯是也。知王在阼階上者。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闔戶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也。詒讓案。此亦兼據聘禮禮賓公拜送禮之禮。蓋大宗伯酌圭瓚於筵前裸賓。王於阼階上拜送也。凡裸。王不親酌而親拜送。詳大行人疏。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大喪贊贈玉含玉者。釋文云。含本又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疏〕作哈。案說文玉部云。琮。送死口中玉也。口部云。含。噉也。則含玉正字當作哈。經典多段含爲之。哈又含之俗。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贊王爲此二者也。但含玉。始死用之。贈玉。於葬乃用。此文後云含玉者。用之則有先後。此作文先後無義例。典瑞并云飯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案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不從彼注者。以后世子喪贈含。王不親其事。則非大宰所贊。唯王有母后之喪。王當親贈。及視含。此所贊或當兼彼。但不能通於王后。故賈專據王喪也。又依賈說。則大宰亦贊飯玉。唯大視云。大喪相飯。彼以飯咳含。此經以含咳飯。亦互相備也。又案士喪禮。主人親含云。宰洗柩建於米。執以從。又云。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彼士禮。冢宰佐含。此天子禮。雖不親含。大宰亦贊含。尊卑而禮例同。注云。助王爲之也者。亦訓贊爲助也。賈疏云。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者。謂助鬪王也。云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者。既夕禮云。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檀弓注云。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此天子禮。蓋以玉加於幣。以入壙也。贈玉亦用璧。詳典瑞疏。賈疏云。案既夕士禮既窆。謂下棺訖。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爲主也。所贈亦既窆時也。云含玉死者口實者。典瑞注云。含玉。柱左右鬲及在口中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檀弓孔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是含爲死者口實也。云天子以玉者。賈疏云。此云含玉。玉府典瑞皆直云玉無異物之稱。對大夫已下。不用玉。其實亦爲璧形。案天子含玉。互詳典瑞疏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彼注云。含玉爲璧形。其分寸大小。未聞引之者。證諸侯含以璧也。云則諸侯含以璧者。雜記所云。卽諸侯之禮也。鄭說含玉天子以玉。諸侯以璧。與禮緯同。以其說推之。則璧當次於玉。春秋緯。謂諸侯以玉。大夫以璧。雖不與禮緯合。亦以玉璧爲尊卑之差。璧。何氏

公羊注作碧。說文玉部云。碧。石之青美者。則降於玉宜也。然此注明引雜記執璧之文。則不以璧為碧可知。玉璧有異。未聞其說。賈疏及玉府疏。並謂天子含玉。亦為璧形。恐非鄭意。鄭司農云。含玉璧琮者。賈疏云。為璧琮之形也。詒讓案。古書說含玉未有為琮形者。先鄭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為教令。春秋傳曰。〔疏〕作大事說疑以朝聘享玉用璧琮意致含。亦用是也。

百官贊王命者。象胥注云。作、使也。詩大雅烝民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毛傳云。喉舌。冢宰也。與此贊王命義合。大射儀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

以君命。戒於百官。然則百官命戒。事無大小。冢宰並掌之。經但舉大事者。文不具耳。注云。助王為教令者。坊記注云。命。謂教令。明經云。贊王命。即助王為教令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語。賈疏云。上已云。

祀五帝及大神祇。祭祀大事。戒百官訖。則此云作大事。戒於百官。唯戎事也。引之者。證經大事是戎事。連引在祀耳。詒讓案。司馬法仁本篇。說用師云。冢宰徵師於諸侯。又云。天子正形。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並戎事戒令之事。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疏〕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者。沛永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

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者。此王日視朝之朝也。路門者。王路寢之門。路門之外。即應門

之內。天子五門。自外而內。路門居其後三朝。治朝居其中。詳闡人及朝士疏。惠士奇云。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擯之者是也。賈疏云。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

之朝。路寢庭朝圖。冢宰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云王視之則助王平斷者。此注用今字作視也。小宰注云。聽平治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高注云。斷治是聽斷。義亦相近。

故云助王平斷也。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疏〕注云。謂王巡守在外時者。釋文云。守本亦作狩。案守狩字通。詳士訓

四方聽朝。故知巡狩時。此鄭據依常者而言。征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

冢宰專。〔疏〕注云。大事決於王者。即上云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彼大治。大宰雖助平斷。可否必決於王。不敢專也。云小事

云。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疏〕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於地。散布於小理。亦謂此也。〔疏〕正其治受其會者。並

治官之法。官計官成也。大宰總掌六官會計之事。故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王制亦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月令季秋云。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彼蓋月要之屬。故經不具也。歲終者。謂夏正季冬。非周之季冬。詳

宰夫疏。注云。正正處也者。左文十八年傳。德以處事。杜注云。處。制也。謂平正處制其治也。賈疏云。經云。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云會大計也者。序官注同。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宰

夫云。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是會爲每年之歲。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疏〕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計。對日計。月計。爲大。與下三歲大計異也。

治之得失。而以八柄之法。詔王也。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亦引此經爲釋。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五吏克盡。而衆庶不

偷。此冢宰之事也。又王霸篇云。相者論列百官之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卽此大宰歲終聽致事。詔廢置之事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

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又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得行能功。管子立政篇云。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若然。此歲終正治受會正歲。尙有考德論吏諸事。固亦經義所賅矣。賈疏云。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

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詔告於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者。亦訓聽爲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義

與此同。又前注云。詔。告也。奏白與告義同。故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賞

之。鄭司農云。〔疏〕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者。亦總掌六官大計之事也。凡經云羣吏者。其義有四。一、通指百官府關三載考績。〔疏〕內外卿大夫士言之。此經三歲大計羣吏。冢上歲終。令百官府正治受會爲文。是羣吏卽百官府。則通

乎大小之言也。司會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冢上官府郊野縣都爲文。職歲亦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濃於職歲。羣吏冢官府都鄙爲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羣吏冢官

府鄉州及都鄙爲文。則通乎內外之言也。小宰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云。以官府之六計。幣羣吏之治。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司書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逆羣吏之徵令。諸言羣吏。

咸通乎羣臣。其義並同。又小司徒云。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雖專指地官之屬。然亦通內外大小諸吏言之也。二、專指大夫士言之。御僕掌羣吏之逆。與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文相備。則羣吏不關公卿也。三、專指士以下小吏言之。宰夫云。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又云。敘羣吏之治。彼羣吏在大夫下。則卽朝士之羣士。又不關大夫也。司布云。市之羣吏。亦謂所屬市中衆小吏也。四、專指鄉遂公邑等有地治之吏言之。鄉大夫云。鄉老及鄙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又云。正歲令羣吏攷濼於司徒。以退各憲之子所治。此專指鄙大夫所屬鄉吏也。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專指公邑之吏也。小司寇三詢之朝位云。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又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司刺文同。此並以羣吏對羣臣言之。朝士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亦以羣吏與孤卿大夫羣士別文。此並通鄉遂公邑都鄙之吏言之也。鄭於御僕小司寇朝士三職之羣吏。並以府史釋之。不知府史乃庶人在官者。不可謂之吏。經凡言羣吏者。並無此議。互詳小司寇疏。賈疏云。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百官羣吏之治功文書云。而誅賞之者。亦當詔王誅賞之。經不言者。冢上廢置文省。注云事久則聽之者。以此三年大計。校歲計爲久也。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者。明經云。誅賞。重於上文廢置也。賈疏云。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也。鄭司農云。三載考績者。書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白虎通義考黜籍云。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何以知。始攷黜黜之。尙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春秋籛露考。功名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案依班說。則三載考績。卽有黜陟。依伏董說。則三考九年乃有黜陟。先鄭引彼釋此經三年大計有誅賞。則當與班說同。但書謂考諸侯。與此經考官府。法本異。先鄭以彼考績與此大計年數同。故引以證義耳。實則周制與唐虞不必同也。

周禮正義

卷五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疏〕

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者。天官通掌官府。而小宰宰夫宮正宮伯特治宮政。此王宮刑政等。皆小宰所專領。不佐大宰者也。凡施行爲政。布告爲令。月令注云。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是也。云凡宮之糾禁者。卽士師

五禁。一日宮禁。此官與彼爲官聯也。

注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者。子春。河南緱氏人。劉歆弟子。鄭大夫鄭司農皆從受學。詳賈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馬鄭序。皆不云杜有詁釋之書。射人先鄭注。引子春說而糾之。則注中所述杜義。疑皆先

鄭所口受。著之解詁者。後鄭又傳錄之也。杜意此節三宮字。及職末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諸宮字。並當爲官。以大宰八灋。大司寇五刑。並有官刑。無宮刑。宮官字形又相近。故破宮爲官。段玉裁云。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同。

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之誤。則曰當爲。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誤。則亦曰當爲。云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名。鄭不從杜易字也。釋文謂干氏亦同。王宮中。謂舉門以內及後宮。大司寇五

刑。不數宮刑。而士師五禁。以宮禁爲首。此宮刑蓋卽犯宮禁者之刑也。賈疏云。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秋官司寇。己云四日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見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故知宮刑明矣。阮元云。經首云。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末云。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宮正宮伯等職皆言王宮。經無有言王官者。則宮刑之非官刑審矣。云建明布告之者。敘官注云。建、立也。凡物建立之。則衆共見。故引

申之。凡明白布告。亦曰建。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宮正寺人大司徒注並同。說文糸部云。糾、繩三合也。引申之。凡有所繩治。並謂之糾。大司馬注云。糾、猶正也。廣雅釋詁云。割、斷也。凡物有侷邪者。必斷割之。乃正。故糾訓

正。亦得訓割也。訓察者。漢書平帝紀。顏注云。糾、謂禁察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孔疏云。糾者。繩治之名。割察。皆繩治之事。故鄭兼兩義爲釋。賈疏云。旣言糾。謂糾舉其非。事已發者。依法斷割之。事未發者。審察之。云若今

御史中丞者。賈疏引應劭云。秩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內掌閤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此職。于注亦云。若御史中丞。與鄭同。王聘珍云。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鄭舉以汎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法。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校其官職之大小也。黃以周云。鄭注舉漢官以況周官有二例。其直況之於序官者。如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尙書。是擬之以其官也。其注序官不以況。而況之於職內所掌之下者。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曰若今街彈之室。皆擬之以其事也。此舉漢御史中丞以況小宰。亦謂其糾禁宮事同爾。西漢御史中丞。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御史。主糾察百僚。東漢御史中丞屬少府。乃糾察宮事。故鄭舉以況之。非擬其官也。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疏〕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此掌大宰治官府之治。大宰本以八則治都鄙。今還以六典逆邦國之治。逆謂迎受鈎考之也。大宰本以八法治朝廷官府。今還以八法鈎考

迎也。聘禮注云。逆、猶受也。宰夫萬民之逆。先鄭注云。逆、迎受王命者。是經言逆者。皆爲迎受之義。鄭司農云。貳、副也者。大史司勳大司寇大行人注義並同。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大史司勳注。並云。貳、猶副也。則是以副爲引申之義。與許義微異。此注不言猶者。文不具。六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者。此亦治法之副貳。大宰修其正本。小宰執其副本。與司會司書爲官聯也。賈疏云。此三者並大宰所掌者。以其冢宰制國用。九貢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事之大者。故小宰副貳之。然大宰有九職。小宰不貳之者。以其九職云任萬民。小宰若云貳。謂任使亦貳之。故不言。其實九職任之使之。出貢用之。則小宰亦貳之。九貢中兼之矣。以其九職。亦有九貢故也。案依賈說。則此九貢卽大宰司會之九貢。本據邦國之貢。而實兼有閭師之八貢。卽

大宰九職之貢也。大府邦國之貢。萬民之貢。二者同稱貢。故此經亦以一兼二。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

與大宰詳略互見也。云以均財節邦用者。大宰云。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

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

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

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疏〕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者。自此六敘至後之事之法。並小宰之官法也。羣吏與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云一曰以敘正其位者。謂若司士治朝之朝位。小司寇外朝之朝位。皆依爵秩尊卑爲次也。云二曰以敘進其治者。賈疏云。謂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於上。亦先尊後卑也。云三曰以敘作其事者。謂國有大事。射人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庶子。皆以尊卑之敘作之。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亦以敘作事之等差也。云五曰以敘受其會者。通月要歲會言之。下文云。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事也。受會詳後疏。云六曰以敘聽其情者。後注云。聽、平治也。凡羣臣以事來請辨訟者。亦依敘次平治其情實也。注云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秩次則次第義同。經典多段東西牆之序爲之。此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序。雖述經文亦然。此注仍作敘。疑後人不知注例。依經文改之。云治功狀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謂所治辨之功效事狀也。云食祿之多少者。醫師注云。食、祿也。論語衛靈公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集解引孔安國云。先盡力而後祿食。經典通稱祿爲食。分言之。則食與祿別。周制。命士以上。以爵制祿。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以事制食。此經凡言食者。皆與祿別。司士云。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此云以敘制其食。當專屬不命之小吏言之。以其在官前後之敘。制其稍食。與司士以久奠食。事正同。若祿與爵常相因。無俟於以敘制之也。鄭誤合食與祿爲一。賈疏謂制祿依爵命授之。並未得經義。祿食之異。詳宮正疏。云情爭訟之辭者。賈疏云。情、謂情實。則獄訟之情。受聽斷之時。亦先尊後卑也。惠士奇云。聽其情。君之所以體臣。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侵之。黃以周說同。詒讓案。凡羣吏之爭訟。及以事來請問請求。亦通謂之情。下文云。聽其治訟。即是聽其情。內史云。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注亦引此經。以敘聽其情。明不聽爭訟也。鄭惠各舉一偏爲釋。當兼二義乃備。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

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疏〕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者。卽大宰八濩之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也。云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者。此並約舉大數。實則六官之屬員數。多寡不同。皆不止六十也。云大事則從其長者。長。謂當官之長。不必六官正也。若宰夫祭祀從大

宰。而眡滌濯。是其一端。云小事則專達者。釋文引干注云。達。決也。案字書達無決訓。士昏禮注云。達。通達也。此專達亦謂修其職事。以自通達於王。干說非經義。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

達於君。則不服斬。此小事可專達於王。所謂達官也。注云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者。以庖人內

外饗。皆膳夫之屬。故從膳夫共王之食。蓋大事職任既重。治辨又縝。非一官所能獨共。故備設長屬。長總其成。屬

則從其長而達於王。若司土職。以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爲大僕從者。亦此義也。六官之內此類甚多。鄭舉一端以況義爾。云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者。賈疏云。若宮人直掌王之六寢。掌舍直掌王之行設棧極之等二官。並是小事。又

不立長官當官行事。故云各爲一官。是專達也。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者。以六乘六十。得此數。此亦約舉大數也。明

堂位云。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官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

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制也。黃以周云。明堂位。夏

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官之以職計者也。昏義王制。又舉其副貳之官。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官之以人計者也。夏殷之官。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可依周官序官推之。兩文互異。義不相妨。案黃說是也。明堂

位說三代官數。是約舉官職大數。所云周三百。非不敷冬官也。昏義所云。則三公以下。正貳相參佐之數。故皆以三

三增倍。雖與周六官正貳之屬不合。然非一代衆官之通數。則固無疑也。至周代六官大數。則冬官已亡。餘五官敘官。

或無員數。或有員數。其總數無由校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通典職官云。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

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內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罪。閭。蠻。夷。貉等五隸。醫人。

圉人。虎士。視瞭。及奚。漿。籩。醴。醢。醢。醢。酒。醢。春。枕。饋。棗等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

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今以五官之屬校之。並不相應。未知其說云何。沈彤則以五官五分取一以例

冬官。六官凡五萬九千三百餘人。亦約略推計。不能盡合也。云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者。賈疏云。依周
髀七曜。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舉全數亦得云三百六十也。言地。則與天配合四時。言周天亦是地之數。
十二月亦是周天之數。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所行。亦在周天之數。星辰謂二十八宿。十二
次。亦在周天數內。皆不離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耳。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所從言之異耳。故尙書洪範云。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皆別言之。下以歷數總結之。亦是類也。詒讓案。象天地四時。謂六官
分繫天地春夏秋冬也。日月星辰之度數。乃指六屬三百六十。與周天度相應。所謂天道備也。賈說未析。云前此者成
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者。賈疏云。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
又案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
六年時。故云前此者。謂成王前於此詩作周官。其志。謂成王志意。有述天授位之義。即彼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夏商倍之。今予小子訓迪厥官。以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下又云立三孤。及天
地四時之官。是其志有述天地三百六十官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法之也。此鄭義不見古文尙書。故爲此解。若孔
據古文尙書多士已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
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用人之法。則彼周官在此周禮後。與鄭義異也。案賈說非也。鄭以書敘滅淮夷。
卽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亦見書成王政敘孔疏引鄭書注。又書周官疏。引鄭注云。周官亡。是鄭注本無此篇。
今所傳僞古文周官。非鄭所見。且亦無述天授位之說。此則眞周官之逸說見於他書者。故鄭得引之。地官敘官疏。引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漢時周官雖亡。其墜文逸故。猶聞有傳者。述天授位之
說。亦其一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
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
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
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

者。司馬主九畿。職方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疏〕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者。此卽大宰八濩之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也。賈疏云。六官者。各有

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者。以下與大宰六典文有異同。義並互相備。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故云以節財用也。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者。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者。賈疏云。上事典以生萬民。生則養也。與上同。此六職不云官府百官與六典不同者。以六職皆當職行事。義不及遠。故與六典文異也。注云懷亦安也者。明與安邦國義同文異。詩邶風終風箋云。懷。安也。中庸。懷諸侯。亦此義。云賓客來共其委積

所以安之者。賈疏云。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卜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案委積。詳遺人疏。云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並據夏官本職文。職方氏所制之貢。即出於九畿內侯甸男采衛蠻六畿。故政職曰以案百。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

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

馬牲。司寇奉明火。大喪。大宰贊贈玉舍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弛讀爲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

司空奉豕與。疏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此即大宰八濩之三。曰官聯以會邦治也。合會義同。賈疏云。謂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詒讓案。凡官聯。有同官之聯事。若司市司門司關爲聯事。同

屬地官是也。有異官之聯事。若祭祀喪紀。六官之長爲聯事是也。異官之屬。亦多相與爲聯事。若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是夏官之屬與春官之屬爲聯事也。云五曰田役之聯事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即大司馬考蒐

夏苗秋獮冬狩是也。亦兼賅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云六曰斂弛之聯事者。釋文云。弛。劉本作施。音弛。杜作施。案陸謂杜作施。臧輔堂嚴可均並謂據讀作言之是也。蓋杜鄭義本異。劉本則涉杜讀。而誤陸所不從。賈疏云。並大宰

任九職九貢九賦。司徒制貢。小司徒令貢賦。若通數小官。則多矣。吳廷華云。斂是征賦。施是施惠。其聯事。斂則載師閭師之屬。施則遣人旅師之屬。皆聯事也。云凡小事皆有聯者。以上祭祀六者並據大事而言。其中亦有小事。若

小祝云。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是也。至六者之外衆小事。則條目尤繁多。故經並不悉舉也。賈疏云。謂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之類是也。注。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

滌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火者。此各據本職所謂祭祀之聯事也。五官長屬官聯。縣縣不

可具述。故略舉五官之正以明義也。云大喪大宰贊贈玉舍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

前王者。亦各據本職所謂喪之聯事也。六引。引。釋文作紉云。徐音胤。劉音引。本或作引。案大司徒職亦作引。賈疏云。司農雖解祭祀及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唯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不言可知。呂飛鵬云。喪與荒爲二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云。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士師職云。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是也。云此所謂官聯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此據大宰文。先鄭彼注。讀聯爲連。則此注聯亦當作連矣。云杜子春弛讀爲施者。丁晏云。途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大夫與其可施舍注。施讀亦爲弛。士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毛詩矢其文德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用。云玄謂荒政弛力役者。賈疏云。此經二曰喪荒。荒謂年穀不熟。大司徒有荒政十二。其中四曰弛力。弛力役。謂廩人歲不能人二釜。則令移民就穀。是時弛力役也。段玉裁云。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吳廷華云。弛當依杜氏作施。施與斂出入相對。乃稱也。王引之云。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而用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與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澹。掌均萬民之食而鬪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鬪萬民之糴。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糴。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案吳王二說是也。云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者。賈疏云。卿大夫云。國中貴者謂有官爵者。賢者謂有德行者。服公事者謂若庶人在官者。老謂國中六十者。疾者謂廢疾不堪役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也。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以先鄭說祭祀之聯事五官皆備。惟司空獨闕。故補其義。小宗伯。先鄭注。說毛六牲亦云。司空主豕。月令注云。彘。水畜也。賈疏云。司空雖亡。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爲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

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責、謂貸子。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玄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疏〕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者。此即大宰八灋之五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疏〕曰官成以經邦治也。彼注云。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案八成與後文歲會月要日成之成義同。謂成事品式。著於簿書文券。可以案驗者。其目有八也。詳大宰疏。云一曰聽征役以比居者。賈疏云。八事皆聽者。舊事爭訟。當斷之也。政謂賦稅。役謂使役。民有爭賦稅使役。則以地居者共聽之。吳廷華云。聽、察也。政役八者皆邦治。比居八者。則成典之在簡冊者也。八成繫於邦治之大。聽訟特獄更事。賈謂八者皆聽斷之事。誤。案吳說是也。此八成皆官府經常之法。凡治民者皆取正於是。聽與後文聽治訟義同。彼注云。聽、平治也。蓋凡咨決校攷。辯論陳乞。皆平治之所咳矣。大司寇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即此八成。彼經與六典八法同舉。是獄訟雖以典法成三者爲聽斷。而典法成非專爲聽獄訟而設。先鄭唯以聽訟說版圖傅別。而賈疏遂謂八者專爲聽爭訟之事。皆偏舉一端。義殊未咳也。云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師田發衆庶。故以簡稽之簿書聽之。云三曰聽閭里以版圖者。賈疏云。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詒讓案。聽閭里者。謂畿內界域銜互。戶口移徙之事。則案版圖以治之。云閭里者。偏舉鄉遂及郊里言之。若在公邑都鄙。則爲井邑丘甸。猶司書職通畿內。而云掌邦中之版。亦舉邦中以咳鄉遂都鄙。皆文不具也。版圖、即大司徒司土職方氏司民及有地治諸官所掌。是也。云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者。賈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爭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云五曰聽祿位以禮命者。禮命、謂國之禮籍。王之策命。若典命內史所掌。是也。賈疏云。謂聽時以禮命其人策書之本。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

書聽之也。江永云。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之類。云六曰聽取予以書契者。說文予部云。予。推予也。賈疏云。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故云取予。若爭此取予者。則以書契券書聽之。案取予亦通。官民財用頒授之事言之。賈謂於官直貸不出子。非是。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者。即質人所掌者是也。賣買亦通官民言之。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凡斂散經用之會計。若司會司書所掌。是也。賈疏云。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此出入者。正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注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者。先鄭讀政如字。謂軍賦之政事。管子小匡篇云。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所謂軍政也。然軍政與發兵事同。故後鄭不從。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者。說文及部云。役。戍邊也。國語吳語韋注云。役。兵也。是役本爲兵戍。因之凡因事興起徒衆者。並謂之役。發兵不入師田者。此爲平時部署征調。尙未成軍之事。與彼小異也。云比居謂伍籍也者。小司徒先鄭注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大史注云。居。猶處也。賈疏云。即司徒職五家爲比。出軍即五人爲伍。惠棟云。尉繚子有束伍令。史記馮唐傳有尺籍伍符。詒讓案先鄭意。蓋謂比居即伍籍。與下注版戶籍小異。伍籍。謂每地人民可任力役者之姓名。校比之時。亦依軍法聯其什伍。戶籍。則無論男女老小。凡弛舍不任力役者。亦咸登於版。詳略殊也。後鄭亦從其說。吳廷華云。此即小司徒之比要。蓋人民多寡之籍也。既考其籍。又驗民居之數以實之。則役不濫矣。案吳說較先鄭爲長。易祚孔廣森亦並謂小司徒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彼圖。即下版圖之圖。地比。即此比居之比。其說亦是。蓋每年校比。三年大比。皆有總要。其征役弛舍。咸具於書。故其治訟即依此聽之。若然。比之名義。即起於校比。猶簡車徒之簿要即謂之簡。先鄭謂取五家比伍爲名。非其義也。云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者。賈疏云。謂在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若出軍。則家出一人。則選五人爲伍。是一比長還爲五長領之。二十五人爲兩。是一閭閭胥卽爲兩司馬領之。以此言之。至一鄉出一軍。軍將還是鄉大夫爲之。是因內政寄軍令。此管子文。彼云作內政。司農云因內政者。讀字不同。案賈說非也。先鄭蓋據國語齊語。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彼下文卽說軌里卒伍之事。章注云。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管子小匡篇寄作寓。非。先鄭所據因內政。與章注義合。蓋以意改。亦非讀字不同也。云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者。謂案伍籍以攷夫家可任之人數。而發軍起役。則政役均平。無過勞。亦無遺脫。脫。遺之弊也。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者。凡士卒姓名部分。兵器種物凡數。皆著於簿書。謂之簡稽。郊特性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管子問篇云。時簡稽帥牛馬之肥瘠。出入生死之會幾何。又侈靡篇云。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則弊刑之。簿書亦得謂之稽。不徒師田矣。簿書詳敘官疏。云簡猶閱也者。遂大夫注同。廣雅釋詁云。簡。閱也。左

桓六年傳云。大閱簡車馬也。阮元云。釋文出簡閱二字。則陸本無猶字。云稽猶計也。合也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引申為審慎攷計之稱。故又訓為計。稽計聲亦相近。水經漸江水腳道元注云。會稽者。會計也。凡事物法數。必攷計而後合同。故又訓為合。廣雅釋詁云。稽、合也。皆展轉引申之義也。稽訓計。宮正及大司馬注義並同。云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者。若鄉師云。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又縣師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是也。要簿亦即簿書。云故途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者。證簡稽本為考閱人民兵器之事。遂以名其簿書也。此注據途人以人民屬稽。兵器屬簡。其實二者亦可互通。故鄉師云。稽其鄉器。是器亦曰稽。大宗伯云。大田簡衆。是衆亦曰簡。明通言不別也。引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者。吳語。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吳晉爭長。吳王乃令服兵損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章注云。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恐有聲也。唐尙書云。稽、櫟戣也。鄭司農以為稽。計兵名籍也。亦引此經聽師田以簡稽為證。先鄭引之者。明彼拱稽即執士卒之簿書也。云版戶籍者。司民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釋名釋書契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民戶口也。案管子禁藏篇云。戶籍田結者。所以知饒富之不訾也。史記秦本紀云。司公十年。初為戶籍相任。是周時有戶籍之名。版詳宮伯疏。云圖地圖也者。廣雅釋詁云。圖、畫也。司會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又大司徒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蓋自邦國以至閭里。皆有圖以辨其區域也。云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者。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兼云版者。地之夫家田萊之數。皆著於版也。引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者。證版為戶籍。圖為地圖也。云稱實謂貸子者。子。舊本並譌予。今據宋婺州本正。賈疏云。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實。即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案賈述注亦作貸子。是也。管子輕重丁篇云。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孟子滕文公篇云。又稱貸而益之。趙注云。稱、舉也。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錢千貫。又云。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云。子。謂利息也。貸子。蓋漢時常語。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顏注云。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案稱當從趙岐訓為舉。稱責。猶言舉責也。說文菁部云。稱、舉也。此稱即稱之段字。賈疏謂彼此俱為稱意。故為稱責。非其義。說文貝部云。責。求也。今俗作債。非。云傅別謂券書也者。傅別總名為券書。丁晏云。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夊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券、縶也。相約束縶縶以為限也。云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者。凡稱責而抵冒不償。或償不如約。及未予而誣貸。已償而妄索。以此成訟者。並以券書之有無真偽決之。云傅。傅者約束於文書

者。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傳、著也。謂爲文書。列其稱貴之數。又爲約束何時償還、及子息多少。並傳著於券書之上。此爲整券。不中別爲兩也。云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者。廣雅釋詁云。別、分也。士師亦云傳別。先鄭注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此同。案此亦傳著約束於文書。但其初書時爲一券。書訖。乃中別爲兩。所貸更予者。各得其一。與傳爲一券。止一家得之者異也。先鄭士師注。又以傳別爲二。與此注小異。詳彼疏。賈疏云。二家別釋。後鄭不從者。名爲券書。卽是傳著於文書可知。後鄭傳別二字。共爲一事解之。云禮命謂九賜也者。曲禮孔疏云。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柙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柙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柙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柙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柙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案孔說未審。九賜。韓詩外傳。白虎通義考黜篇。公羊莊元年傳何注。並作九錫。賜錫義同。然此經九命與九賜。事不相涉。故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後鄭釋三賜。而未嘗援九賜爲說。先鄭此注。雖以九賜釋禮命。而實不謂卽大宗伯九儀之命。故先鄭彼注。亦絕無九賜之說。與許氏五經異義說蓋小異。曲禮疏謂司農以九命與九賜爲一。失其指矣。云書契符書也者。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右爲尊。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李鼎祚集解引九家易云。契、刻也。金泝竹木爲書契。案符書者。卽質人後鄭注所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也。此皆合并兩札。刻書以爲符信。故曰符書。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蓋書雖分著兩札。并而刻其邊側。以紀數。又析之。使取者予者各持其一。其人往取。則予者并兩札。驗其側文合否。而後予之也。惠士奇云。列子說符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契一作挈。漢書有租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易林大畜之未濟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案惠說足證符契之義。凡符契皆刻其側謂之齒。詳質人疏。賈疏謂官券符璽之書。此據官予民物。何得爲符璽之書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云質劑謂市中平買。

今時月平是也者。質人先鄭注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說文刀部云。劑、齊也。齊平義相近。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地官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若今月平賈。不合有兩名。故不從也。孔廣森云。漢書溝洫志注。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所謂月平也。楊子法言曰。一闕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案孔說是也。月平者。漢時市價。蓋每月評定貴賤。若今時朔望爲長落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卽此月平也。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者。月令。季冬。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要、簿書也。國語魯語云。收攬而蒸。納要也。小爾雅廣詁云。最、凡目。質、要也。說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又曰部云。最、犯而取也。又曰會。又一部云。取、積也。案凡經典之言計最、會最、最目、殿最者。皆取之借字。音義並與聚同。故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注云。最、聚也。最之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今並讀如字。非也。漢書嚴助傳。願奉三年之計最。顏注云。計、凡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云。最、都凡也。是計最者。總聚事物。而算校其名數之言計最則有簿書。故此注釋要會爲計最之簿書也。簿書詳司會疏。云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者。以一月之計。少舉其凡要而已。故謂之要。一歲之計多。則總聚攷校。故謂之會也。云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者。證要爲月計。會爲歲計也。云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案興作周禮解詁。見鄭自敘注。凡引鄭大夫義。皆其遺說也。段玉裁云。故書作傅。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別。司農從別不從符。作傅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有異。故又自出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不當易經文。從杜鄭。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惠士奇云。傅別。故書作傅辨。杜子春讀爲傅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合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詒讓案士師傅別注云。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又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云。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傅與符付。辨與判。並聲類相近。辨與別亦一聲之轉。說文竹部云。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大夫。傅爲符。蓋亦謂稱貴之符信。分而相合者也。凡此經傅別別字。先鄭讀並與大夫子春同。後鄭惟朝士從今書作判。餘亦並同三君讀。蓋因傅義自通。不煩破爲符字。而別則與一札中別之義尤切。故從杜破字也。云玄謂政謂賦也者。孟子盡心篇趙注云。征、賦也。廣雅釋詁云。征、賦稅也。謂若大宰九賦之等。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者。謂政正征聲類同。

經文三字錯出。皆謂賦也。或作政者。謂此經。及遂人云以起政役。又若小司徒之平其政。均人之地政力政。遂人之平政。羽人之羽翮之政。都司馬之政學。是也。或作正者。若司書之九正。司門之正其貨賄。司勳之無國正。諸子之司馬弗正。是也。或作征者。小司徒云。凡征役之施舍。又旅師云。使無征役。又若敵人之獻征。大司徒之地征博征等。經文常見。不復詳舉。云以多言之。宜從征者。以征賦無正字。故於三者之中。據其多者從之。此後鄭自著其發疑正讀之例也。云如孟子交征利云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上下交征利。趙注云。征、取也。鄭引之者。證征爲斂取賦稅之名。賈疏謂引證征是口稅之法。非鄭指。吳廷華云。征役、力役之征也。案吳說是也。後鄭讀政爲征。得之。而釋爲賦稅之征。則非。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者。此增成先鄭義也。說文木部云。札、牒也。士師注云。傅別、中別手書也。朝士謂之判書。又謂之別券。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卽此稱責之傅別也。又大匡篇云。君與有司爲別契。注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僞也。別契與別券義亦同。賈疏云。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呂飛鵬云。釋名釋書契云。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卽今市井合同。案呂說是也。中字別之。謂字一行。中分而爲兩。劉編文心雕龍書記篇所謂字形半分者。是也。傅別。破別爲二。各執其一。責時則合二者以爲驗。故史記平原君傳云。操右券以責。又孟嘗君傳云。馮驩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合之。是其證也。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賈疏云。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斂。除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凡要亦是簿書也。詒讓案說文大部云。契、大約也。凡以文書爲要約。或書於符券。或載於簿書。並謂之書契。若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予之。質人掌稽市之書契。此謂符券之書契。故質人後鄭注謂書兩札。刻其側。是其制也。若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大司馬云。羣吏選車徒。讀書契。此謂簿書之書契也。此云聽取予以書契。與酒正之書契同。自指符券而言。故先鄭前注以符書爲釋。然取予之數。亦自有簿書。符券簿書二者。並爲凡要。故後鄭又增成其義。又案注云。出予受入之凡要。謂各司府藏之官。以物出而予人。及以物來入受取藏之者之凡目皆是。若酒正有秩酒者。授以書契。卽所謂出予之凡要也。然則取予與出入。事本相類。而書契與要會異者。書契、乃未予未取之前。豫定其數。以爲符信。要會、則既出既入之後。總計其數。以待校覈也。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者。最亦取之借字。最目、猶凡目總目。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云。欲頗得其最目。是最目漢人常語。賈疏云。簿書之最目曰契。卽取予以書契是也。獄訟之要辭曰契。卽鄭引春秋傳者是也。引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者。左襄十年傳文。杜注云。契、要契

之辭。賈疏云。彼云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勾平王室。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此卽獄訟之要辭曰契。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者。賈疏云。案地官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異於傅別。案賈說非鄭悞也。司市注亦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則後鄭意不謂質劑無手書矣。綜校鄭義。蓋質劑傅別書契。同爲券書。特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傅別。則爲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傅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惠士奇云。後漢書張衡傳。應閒云云。萬方億醜。并質其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質劑。左氏文六年傳謂之質要。荀子王霸篇謂之質律。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頌與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爲信焉。又旬計曰月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然則傅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者。傅別爲券書。與先鄭義同。後鄭意。質劑與傅別。漢時通謂之券書。周時則事別爲名。破先鄭質劑爲平賈。不爲券書也。左傳文六年杜注云。質要。券契也。云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者。若典命五儀五等之命。春官敘官注云。命謂遷秩羣臣之書。是也。賈疏云。謂若大宗伯九儀。從一命受職。以至九命作伯。差等有九。是也。沈彤云。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善、

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者。卽大宰八灋之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也。羣吏、亦

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通百官府言之。注云聽平治也者。說文言部云。訂。平議也。訂聽聲義相近。國

策秦策高誘注云。聽。治也。此經凡言聽治。聽獄訟。皆謂平正斷決其是非。義並略同。云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者。賈疏云。六計。謂善能敬正法辨六者不同。既以廉爲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云弊斷也者。大宰注同。云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者。禮運云。大臣法。小臣廉。此六計通大小臣。亦以廉爲本也。賈疏云。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爲本。廉者。繫不濫濁也。王安石、王昭禹、易祓、王與之、黃以周、竝訓廉爲察。蓋以廉爲

規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規、察視也。讀若鎌。於義亦通。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者。說文諸部云。譚、吉也。重文。書·篆文譚。从言。善即譚之隸省。宰夫。以法警戒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良、猶善也。下廉能。即能者。此廉善即良者。謂善於其所司之職事。有辭令名譽也。云能政令行也者。大宰注云。能、有才藝者。司諫云。辨其能而任于國事者。謂有才藝。能任事。則政令自行也。云敬不解于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不解於位。詩大雅假樂篇文。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說文支部云。敬、肅也。又心部云。懈、怠也。解即懈之借字。賈疏云。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云正行無傾邪也者。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毛詩大雅小明明傳云。正直爲正。云守法不失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云辨辨然不疑惑也者。敘官注云。辨、別也。惠棟云。辨然不。不讀爲否。漢官儀解博士云。士者辨於然否。是也。案惠說是也。然此疑當作辨。辨然不。不疑惑也。今本脫一不字。白虎通義爵篇引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說苑修文篇云。辨然不。通古今之道。謂之士。辨然不。即辨然否也。然不既辨。故能不疑惑。大史注亦云。攷案讀其然不。是也。賈疏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蓋所見本已脫不字。故不得其解。釋文不爲上不字發音。則陸本亦與賈同。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者。賈疏云。經本或爲廉端。後鄭不從者。若爲端。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段玉裁云。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本。已有乖異不同之處。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謂其禮法也。戒具、戒〔疏〕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紀亦如之者。賈疏云。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官有事者所當共。〔疏〕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注云法。謂其禮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者。即大宰警戒具修。是也。彼注云。具所當共。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此經不言警修者。文不具也。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七事。〔疏〕七事者。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

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者。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此經通借共爲供。羊人注云。共、猶給也。外府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此官即令外府等衆官府共之也。云治其施舍者。施舍、釋文引作弛舍。案施舍與弛捨聲類同。阮元云。凡經云施舍字。注皆讀施爲弛。此注不言讀爲。蓋經本作弛字。案阮說是也。云聽其治訟者。治訟是二事。司市云。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此治。蓋謂以事來咨辯。及有所陳訴請求。旅師云。凡新

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云將送也者。爾雅釋言文。小宗伯大史注並同。云裸送送裸者。以將訓送。裸送卽是送裸。經言裸將者。文到耳。詩大雅文王篇。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毛傳云。將。行也。毛訓裸將爲行裸。與送裸義亦相近。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者。卽宗廟九獻之初獻也。大宗伯注云。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賈疏云。上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別云裸將。見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裸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段玉裁云。大宰享先王。不云贊裸將。然則小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帝從大宰助王。故注別之云贊王也。案段說是也。裸。小宰直助王。不從大宰。毛詩大雅旱麓傳云。祭祀之禮。王裸。諸臣助之。諸臣。卽指小宰。孔疏謂裸亦大宰小宰同助王。失之。云裸之言灌也者。大宗伯玉人注並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毛詩文王傳同。案許以裸字从示。專屬祭祀之裸。大行人五等諸侯之裸。先鄭讀爲灌。蓋謂賓客當言灌。不當言裸也。後鄭之意。則以祭祀之裸卽爲灌尸。與裸賓客字義同。廣雅釋詁云。灌。漬也。裸尸裸賓。並取酌鬱鬯灌漬之義。古音裸灌雙聲。後世音讀同。此經祭祀賓客之裸。通作裸。又或借作果。論語八佾。禮記禮器。郊特牲。明堂位。說祭祀之裸。通作灌。蓋並以聲義相近通用。云明不爲飲。主以祭祀者。明裸灌之義。廟享備九獻。朝踐以後。七獻皆飲。惟二裸不飲。故獻九而飲七。司尊彜注所謂二裸爲奠而尸飲七。是也。裸以灌地降神。故云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裸者。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唯廟享言裸。凡賓禮大賓客亦有裸。是裸爲人道。故唯宗廟有之也。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者。祭天地唯七獻。無二裸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卽至尊莫稱之義。賈疏云。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皆不言裸。此文又裸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裸。天地無裸。且大宗伯祀天言禋。祭社言血。享廟言灌。是亦天地無裸也。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裸。無妨用柎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柎鬯尊者。以其寡人職。天地入尊者。以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柎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矣。不言者。略耳。不裸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直加敬而已。其牲用特。其器陶匏。皆是質略之事。故鄭云莫稱焉。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涖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柎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柎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柎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柎鬯。不用鬱。鬱人職用鬱鬯者。唯有宗廟及裸賓客耳。黃以周云。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祀天地不裸明甚。表記柎鬯以事上帝。謂享酒。非裸酒也。梁明山賓引表記文。以證明堂有裸。亦誤。詒讓案玉人。大璋中璋。天子以巡守。注謂以事山川則用灌。是外神山川亦有灌。故鄭云。天地大神不裸。明非大神。或閒有裸。非禮之至者也。山川有灌。則亦用鬱鬯。賈說非是。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

之者。猶特性饋食禮。尸祭酒啐酒奠。是也。士昏禮啐禮注云。啐、嘗也。雜記。主人之酢也。賈疏云。謂王以圭瓚酌鬱鬯。明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唯裸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

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疏〕凡賓客贊裸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疏〕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云凡受爵之事者。大宰注云。大宰注

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是也。賈疏云。謂上公與諸侯酢王之爵。王受之。云凡受幣之事者。大宰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案受幣。疑當兼受瑞玉及三享之玉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唯裸助宗伯者。據大宗伯云攝裸。而大宰不云贊裸。

小宰非宗伯屬官。而贊之者。亦官職也。鄭言此者。明三者贊同。而所贊則異。云其餘皆助大宰者。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爵。是也。賈疏云。謂受爵幣二者。皆助大宰。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授王。王飲訖。大

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云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者。謂王裸諸侯。則使宗伯代酌圭瓚。王但拜送而已。至裸訖。諸侯酌玉爵。報酢王。則王親受飲之。不使宗伯代也。賈疏云。案燕禮使

宰夫為主人。是君不酌臣。於諸侯亦然。受酢。是飲酒之事。臣不可代君飲酒。故有受酢之事也。引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者。明裸助宗伯之事。若賓客為上公。宗伯兼攝后裸。則內宰贊之。小宰止贊攝王裸也。詳彼疏。

喪荒受其含。櫛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疏〕喪荒受其含。櫛幣玉之事者。賈疏云。喪。謂王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上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專受之。案禮記少儀云。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則諸侯臣皆得致

含也。詒讓案雜記說諸侯喪受含。櫛幣玉之禮。云。宰舉豐圭。宰夫舉襚。與此王喪小宰受含。櫛幣玉之事。足相比例。注引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文與此注不同。或鄭約引之。口實詳大宰疏。御覽

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竊疑此注所引。即說題辭文。春秋傳。傳當為說之誤。凡鄭注三禮。引緯緯並稱說。詳大司樂疏。云衣服曰襚者。說文衣部云。襚。衣死人也。引春秋傳曰。楚使公親

襚。又襚。贈終者衣被曰襚。是送死衣服。當以襚為正字。今經典並假襚為之。小爾雅廣名云。衣服謂之襚。荀子大略篇云。衣服曰襚。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襚。又穀梁傳云。衣衾曰襚。衣服。即咳多被之屬。白虎通

義崩薨篇云。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何

注。義並同。御覽禮儀部引說題辭云。衣被曰襍。養死具也。疑此亦據說題辭文。與上並引春秋說也。案雜記云。諸侯相送以後路與冕服。則襍亦有車馬。不徒衣服矣。云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調委之禮者。明凶荒唯有幣玉。無舍襍也。賈疏云。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彼謂王家調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調委王家法也。詒讓案凶荒調委。當以泉粟。然必執幣玉以致之。故鄭以幣玉爲調委之禮也。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

羣吏之要。主每月之。〔疏〕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者以下。並小宰總宰六官之官計官成也。賈疏云。月計曰小計。故每月月終。則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敍。詒讓案酒正云。酒

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上六敍云。以敍受其會。會亦兼月要也。月要事小。故小宰專受之。不贊冢宰。不受日成者。日成事尤小。故宰夫及常官之長自受。不關小宰也。羣吏。亦通百官府言之。注云。主每月之小計者。明

月要對日成則爲大。對歲會則爲小。小宰得專主其事也。賈疏。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使齋歲盡文云。言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也。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書來至。若

今上。〔疏〕贊冢宰受歲會者。賈疏云。歲計曰會。言冢宰。則據百贊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計。王引之云。贊冢宰受計。歲會。當在歲終。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案王說是也。經文在歲終之前者。爲下旬發端。非蒙上月終爲文也。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歲終爲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考之故也。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者。亦訓致爲至也。詳大宰疏。云若今上計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凡郡國歲盡。遣吏

上計。漢法。上計於歲盡。與周歲終羣吏致事同。故舉以爲況。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丁晏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詒讓案左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爲郈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氏。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治東阿上計。又淮南子人間訓說魏

文侯時。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濃。徇以木鐸曰。不用濃者國有常刑。是周時已有上計之名。漢亦沿周法也。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濃者。亦書

治象已詳。可以互推也。此小宰正歲縣治象。使治官觀。與大宰正月縣治象使萬民觀者爲二事。鄭大宰注并二者爲一。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其說非也。又案

周禮正義 卷五 四五

侯鄭說。此治象卽縣於象魏。竊謂萬民所觀於象魏者。以其人衆。且庶民不得入王之中門也。此百官所觀。似不宜與彼同處。疑當縣於治朝旁。大宰治事之舍。卽匠人之九室。是也。小司徒縣教法。小司寇縣刑法。蓋亦當各就司徒司寇治事之舍。互詳大宰小司徒疏。云徇以木鐸者。說文千部云。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徇卽徇之俗。云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者。警以不用法之刑。常刑。謂官刑之常典也。大司徒賈疏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重而受刑法。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者。全經凡言正歲者。並爲夏正建寅之月。別於凡言正月者爲周正建子之月也。爾雅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昭七年孔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壬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時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是周雖建子。亦兼存夏正之事也。王引之云。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者。木鐸有聲。故振奮以警衆。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云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賈疏云。案禮記檀弓云。自寢門至於庫門。振木鐸曰。舍故而講新。彼及此文。是有命奮木鐸警衆使民聽之事也。案依鄭賈說。此觀治象當在庫門內。徇木鐸疑亦當自寢門以至皋門。寢門外爲治朝。庫門外皋門內爲外朝。與明堂位所說亦正合。云木鐸木舌也者。鼓人注云。鐸、大鈴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云。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武功部引三禮圖云。鐸、今之鈴。其匡鉤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如將復薦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卽謂木鐸也。云文事奮木鐸者。此職之治象。小司徒之教法。宮正司烜氏之火禁。鄉師之四時徵令。小司寇之刑象。士師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之。又檀弓令舍故諱新。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左襄十四年傳。及僞古文書屠征。正月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皆所謂文事也。書僞孔傳云。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云武事奮金鐸者。吳子治兵篇云。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賈疏云。鼓人云。金鐸通鼓。大司馬云。兩司馬振鐸。是也。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憲、謂表縣之。若〔疏〕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者。謂與觀治象。徇木鐸。同日徇行旣畢而退。遂宮。是后宮內宰憲禁。此官所憲者。蓋自王六寢以外。五門三朝之地。通憲之與內宰內外職掌。互相備也。注云憲謂表縣之者。小司徒胥師。小司寇布憲。注義並同。荀子勸學篇云。不道禮憲。楊注云。憲、標表也。凡禁令欲衆共知。則書

而表縣之。士師掌五禁。亦云書而縣于門閭。卽所謂憲也。列女傳辯通篇云。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此憲禁。蓋亦書刑禁於木。表縣之。全經凡云憲者。如小司徒之憲禁令。司市之憲罰。胥師小司寇布憲之書刑禁朝士。故書之憲刑貶義並同。士師說宮禁等云。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此憲宮刑。與彼事相類。蓋書而縣之。自寢門以至於皋門。與徇木鐸同也。賈疏云。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云若今新有法令。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瀆。待乃事。以聽云者。漢時新有法令。亦必表縣之。使衆共見。故舉以爲況。

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乃、猶〔疏〕也。令於百官府者。此亦蒙上正歲爲文。百官府。通內外言之。不徒宮中女也。猶〔疏〕也。此官分就各官府。一一戒敕之。與觀治象時總於觀象之處徇戒者

異。又案地官觀象之令。在小司徒。與此同。而正歲令教官。則在大司徒。與此兩令同。在小宰異者。以大宰總六官。職重事繁。故治官之戒令。皆小宰掌之。教官事簡。故正貳分掌之。其事異也。云曰各修乃職。攷乃瀆。待乃事。以聽王命者。以下並戒令之辭。徐榘中論譴交篇引此文。待作備。亦通。職法。卽大宰之官職官法。事。謂當職之事也。云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者。謂職事有不共舉者。則有刑。大司寇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卽糾其不共也。大刑。謂常刑之大者。明堂位魯禘誓戒云。百官廢職。服大刑。注云。大刑。重罪也。書費誓誓師亦云有常刑大刑。僞孔傳以大刑爲死刑。是也。大司徒令教官云常刑。與前觀治象。及小司徒觀教象。小司寇觀刑象之令同。此云大刑者。以治官所掌尤重。故特警之。職方氏。王將巡守。戒於四方。亦云國有大刑。與此正同。注云乃猶女也者。職方氏注同。小爾雅廣詁云。乃、汝也。女汝古今字。

周禮正義

卷六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

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此司王之正朝。與射人司士爲官聯也。三公。謂大師大傅大保。六卿。卽六官之正。大夫。通中下言之。三公詳地官敘官疏。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者。大宰注義同。云其位司士掌焉者。賈疏云。案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羣吏卽羣士。是其位也。吳廷華云。此羣吏當合上中下士及故士等言之。司士注約燕禮士東面。則士位附於孤後也。案吳說是也。此羣吏專指命士以下言之。朝士外朝之位。羣士之外。又有羣吏。則羣吏與羣士異。此以羣士爲羣吏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也。大宰八統。七曰達吏。注釋爲小吏。此羣吏。蓋卽衆小吏矣。云宰夫察其不如儀者。謂察其位次舛誤。及如朝士掌外朝禁慢朝錯立族談者之類。

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恆次敍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疏〕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敍羣吏之治者。此冢上經爲文。則羣吏亦當專指命士以下言之。與大宰大計羣吏之治。小宰弊羣吏之治。義蓋小異也。云以待賓客之令者。此謂朝聘賓客之治令。猶大宰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也。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賁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此令。卽謂以事令訝。而訝爲達於朝者。則此官聽而治之也。此蓋賓客之小治。不必達於王者。其大治。則大僕諸侯之復逆。非此官所掌也。賈疏謂賓客之令。謂若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肆師云大朝覲佐僕。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訝、委人、遣人之屬。皆是待賓客之官。使辨理之。非經義也。云諸臣之復者。賈疏云。案夏官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逆並掌之。此不言逆者。但宰夫直

次之。不掌事。故於文略也。又案夏官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逆。此諸臣中兼之。此宰夫恆敘大僕小臣等辦理此復逆之事也。案賈誼非也。此諸臣。亦當謂命士以下。與御僕所掌羣吏之逆略同。三公六卿及諸侯之復逆。皆大僕小臣掌之。王與冢宰聽之。非此官所職也。云萬民之逆者。賈疏云。案夏官御僕職。掌羣吏庶民之復逆。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爲羣臣別。故鄭彼注。羣吏。府史以下。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此宰夫次敘御僕。使辦理府史萬民復逆也。案賈說亦非也。此羣吏專屬命士以下御僕之羣吏。則通大夫士言之。二經義不甚同。而皆非府史。詳御僕疏。注云。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詳小宰疏。鄉師注云。敘。猶次也。鄭以治卽職事。謂次序羣吏之班秩尊卑。使各自脩其職事也。賈疏云。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卽以待賓客以下三事。使之應答不關於事也。鄭司農云。復請也者。廣雅釋詁云。告。復。白。詁也。爾雅釋詁云。請。告也。案復請並謂以言語告白於上。曲禮云。小閒。願有復也。後鄭注亦云。復。白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承閒觀色而復之。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孟子梁惠王篇云。有復於王者。是諸經凡言復者。率爲告白之義。先秦諸子中。以告爲復者。尤不可枚數。訝士云。入復。後鄭注云。入告王以客至也。彼訓復爲告。猶先鄭此注訓爲請也。又後鄭此後注。及先鄭大僕注。並以復爲奏事。彼此互校。知二鄭復字訓義本同。賈疏謂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非。云逆迎受王命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云。逆。猶受也。左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逆命。杜注云。欲迎受殺生之命。故先鄭以迎受王命爲逆。但此經逆與復互文。並爲告請之事。與聘禮。左傳。義實不同。故後鄭亦不從。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者。維。疑當作惟。詳夏官敘官趣馬疏。此詩。小雅十月之交文。鄭彼箋云。冢伯。氏。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卿也。賈疏云。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是宰夫也。此先鄭以官次爲當宰夫。案鄭彼注。冢宰掌建之六典。皆卿也。不從司農者。諸經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宰夫。無單言宰者。故爲大宰解之。若然。大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案賈說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冢伯。此卽後鄭詩箋所本。春秋。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傳云。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案大宰屬下大夫。則宰夫也。是宰夫自可單稱宰矣。詩孔疏引王肅說。又以宰爲小宰。與班及二鄭義並異。疑不足據。云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者。此增成先鄭義也。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何注云。復。報也。又毛詩小雅我行其野傳云。復。反也。是復兼報反二義。云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者。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與此義同。後鄭意此復。直謂在朝廷。親以事奏白於王。以其取報白

反復之義。故謂之復。大司寇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後鄭云。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彼注亦訓復爲報。而特以上書言事爲況。足證此注義。賈疏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則鄭本無是義。凡受命行事訖而反報。都宗人、宗人、家宗人、隸僕。直謂之反命。並不云復。疏說與經注。並不合也。云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者。破先鄭逆爲迎受王命。上書者。謂上書言事於王也。上書與奏事。事亦略同。蓋後鄭意復逆義本互通。但諸臣於王親近。故以爲於朝廷奏事。萬民於王疏遠。或不得於朝廷奏事。故但以上書爲說。此乃隨文異訓。實則復亦可訓爲上書。逆亦可訓爲奏事。大司寇注以上書言事。解悞獨老幼之復。亦其證矣。賈疏云。謂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司農於此注。復爲請。逆爲迎受王命。後鄭不從。及至夏官大僕。先鄭注云。復爲奏事。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故彼後鄭從之。若然。是先鄭兩解也。案內豎云。掌外內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而自復。若然。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然王者一日萬機。或有俟朝自復。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即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者也。俞樾云。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案賈謂此諸臣萬民皆有上書奏事。俞說亦同。並是也。但先鄭大僕注訓復爲奏事。與此訓爲請同。賈謂其兩解。則非。至逆訓受下奏。與此注迎受王命之說同誤。後鄭彼注。偶失刊正。實則彼職復逆連舉。與此互文。義不異也。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

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疏〕一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敍、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疏〕一正、掌官灋以治要者。正與司皆掌官法者。長屬成有當官之法。正則總建之。司則分治之。詳略雖異。而其爲法則同。官法、官成、官常。即大宰八法之三也。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者。官契、即小宰八成之書契也。並詳大宰小宰疏。莊存

與云。以上宰夫正職。下皆攷二宰之事也。注云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自正已下爲八職。皆備王召呼。則正亦備王召呼及所爲也。詰讓案。此徵令。當爲宣布政治。亦通賅與發屬。敕諸事。令、卽命令也。鄭以王之徵召所爲爲釋。義未備。詳後。云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者。釋文云。辟本亦作警。下皆同。案辟警字通。鄭意此正爲各官之長。與大宰建其正。略同。但百官府各自有當職之長。通謂之正。不可徧舉。故唯舉大宰以相況。以其長屬自相帥領。不必與齋秩尊卑之次相當。故爲譬況之詞矣。云治要若歲計也者。要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謂都計諸凡之總簿書也。惠士奇云。要、凡、目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君臣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端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卽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齋戒受之。有要。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賈疏云。案下文。歲終云會。月終云要。旬終云成。此歲云要者。但六卿下云要。不云會。以要當會處。故以治要爲歲計也。云師辟小宰宰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賈疏云。以下文四曰旅。是下土諸官皆名旅。其下土之上有上土中土。向上差次。當三曰司。上土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宰夫。故知二曰師。當小宰宰夫也。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若司徒之下小司徒鄉師之類。故亦言辟也。王引之云。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也。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土屬右。六驢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足。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周語。穰芻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章注曰。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畷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賁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

言公侯伯子男。警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工正、候正、校正、隄正、四鄉正、馬正、陶正、令正。五工正、九農正、賈正、車正、牧正、庖正。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名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案王說甚覈。與鄭義足互相備。此正與大宰之正異。師旅與夏官序官之師旅亦異。正固兼有大小。師亦通於尊卑。如書盤庚云。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僞孔傳云。師長。公卿。是公卿爲師也。國語魯語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引賈逵、唐固、虞翻云。師尹。大夫官也。又楚語云。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注云。師長。大夫。是大夫亦爲師也。墨子尙同篇引相年之道云。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是師長降於大夫。則又賅元士以下矣。但鄭約舉大宰當職官屬相警況。則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中士爲司。下士爲旅。約略比擬。等差如是。非謂正必六卿。師必中下大夫。司旅必士也。云治凡若月計也者。謂都計諸目之總簿書也。庖人注云。凡。計數之。管子幼官篇云。計凡付終尹。注云。凡。謂都數也。賈疏云。上要既當歲會。故治凡常月計曰要之處也。云司辟上士中士者。此亦約大宰屬官之上中士爲警況也。司與師亦通稱。若司市稱市師。亦稱市司。是也。云治目若今日計也者。謂都計諸數之總簿書也。目詳於凡。故公羊僖五年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賈疏云。從治要向下以次差之。此治目當日計目成之處。故云今日計也。案注例。凡言今者。皆舉漢制爲況。日成見下文。不當云今。上治要治凡注。亦無今字。疑涉下贊治注而誤衍。賈所據本已然。云旅辟下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警況也。敘官。大宰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云。下士。治衆事者。是也。云治數每事多少異也者。量人注云。數。多少也。自要以下。以次遞詳。至數而纖悉畢備。故云每事多少異也。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者。說文艸部新附云。藏。匿也。案正字當作臧。藏卽臧之俗。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府。文書財物藏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若也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尙書侍郎主作文書起草。鄭以史掌官書。故以起文書草爲釋。御史掌贊書。注亦云。若今尙書作詔文。賈疏云。起文書草。乃後判決。是爲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敘次序官中者。敘疑亦當作序。凡注例用今字。雖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詳小宰疏。小宰六敘注云。敘。秩次也。賈疏云。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料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者。賈疏云。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爲伍。

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也。孔廣森云。後漢書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鄉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依韋訓。伯。護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違。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案孔說是也。賈釋伍伯。本崔豹古今注義。三國志杜瓊傳云。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是侍曹卽隨侍曹吏之卒也。鄭言此者。以傳吏朝。與次序官中事相類。故舉以爲證。非況胥爲什長。賈說失之。云徵令趨走給召呼者。司市注云。徵。召也。若典祀云。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大胥云。以鼓徵學士。皆召呼之事。黃以周云。注趨走釋徒。召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教令者也。惠士奇云。徵令者。傳令也。韓非難一日。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詒讓案。經凡言徵者有二。一爲徵召。若典祀大胥二職所云。是也。一爲徵斂。若載師云以時徵其賦。掌茶云徵野疏材之物。是也。掌炭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亦專據徵斂言之。至司書云。以逆羣吏之徵令。小司徒云。以行徵令。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閻胥云。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皆通舉宣布政治之事。而徵召徵斂二義。自岐於其中。此經上云掌百官府之徵令。亦與小司徒諸職。同爲總舉之文。而徒掌官令以徵令。則自爲徵召教令。鄭此注義不誤。而釋前百官府之徵令亦爲召呼。則非也。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疏〕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者。此與司會天府爲官聯也。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疏〕賈疏云。宰夫是句考之官。故以治法考百官及羣都縣鄙鄉遂之內治功善惡也。案羣都縣鄙謂采邑之都鄙。及公邑之縣鄙。鄭賈以縣鄙爲鄉遂。非也。此內舉官府。外舉采邑公邑。以畷郊野鄉遂。明畿內之治。此官通攷之。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大府。職內。職歲。職幣。並有官府都鄙之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云羣都縣鄙。司會云郊野縣都。天府云鄉州都鄙。大府諸職則唯云都鄙。並詳略互見。文不具也。云乘

其財用之出入者。謂以書契版圖。及月要歲會。通計其財用出入之凡數也。云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者。凡治財用物不如法。則有損乏鹽惡之弊。故以詔告冢宰誅之。大司寇官刑上能糾職。此卽糾其職之不舉。黜其官爵。復加以刑罰也。云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者。賞。謂增其祿秩。江永云。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匱。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注云羣都。諸采邑也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謂大都小都家邑三處也。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者。據遂人五鄙爲鄙。五鄙爲縣。云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者。鄭意經縣鄙卽六遂之屬別。大司徒六鄉之制。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與六遂縣鄙相當。經舉縣鄙以略州黨。明鄉遂之治宰夫通考之也。王安石云。縣者。縣師所掌之縣也。王昭禹說同。姜兆錫云。羣都縣鄙。猶司士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案王姜說是也。經言縣鄙者凡六。此職云。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遂人云。造縣鄙形體之灋。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旒。大司馬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司士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朝士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處刑。鄭司士注云。縣鄙。鄉遂之屬。義與此注同。而司常注則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司馬注亦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都長也。則皆謂專指六遂之吏。不兼六鄉。與此及朝士注異。綜校諸文。司常之縣鄙。與州里並舉。大司馬之縣鄙。與鄉州並舉。則皆則縣鄙不得咳六鄉可知。蓋經凡言縣鄙者。惟遂人之縣鄙爲遂之屬別。此外如此及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皆公邑也。縣卽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公邑所居。謂之縣鄙。猶大小都所居。謂之都鄙。非六遂五鄙之縣五鄙之鄙。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彼縣亦是公邑。故必由偏介之闕而入共征役。與此經義可互證。鄭賈說並失之。此職及司士。朝士。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耳。互詳司常大司馬疏。云乘猶計也者。彙人乘其事注義同。說文桀部云。乘。覆也。隸變爲乘。乘本訓覆。假借爲計數之義。賈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云財泉穀也者。大宰注同。云用。貨賄也者。賈疏云。案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故知用中有貨賄也。云物。畜獸也者。謂庖人六畜六獸之屬。若牛馬之等。亦動物之種別也。案此物卽小宰外府司會司書之百物。當通咳動植器械之屬。凡周於民之食用者皆是。不徒畜獸也。注說似未咳。詳外府司會疏。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者。呂氏春秋處方篇高注云。辟。邪也。賈子新書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蓋辟者差戾之言。以空作見。卽漢書食貨志所謂多張空簿。府臧不實。若是。則財用物等與實差戾不相應。故謂之辟名。釋文引干注云。辟不當也。與鄭義略同。賈疏云。其人失財用物者。則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與實物不相應。是罪人也。案鄭賈以辟名通冢財用物三者爲文。亦未瑯。竊

謂此文當讀凡失財用爲句。物屬下辟名者爲句。此經凡掌械器膳服畜諸官。多云辨其名物。蓋異物則異名。名與物必相應。若以鹽爲良。以惡爲美。則物與名違舛不相應。所謂物辟名也。財失則不長。用失則不足。物辟名則不善。上下文正相對。自鄭賈以來。並失其句讀。而義亦晦矣。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大宰八法七曰官刑同。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祗滌濯。

薦、脯醢也。〔疏〕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者。式灋。即大宰九式祭祀之式是也。小宰注云。法。謂其禮法也。羞。庶羞內羞。〔疏〕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此戒與彼事同。蓋前祭十日。大宰則戒齊。宰夫則戒具及薦羞也。云從大宰而祗滌濯者。賈疏云。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祗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而祗之也。詒讓案。此即小宰六屬所謂大事

則從其長也。凡大祭祀祗滌濯。在祭前一日之夕。詳大宰疏。大射儀云。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彼諸侯大射。亦宰夫掌戒。天子禮當亦然。此不云射者。文不具也。注云薦。脯醢也者。膳夫云。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士昏禮。

贊者薦脯醢。注云。薦。進也。有司徹云。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彼大夫禮。亦其象類也。賈疏云。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

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脯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詒讓案。此以禮之恆例言之也。其祭祀禮盛者。則朝事饋食之豆籩謂之薦。籩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是也。籩人二籩之實皆無脯。而脯自爲加籩之實。則又

當爲羞矣。蓋薦與羞繫乎饌之正加。禮殺。則脯爲正。入薦內。禮盛者。則脯不入正籩。而爲加。不拘一例也。云羞。庶羞內羞者。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即宰夫主

羞之事。掌彼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紛糝。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案。庶羞。即臠臠臠及籩人醢人之加豆籩。內羞。即羞豆籩也。籩人注云。既食既飲曰羞。以禮經攷之。鄉飲酒。燕

禮。鄉射。大射禮。羞皆在獻後。特性。少牢饋食禮。羞皆在尸飯後。蓋庶羞內羞爲加饌。故後設也。互詳膳夫庖人籩人醢人疏。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疏〕凡

事者。禮。唐石經初刻作祀。磨改作禮。案上云掌祭祀之戒具。此別云凡禮事。蓋廣咳衆行禮之事。石經初刻誤。云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者。賈疏云。上小宰於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詒讓案。聘禮。宰書

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齋。亦宰夫比官府之具之一端。注云比。考次之者。大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濃。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

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殮。夕食也。春秋傳曰。殮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疏〕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

凡朝覲會同賓客者。通四時朝覲及大小會同賓客等而言。賈疏云。上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言大。謂朝覲爲會同而來。今此朝覲不言大。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皆有賓客也。案賈說是也。但經云賓客。似亦當關聘客言之。云以牢禮

之濃者。凡待賓客之禮有牲牢者。若大行人云成牢禮是也。其法蓋在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而此官掌之以爲官法者。荀子王制篇云。宰爾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是也。云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者。此與大行人掌

客爲官聯也。賈疏云。下別言委積之等。則此牢禮謂饗餼之禮。若然。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聘禮云。聘曰致饗。則饗餼是朝日致之矣。今在委積上者。以饗餼是禮之大者。故先言之。且委積非直賓來時共之。賓去亦共之。在下亦其

宜。若然。殮牢皆殺。而云殮牽者。以掌客云積視殮牽。據積而言之也。案依鄭賈義。上云以牢禮之法者。通下諸禮言之。此又云掌其牢禮者。牛人注云。牢禮。殮饗也。賈以下文別有殮。故唯以饗餼爲釋。司儀亦云。餼牢賜獻。是

牢禮猶言餼牢。理或然也。至掌客云。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彼牢理當咳積及殮。而餼別見。與此不同者。詳略互見。無定例也。經實賜之殮。釋文云。一本作實賜掌其殮。千本同。包慎言云。此經注與疏。鄭本似

無實賜之三字。如有此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牢禮之法。委積一也。膳獻二也。飲食三也。并殮牽而四。經文何以於殮牽上獨加實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殮牽於上三者。注當申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

由千本作實賜掌其殮。傳寫入鄭本耳。案包說近是。依今本。則牢禮也。委積也。膳獻也。飲食也。實賜也。五者總掌其殮。似以殮爲執食。牽爲生牢。五事者或殮牽兩有。或有殮無牽。或有牽無殮。故綜舉之也。依釋文別本。

則殮牽自專。豕實賜爲文。不涉上四者之事。二義絕不同。諸釋經文。上既云掌其牢禮等。則下不得更以實賜掌其殮。牽爲更端之語。別本文義爲短。若如今本。則不徒實賜二字鄭賈並無釋。據鄭以膳獻爲禽羞俶獻。而聘禮記注謂禽羞俶獻

卽聘義之時賜。司儀客拜禮賜注又云。禮賜謂乘禽。是實賜已賅於膳獻之中。經亦不必更見此文。況後鄭釋殮爲致殮。則自以殮牽與牢禮四者并列。既不以殮牽屬實賜。亦不以爲總承上五事之文。以經注參互校之。鄭賈本似無實賜之三

字。惜於古無徵。未敢專輒刪定也。注云牢禮之法。多少之差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詳大宰疏。鄭以此云法。則是總舉多少之差。與下牢禮據致饗餼言者不同。其差數則大行人掌客所說五等諸侯隆殺之等是也。云及其時也者。

謂其致之先後。皆有定時。賈疏云。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卽言宰夫朝服設殮。又云。聘日致饗。卽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者。從來至去。在道而設之。並是時也。若然。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今此復言之者。此宰夫雖非正職。以其主陳之。當知其數。故言之耳。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者。大行人注義同。鄭詩小雅瓠葉序箋云。繫養者曰牢。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凡牲必繫養於牢。故祭祀賓客之牲並謂之牢。對文則三牲具曰大牢。二牲曰少牢。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曰少牢。散文則通稱爲牢。國語晉語章注云。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二牲以上並得牢稱。知此牢禮必爲大牢者。據聘禮歸殮歸饗饋並以一大牢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具爲一牢也。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道脩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是也。賈疏云。依掌客云積視殮牽。殮有芻薪及米。明委積在道所設。亦有芻米薪蒸也。且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案委積詳大司徒疏。云膳獻。禽羞俶獻也者。賈疏云。此聘禮記文。彼注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詒讓案。鄭蓋謂積殮饗饋之外。別有膳羞之獻。不在常禮之數。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是也。以其膳羞有和齊。故謂之膳獻。王安石以掌客說之云。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土介有禽獻之屬是也。王昭禹、易祓、王氏詳說、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案王說較鄭尤備。掌客說諸侯相朝之禮。君殷膳。及夫人膳。並以大牢。牛人亦云積膳之牛。則膳不徒指禽羞俶獻等可知矣。云飲食。燕饗也者。卽掌客云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壹食壹饗壹燕是也。大宗伯嘉禮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彼飲食與饗燕異。此注不別者。散文得通。且賓客之禮。以饗爲最重。食燕次之。此經唯云飲食。明通駭饗燕矣。賈疏云。鄭以燕饗解飲食。卽是飲入燕饗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今云飲食燕饗者。欲見飲入燕禮。可知饗中又兼燕與食。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詒讓案。聘禮說禮賓云。宰夫徹几改筵。又實觶以醴。又薦籩豆脯醢。公食大夫禮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又宰夫設黍稷膳稻。則賓客飲食之禮。疑宰夫皆親其事。不徒掌其法較矣。鄭司農云。殮。夕食也者。說文食部云。殮。饋也。饋。申時食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黃以周云。夕食爲殮之本義。古人日食盛。夕餽日之餘。於禮殺矣。故不備曰殮。殮牽之殮。自當以後鄭之說爲正。牽謂生牲。殮則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以任爲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執也。又云。新至尙執。毛詩傳云。執食曰殮。義與鄭兩通。案黃說是也。析言之。則朝食曰饗。夕食曰殮。通言之。則凡熟食並曰饗殮。朝聘致饗殮。則爲凡食物之通稱。飪腥兼備。不止熟食矣。惟其禮殮殺而饗盛。故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

禮曰饗餼。禮殺者取夕食以爲名。禮盛者取朝食以爲名。實則致禮本不限以朝夕。先鄭就本訓爲說。於經義未切。故後鄭不從。引春秋傳曰殯有陪鼎者。左昭五年傳。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殯有陪鼎。杜注云。熟食爲殯。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此引以證殯有熟食也。云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掌客先鄭注同。後鄭彼注云。牽。生牢也。聘禮。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云。餼。生也。牛羊在手牽之。豕束之。是也。以其可食。則謂之餼。以其可牽而行。則謂之牽。其實一也。引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左僖三十三年傳說鄭使皇武子辭秦客云。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注云。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掌客先鄭注。亦引左傳此文。賈彼疏引舊注云。餼。死牢。牽。生牢。聘禮疏引彼服虔注云。腥曰餼。案餼者。牲殺而腥致之也。對執牢則曰腥。曰生。對生牢則曰死牢。其義通也。此引之者。證牲可牽行稱牽之義。云玄謂殯。客始至所致禮者。掌客注義同。賈疏云。此亦破先鄭。案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殯。不待至夕也。詒讓案。據聘禮。則諸侯亦宰夫掌殯。與王國同。江永云。後鄭謂殯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餼牽耳。始至致殯。前言牢禮中已兼之。案江不從鄭者。以經云賓賜之殯牽耳。然經本不定。鄭本或無賓賜之文。則注說自可通。今兩存之。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者。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皆有陳數。考校可知也。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而舍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聘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聘。〔疏〕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者。賈疏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聘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摠戒令之。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者。明通咳畿外諸侯畿內諸臣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禮記檀弓曰。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天子之禮。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左傳文五年孔疏。引何休膏肓云。禮尊不含卑。鄭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贈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禭之。贈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案。雜記疏引釋廢疾說同。依鄭說。則王於諸侯之妻及臣。亦有哀弔之法。其於王臣。三公。當視二王後。卿大夫。當視諸侯。士。當視諸侯之臣。亦各以差次爲含禭贈之法。此弔事通咳之矣。又案。凡王遣使聘問諸侯。此官亦宜掌其戒令。聘禮云。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是凡使命禮幣。宰夫並掌之。經唯言弔事者。亦文不具也。云幣。所用聘也者。禮

既夕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少儀云。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賻有幣也。依既夕文。賻贈亦有幣。此止云賻者。以賻是加恩厚。其幣尤多。故特言之。賈疏云。案公羊傳。口實曰舍。車馬曰賻。衣服曰禭。幣不入含禭賻中。故知是賻。非也。云器。所致明器也者。檀弓云。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賈疏述注。致上有用字。云。案儀禮既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旣好所有。則此贈與人。亦是賓客就器。而云明器者。相對言之。則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之等。是主人之明器。賓客所致者。謂之就器。就。成也。謂善作之。名爲就器。摠而言之。皆是神明死者之器。故此就器亦名明器也。云凡喪始死而含禭者。據士喪禮君使人用禭。及親友禭。皆在小斂以前。彼士禮。雖無君致舍之文。但主人飯舍並在小斂前。則王於諸侯諸臣等有致舍者。亦在小斂前可知。是始死卽有甲及含禭之事。然此據畿內諸侯及諸臣言之。若畿外諸侯距王國遠者。則不限此。若文九年榮叔歸含贈。含與賻同歸是也。含禭。詳大宰疏。云葬而賻贈者。據禮既夕。公賻及親賓賻贈在祖奠以後。又云。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在極行以後。是也。鄭彼注云。賻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贈。送也。是在將葬之時。既夕公賻亦使宰夫。與此經合。賻者。春秋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公羊傳云。喪事有賻。賻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賻。何注云。賻猶覆也。禮。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賻禭。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賻。荀子大略篇云。輿馬曰賻。案大行人賈疏引左傳服注。以宰咺爲天子宰夫。若然。此官主賻賻并奉致之矣。贈者。既夕云。知死者贈。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玩好曰贈。在所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者。據既夕禮。賻與贈同時。公羊隱元年傳。荀子大略篇。並云。貨財曰賻。公羊何注云。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是賻所以加恩厚助其喪費也。賈疏云。言此者。欲見賻非正禮。其賻乃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甲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是恩厚之義也。引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者。明非加恩厚則有不賻也。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又云。蓋通於下。何休云。甯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財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

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掌小官之戒令者。謂小官當共辨及奉行之事。宰夫豫禁戒告令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疏之。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凶禮引盧植注。虛此經爲釋云。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案此亦戒令之一端。云帥執事而治之者。此官親帥執事官吏治其事也。王后世子之喪。禮重事繁。治通於百官府。不必專職之有司。故以執事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者。謂王及后世子三者之喪並爲大喪也。大宗伯注義同。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大喪亦君也。則盧謂大喪不關世子。與鄭說異。賈疏云。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鬱人鬯人俱云。大喪之辨。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彼皆據王喪。唯司寇云。大喪前王。以爲嗣王。皆不爲后世子喪者。彼皆不對小喪。此大喪對小喪。亦王所申服。故注爲王后世子也。此不言庶子。文不具。案宗伯注亦以大喪關后世子。賈偶失檢。又賈大司寇疏謂此注王后專屬后無王。亦非鄭指。詳彼疏。云小喪夫人以下者。關九嬪世婦女御諸內人小喪也。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下文別有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此小喪中不兼卿大夫。故唯據內人小喪而言。賈小祝喪祝疏謂小喪內有王后世子。殊誤。詳彼疏。云小官。士也者。對六官正貳攷等爲大官也。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小官。屬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宰夫下大夫。所掌而言小官。明是士可知。云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者。以冢宰爲宰夫之正。宰夫既專掌小官。明大官當冢宰掌之可知。賈疏云。冢宰不言者。文不具。云治謂共辨者。喪服傳注云。治猶理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辨猶具也。辨俗作辦。說文力部新附云。辦。致力也。賈疏云。謂當職合辦者共。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疏〕

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

會〔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者宰夫之官計官成也此總掌治官之歲會與大宰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賈疏云羣吏則六十官正歲會正猶定也謂一年會計文書摠旬考之歲計日會也云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

成者賈疏云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日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日成也詒讓案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成計一歲十二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六月一計十二月

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云而以攷其治者賈疏云言會要成摠考之云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者此宰夫之官刑也賈疏云謂告冢宰而誅責之也

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者大司徒注同宋董氏刊本自作目非賈疏云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戴震云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

秋冬夏皆夏時也王引之云歲終與正歲相應鄭注小宰云在歲謂夏之正月則正歲爲夏之孟春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

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尙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

乎此一證也賈疏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尙有兩

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是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間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

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職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職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

聽王命小司徒職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鄉師職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

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職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

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案戴王二說。足正鄭義之誤。吳廷華、曾釗、林喬蔭說同。云正猶定也者。說文正部云。正、是也。事必是而後定。故引申之定亦曰正。管子法法篇云。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云旬、十日也者。說文勺部云。旬、偏也。十日爲旬。云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者。漢書賈誼傳云。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案違時令。若十二月之政令先後違其時節。失期會。謂事之共辨有期限。而意廢不辨失期者也。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言。鄭司農云。〔疏〕

令脩宮中之職事者。亦謂王宮中也。禮弓說宰夫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舉門。然則舉門以內。通謂之宮中。宰夫皆警戒之矣。注云警。勅戒之言者。說文言部云。警、戒也。又支部云。敕、戒也。勅即

敕之借字。詳大宰疏。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者。此依今字作法也。先鄭亦以正歲爲夏之正月。與經凡言正月者異。謂夏正月小宰戒令百官府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賈疏云。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令脩

宮中之職事。以謹勅之也。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疏〕書其

與其良者者。大宰注云。能。多才藝者。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此書其能者。卽書其有道藝而能任國事者。又兼書良者。小宰六計弊羣吏。一曰廉善。二曰廉能。良卽是善。故卽能者並書之也。賈疏云。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當舉之也。注云良猶

善也者。玉府。司裘。夏官敘官。校人。考工記總敘。弓人。注義並同。說文晶部云。莖、善也。良卽莖之隸變。良謂有善行次於有德行之賢。故師氏三行。二曰友行。以事賢良也。云上謂小宰大宰也者。二官皆宰夫之長。賈疏云。以其承上文歲始。未是賞時。且長自告於王。知上非王。是小宰大宰。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者。漢

書本紀。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又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云。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

等。三者並漢時薦舉之目。賈疏謂異等者。四科不同。等級各異。失之。又謂賢良卽經云良者。茂才卽經云能者。今審先鄭此注。蓋雜舉漢制爲況。非必以賢良屬良。茂才屬能。故鄉大夫先鄭注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

若今舉茂才。則又以孝廉況與賢。茂才況與能。與此注可互證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糾猶割也。察也。

〔疏〕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者。戒令。謂戒具。徵令之事。糾禁。亦即士師之宮

禁。此官與彼為官聯也。注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小宰注同。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

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

今部署諸廬者。〔疏〕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衆寡。豕官府次舍為文。凡吏士有職事常居宮內者為官府。舍。其所居寺。〔疏〕官府之小者為舍。其官府本在外。而入內治事。或無專職。而入共守衛。使令暫居更直者。為次

官府次舍。所居之人。通謂之衆寡。與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為鄉里之民。人異而義同。宮伯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此文亦云為之版以待。與彼文相應。是士庶子亦在衆寡之內。彼職又謂之宮衆。蓋自官吏。以逮宿衛之士庶子。守

王宮之闕寺。虎士。隸民。皆通賦於是矣。注云。四時者。鄙師注義同。謂通四時皆比校之也。賈疏云。此時是尋常事。故為四時解之。案地官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闕萬民之難阨。鄭彼注。時。隨其事之時。不為四時解者。

彼據難阨非常故。為隨其事之時。不得為四時也。云比。校次其人之在否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此義與彼同。宮中官吏員數衆多。故宮正以時校次其在否也。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者。大宰注云。

百官所居曰府。蓋諸官府寺皆在宮外。惟此諸官掌王服御膳食。及詔王聽治。職掌尤近。故於宮中為官寺。宮中。即舉門以內也。云次諸吏直宿者。凡官吏治事士民聽事所居處。通謂之次。宮伯士庶子所止曰八次。司市官所治曰思

次介次。皆是。穀梁莊十年范注云。次。止也。直宿者。或以職事暫留。或以更番當直宿於是者。別於官府為常居之處也。賈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廡治之。即詩云適子之館兮。鄭云廡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如

今諸廬。彼二者與此次為一物。此據宮中之官府。下宮伯云。授八次八舍。鄭注衛王宮者。彼注宮中官府子弟。案依賈說。則宮中官吏之次。並在路門之外。正朝之左右。凡諸官府。無論寺在內在外。其在宮治事。各於治朝旁之次。或

當直宿。則亦於次中宿。若今之朝房是也。次。詩鄭風緇衣謂之館。亦通謂之官。玉藻云。在官不俟屨。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也。朝廷。即指治朝左右言之。又案。凡次舍對文義異。散文亦通。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杜注云。次。舍也。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今有司來命曰。將易而次。又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請從司徒。以

班徒次。魯語之次。即所居寺舍。世官則以為宅。與朝廷治事之次異也。云若今。部署諸廬者。賈疏述注今下有時字。阮元云。時字當有。注中屢言若今時。詒讓案。此亦舉漢法為況。說文网部云。署。部署也。各有所网屬也。漢舊儀

云。宮司馬。內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署屬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引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解詁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唐六典李林甫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此注云部署諸廬。殆卽衛尉光祿勳三署南北廬之屬矣。丁晏云。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云舍其所居寺者。宮伯八舍注云。舍。其休沐之處。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寺。官舍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案鄭意此舍卽官寺。亦卽官府之府。蓋府爲百官居寺之大名。其屬別謂之舍。若今之諸官衙署是也。諸吏官寺若在宮外。則入宮時。治事直宿於治朝之次。退直。則仍適宮外之寺。若親近之官寺。既在宮內。則治事直宿。亦在治朝之次。其退直。卽居其宮內之寺。若然。寺舍則在內在外不定。視其職掌之近遠爲之。在外之寺舍。則若大司馬注謂軍將營治於國門之屬是也。在內之寺舍。則若此宮中諸吏。及宮正士庶子休沐居八舍是也。凡次多在路門外應門內。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近治朝之處。舍則當在應門之外皋門之內。與次不同處也。

〔疏〕爲之版以待者。此掌王宮版籍之法與內宰爲官聯也。注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者。賈疏云。先鄭於八成注云。版。戶籍。圖。地圖。此注連言圖。其版卽名籍。與後鄭義同。詒讓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

以版爲之。圖亦畫版爲之。故通言之。圖亦得爲版。論語鄉黨篇云。式頁版者。集解引孔安國云。頁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先鄭意。此官府次舍所居之人。則書於版。其宮室所在方位。則書於圖以備稽察也。云待。待比也者。說文彳部云。待。候也。謂候當比之時。案版籍以校比之也。云玄謂版其人之名籍者。其人卽上文官府次舍之衆寡是也。後鄭意官府之人。但有名籍。不必有圖。故不從先鄭義。云待。待戒令及比者。亦增成先鄭義。以職首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明施戒令。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疏〕時亦當案版籍也。夕擊柝而比之。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疏〕夕擊柝而比之者。比。謂依在版之名籍。周歷諸次。而校其在否。此謂每日小校比。與上四時大校比異也。注云夕莫也者。釋文云。本亦作暮。說文夕部云。夕。莫也。又井部云。莫。日且冥也。廣雅釋詁云。莫。夜也。莫暮古今字。云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行。巡行也。離部署。卽謂離次。解亦懈之借字。詳小宰疏。賈疏云。謂直宿卽坐持更之人。則行夜者擊柝校比直宿人。詒讓案。藝文類聚后妃部引尚書大傳云。雞鳴。大

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彼擊柝疑卽此官所掌矣。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者。挈壺氏後鄭注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說文木部云。柝、判也。易曰。重門擊柝。柝卽柝之隸變。說文又有櫜字。云。行夜所擊木。引易又作櫜。然則櫜正字。櫜假借字。此經字多作櫜。挈壺氏、野廬氏、脩閭氏三職。字並從櫜。挈壺氏、野廬氏疏引此職同。疑今本作柝者誤。又案。經凡言擊柝者有二。一爲守衛士民所擊。賈所謂持更者也。一爲官吏校比諸士民者所擊。鄭所謂行夜者也。王宮有衛士直宿。自兼有持更擊柝之人。此宮正則又擊柝校比之。故先鄭云戒守者。義與後鄭云行夜同也。孟子萬章篇趙岐注云。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趙氏前一義與許鄭並不合。不足據。引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賈疏云。易擊辭文。彼又云。蓋取諸豫。鄭玄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以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女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是也。又引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者。左哀七年傳。秋。伐邾。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左傳釋文云。柝字又作櫜。引此文。並證擊柝爲戒守之事。何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師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疏〕國有故。則令宿者。國有非常之故。當嚴戒守政。此官則令士庶子等入宿。盡入宿衛也。云其比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上夕擊柝已上之事與平常同也。注鄭司農云。故。謂禍災者。大宗伯云。以甲禮哀禍哉。注云。禍哉。謂遭水火。掌客注云。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作禍災者。注例用今字也。詳膳夫疏。云令宿。宿衛王宮者。說文山部云。宿。止也。行部云。衛。宿衛也。宿衛王宮。謂更直止宿宮中爲扞衛也。引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者。證火災有守衛之事。賈疏云。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彼爲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云玄謂故。凡非常也者。廣雅釋詁云。故。事也。此經凡言有故者。並謂非常事變。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其大者則謂之大故。鄭各隨文釋之。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小司徒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大宗伯注云。故。謂凶裁。肆師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大祝注云。大故。兵寇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云凡非常。則通朝士凶荒札喪寇戎。

諸事言之。較先鄭禍災之義尤備。賈疏又謂及王時出行不在。則巡守殷國。亦當令宿。猶諸侯有出疆之政。亦以庶子入守公宮也。引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者。鄭彼注云。謂朝覲會同也。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案彼文又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是鄭以彼庶子卽夏官諸子官也。云正室守大廟者。注云。正室。適子也。大廟。太祖之廟。案正室。卽小宗伯之門子。大廟。謂若后稷廟也。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者。注云。謂守路寢。禮記釋文無貴宮二字。王引之謂彼注路寢專釋貴室。不當有貴宮二字。此注亦後人據禮記誤本加之。是也。賈疏云。謂同族諸爲父行者。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案賈本已衍貴宮二字。故強爲之說。禮記孔疏義同。皆不足據也。云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者。注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賈疏云。亦謂同族之內諸爲子行孫行者也。云此謂諸侯也者。以彼文云公族公宮。則是諸侯法也。云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據諸子文。諸子。燕義引作庶子。故夏官敘官注云。諸子。或曰庶子。鄭注文王世子之庶子。亦以諸子釋之。蓋王國諸子亦得稱庶子。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此注亦云王之庶子。賈疏及燕義孔疏並謂於天子爲諸子。於諸侯爲庶子。非鄭義也。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者。賈疏云。彼是甲兵。不云宿衛。故鄭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存焉者。宿衛之事。亦在唯所用中。引之者。欲見國有故中有王出疆巡守征伐。皆須令宿。增成先鄭義也。案賈說亦非也。鄭引文王世子及諸子職文者。證有故則國子有宿衛之事。但國子宿衛雖庶子官所令。既入宮。則亦由宮正令宿。故云蓋亦存焉。云蓋者。以彼二經無文。鄭互推補之也。

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疏〕注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也。此男女謂相對爲外人內人。其內人非謂內宰職所云內人。是刑女在宮中者也。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此內人外人。當謂宮內宮外之人。不必分男女也。禁之者。宮內之人。非時不得出。宮外之人。非時不得入也。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闕寺守之。此辨外內與彼義同。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鄉大夫士功狀及職業多少。案此亦中當兼關庶子。賈說未暇。云糾其德行者。謂教羣吏及羣子等以六德六行。與師氏爲官聯也。凡國子皆入王宮左之小學。此官所掌者。宮中官吏子弟。及宿衛士庶子等。亦糾其德行。下文又云。教之道藝。明雖貴遊宿衛。亦不廢學也。注云。稽猶考也。計也者。稽考。小司徒質人注並同。稽訓留止。引申爲審慎考計之義。小爾雅廣言亦云。稽。考也。計訓互詳小宰疏。云功。吏職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功。事也。廣雅釋詁云。職。事也。凡吏受職則有事。事成則有功。故職

事通謂之功。云緒其志業者。內宰注云。緒、業也。顧炎武云。已成者謂之功。未成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疏〕注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疏〕出。亦不得入者。孔廣森云。漢書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彼劾奏。即不許出矣。云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賈疏云。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王應麟云。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徵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寶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王嘉傳。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阮元云。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司馬殿門卽殿司馬門也。案阮說是也。劉向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齊有司馬門。則周季已有此制矣。云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王制注云。譏苛。察也。幾譏、荷苛、字並通。春官世婦及射人經注並作苛。闕人司關萍氏環人注同。比長注又作呵。正字當作詞。說文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荷苛皆段字。呵卽詞之俗。賈疏云。案關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云幾其出入。明知有此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詒讓案。疏數者。謂出入疏數異於平時。則亦幾荷之。云稍食。祿稟者。內宰廩人掌固注義並同。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尙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稍。則稍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易祗云。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金榜云。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沈彤云。稍食。食之小者。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馭夫爲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圍府史以下。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爲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案易、金、沈。三說是也。校人先鄭注云。稍食謂稟。此訓最析。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亦以祿食並言。然則有爵則有祿。有事則有食。故廩人以稍食匪頒二者並舉。食異於祿明矣。以經考之。賦祿或以田。或以米粟。奠食則一以米粟。無以田者。自鄉以下。至命士。皆有爵者也。故皆給祿不給食。祿之多寡有定。視命數以爲差。小宰云。聽祿位以禮命。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爲之。

校人云。等馭夫之祿。是也。不命之士。及庶子庶人在官者。皆無爵而有事者也。故皆給食不給祿。檀弓云。仕而未
有祿者。是也。食之多寡無定。視其事之繁簡。功之上下。以歲時稽而均之。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敘制其食。醫師
云。歲終稽其醫事。以四等制其食。內宰掌內官云。均其稍食。夏官稟人云。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
校人云。等宮中之稍食。是也。稍食亦曰稟食。聘禮云。既致饗。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是稍食稟食義同。
墨子七患篇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
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無祿而有稟食。卽所謂稍食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餼。餼稟稍食
也。彼說百工以無祿故有稍食。餼稟亦卽稟食也。大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稍秣卽芻秣。稍秣卽給牛馬之
稟食也。人之稟食。謂之稍食。猶之牛馬之芻粟。謂之稍秣矣。稍食。通言之或亦謂之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祿。孟子王制所謂祿實。卽稍食。燕禮士旅食注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
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此注以祿稟釋食。或亦謂非正祿。與燕禮注意略同。但經則凡言祿者皆正祿。與稍食顯有區別。
鄭既未別白言之。賈疏遂并祿食爲一。使分田制
祿之典。與詔事稟食之法。淆混無別。其失甚矣。去其淫怠與其奇妄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
去其淫怠與其奇妄之民者。釋文云。妄亦作邪。案。說文衣部云。妄。變也。邑部云。邪。環邪郡。此經例用古字作妄。
注例用今字。多借邪爲之。詳司諫疏。去之者。謂擅放不得入宮也。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者。內宰云。分其人
民以居之。注云。人民。吏子弟。此云吏之家人。卽吏子弟也。宮中吏。卽前注所說膳夫玉府諸官。其官府本在宮內。
故其子弟得相隨入宮。但此民與內宰之人民所略甚廣。蓋兼舍凡士庶子及虎士守王宮者言之。賈疏謂若司隸隸民之類。
亦是也。互詳內宰疏。云淫。放濫也者。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淫。放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淫。濫也。云怠。解慢
也者。亦段解爲懈。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懈也。云奇妄。譎觚非常者。妄。黃不烈校改邪。賈疏云。兵書有
譎觚之人。謂譎詐禁出觚角非常也。案。賈引兵書。未詳所據。祭義云。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與此奇妄義
同。孔疏云。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又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奇妄與譎觚
非常。並謂奇詭不正。譎觚。猶莊子齊物論云。恢恠憭怪。彼釋文引李頤云。橘。乖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桀服。
譎詭非常之服。觚。怪詭說並聲轉義略同。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此注作譎怪。則司馬貞肥改。不足據也。至此經奇妄
文凡三見。而注悉小異。內宰。禁其奇妄。注云。奇妄若今媚道。比長。有舉奇妄則相及。注云。妄猶惡也。蓋鄭君
隨文立訓。總其大要。義並通也。又司救。掌萬民之妄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妄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

麗於罪者。奇妄。妄惡。義亦相近。奇又作倚。管子版法篇云。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荀子榮辱篇云。飾邪說。會文姦言。爲倚事。又王制篇云。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卽所謂奇妄之民也。會

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疏〕會其什伍者。說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疏〕文會部云。會。合

也。宮中宿衛士庶子及虎士等。亦以軍法部置之。以佐守衛。而便校比。猶諸子掌國子合其卒伍也。云而教之道藝者。使就王宮左之小學而教之。與保氏爲官聯。亦猶諸子使國子脩德學道也。注云五人爲伍者。小司徒族師。及夏官敍官文。

說文人部云。伍。相參伍也。云二伍爲什者。說文人部云。什。相什保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云會之者。使輩作輩學。相勸帥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輩。比也。說文人部云。倫。輩也。謂倫輩相合比作功事而學道藝

也。賈疏云。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使之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必會合之者。欲使之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摠是相勸帥也。云且寄

宿衛之令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亦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使之輩學。似若在家也。因使之宿衛以寄軍令也。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御當依

保氏作馭。詳彼疏。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賈疏云。謂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亦保氏職文也。案少儀問道藝後鄭注云。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賈

據彼注義。故分道藝爲二。王引之云。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案道者。術也。章昭吳語注。道。術也。道藝卽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

以道藝連文。道卽藝也。司農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案王說是也。凡經云德者。並指六德六行而言。云道者並指六藝六儀而言。兼舉之。則曰德行。曰道藝。此教之道藝。

道卽是藝。與德行無涉。上文云糾其德行。乃是六德六行耳。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後鄭亦分釋甚明。學記注蓋偶有不審。不爲典要。賈誤會先鄭之指。強分爲三。又引保氏養國

子以道爲證。不知保氏所教之道亦卽藝儀。與師氏教德行異職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行事。吏〔疏〕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者。正宮中

官吏之月要歲會。亦此官之官成官計也。賈疏云。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故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也。案稍食與祿異。詳前疏。注云行事吏職也者。上文稽其功緒注云。功。吏職也。此云行事。與上文功是一。

故注亦同。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待所爲。〔疏〕凡邦之大事者。全經各職所掌。

喪。大師。大田諸事。皆爲大事。此邦之大事。王宮有戒守。則當謂有寇戎及大喪之事。賈疏據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大祀宮中不必有戒守之事。疑此大事不關祀也。宮伯。邦有大事。疏亦惟以寇戎爲釋。注云使居其處待所爲者。賈疏

云。謂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疏〕春秋以木鐸脩火禁者。亦土師宮禁所守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爲。

氏脩國中火禁。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脩火禁亦文事。故奮木鐸。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者。明脩火禁必以春秋之義。司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先鄭注云。以三月本時昏。火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火星伏在戌上。使民

內火。火星卽心星。詳彼疏。云因天時而以戒者。卽因出火入火之時而施禁以戒救之也。賈疏云。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夏官司燿云。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下又云。時則施火令。爲焚萊之時。故脩火

禁也。秋官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是二月預脩之。三月重掌事。各有所爲。不相妨也。案經云春秋。不云何月。賈據注推之。謂當在季春季秋。則火出入之後也。姜兆

錫云。春秋謂仲春卯月仲秋酉月也。以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推之可見。案依姜說。則脩火禁在火出入之先。於經義並可通。若然。司烜氏歲止一脩火禁。此官掌宮政。於火禁尤重。故歲兩脩之與。凡邦之事蹕

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壇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

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疏〕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賈疏云。謂祭祀之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

〔疏〕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詒讓案。執燭。與宮人關人爲官聯也。此官唯掌執燭。本不掌蹕事。但其執燭以隸僕之蹕爲節。蓋必王親與祭事乃有蹕。若小祭祀及祈禱王所不與者。則無蹕。此官亦不執燭。當

別使賤者執之。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關人爲大燭于門外。大射儀亦同。鄭注云。燭。燠也。彼司宮爲宮人。則庶子當卽宮伯所掌之士庶子。蓋亦兼屬宮正。禮經與此經義不迕也。注云

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者。邦。舊本作國。今從宋余仁仲本。賈疏云。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一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

正爲王蹕。非也。武億云。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此卽火禁連文之徵。案武說是也。此凡邦之事。與上文凡邦之大事文例亦正同。先鄭讀二句並不辭。故後鄭不從。又案。文選潘岳藉田賦云。宮正設門閭之蹕。此用先鄭義也。李善注引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則與二鄭讀並不合。不可從。云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者。孔廣森云。衛宏漢舊儀曰。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詒讓案。先鄭意宮正掌宿衛。故又爲王蹕。與漢衛士蹕事相類。故舉以爲況。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亦云。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街。今本文選注作填衛。誤。互詳闕人疏。云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者。舊本廟中下有則字。今據宋本注疏本刪。先鄭以蹕與執燭並爲宮正之事。蹕在宮外。執燭則在宮內。謂宮廟二處並當執燭也。宮正不主宮外之事。則不得在外爲王蹕。宮內之蹕。又自有隸僕掌之。故後鄭不從。云玄謂事祭事也者。破先鄭國有事爲泛指王出行幸之事。賈疏云。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賈疏云。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謂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爲立七祀者。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案社稷當在中門內。賈依鄭義。謂在中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又案。月令注云。凡祭五祀於廟。孔疏云。中霽禮文。設祭戶祭中霽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七祀加司命與厲。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案如孔說。則七祀皆在廟門內外。鄭以廟亦在宮中。但此經以廟與宮對文。廟以祭祖考爲主。餘祀並統於宮。然則此注與月令注義亦無迕也。云祭先公先王於廟中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竄至諸蓋是也。后稷及大王以後諸王並爲先王。詳彼疏。云隸僕掌蹕止行者者。破先鄭爲宮正蹕也。隸僕云。掌蹕宮中之事。先鄭彼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後鄭以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爲句。謂二處蹕止行人。並隸僕所掌。不關宮正。闕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與此文例正相類。云宮正則執燭以爲明者。賈疏謂王侵晨行執燭爲明。案祭義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闕。彼雖謂郊祀。其宗廟之祭當亦然。然則及闕亦當執燭爲明也。引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者。春秋文二年經。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三家經並同。鄭此引以經爲傳。又大事上有有字。蓋偶誤記。大事。公穀以爲大禘。左傳杜注以爲大禘。此引以證祭祀爲邦事也。云又曰有事於武宮者。昭十五年經。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左傳杜注云。武宮。魯武公廟。此武宮亦廟也。鄭引之者。亦以證有事爲祭祀事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壘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大喪則授者賤者居壘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壘室。

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案此大喪當亦兼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賈說未核。說文手部云。授。予也。以廬舍授予當居者。云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者。惠士奇云。荀子大略曰。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祖。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尙親而兼尙尊也。注云廬。倚廬也者。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宮。謂圍障之也。檀。祖也。謂不障。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白虎通義喪服篇云。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聞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賈疏云。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聖室也者。喪大記云。既練居聖室。不與人。既祥。黝聖。注云。黝聖。聖室之節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聖。又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爲之。不塗塹。所謂聖室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練而居聖室無飾之室。賈疏云。舍對廬。故爲聖室。聖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惠士奇云。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屋下壘塹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既祥又加黝聖。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者。雜記云。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注云。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然則親者貴者居倚廬。亦以親貴主嚴也。賈疏云。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二者居聖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吳廷華云。倚廬皆在寢門之東。適子當居寢門。餘以次而東。蓋以親疏別遠近也。又曰。貴賤者。爲異姓之臣言之。親者在後。疏者在後。同姓在前。異姓在後。案依吳說。則同一居倚廬。亦自有親疏貴賤之異。聖室亦然。足與鄭義互相備。引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者。鄭彼注云。謂未練時也。賈疏云。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彼注云。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聖室。一邊之義耳。其實爲諸侯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雜記孔疏云。按開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聖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聖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聖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是大夫以

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聖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則此經士居聖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聖室。證賤者居聖室。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聖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孔引庾熊二家說。卽賈氏所本。熊氏或說與雜記注義違。此注又不得據諸侯制。非鄭旨也。依庾熊賈說。則喪服斬衰皆居倚廬。既練居聖室。乃據親者言之。雜記所云。爲疏者之注。則士於君。雖斬衰。亦降居聖室。蓋於貴賤之中。復以親疏別爲差次。經記各舉一隅。不容泥也。

周禮正義

卷七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司農云。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疏〕王

宮之士庶子者。與諸子爲官聯也。凡國子皆掌於諸子。其入衛王宮者。則別以宮伯領之。諸子不掌宮政也。云凡在版者。版卽宮正之版。宮正通掌宮中官府衆寡之版。宿衛士庶子。蓋亦咳於其中。此官則案宮正之版以令其職事。其不入宿衛者。別著於司士之版。諸子治之。注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者。謂公卿大夫士之子宿衛王宮者。雖有未受爵命者。亦謂之官。猶庶人在官者亦謂之官也。賈疏謂先鄭此注謂若夏官諸子職。彼諸子是下大夫。此宮伯中士。不合掌之。故後鄭不從。非也。諸子雖亦名庶子。然彼爲帥領庶子之官。經中凡言庶子者。乃諸子所屬之人。並非宿衛專職。先鄭何得援彼釋此乎。云版。名籍也者。宮正注義同。云以版爲之者。釋名版之義。論語鄉黨皇疏云。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管子宙合篇尹注云。版。牘也。說文片部云。版。判也。牘。書版也。案。判木以書之。故謂之版。王充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槩。枘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版卽牘之未甚刮削者也。亦謂之方。蒼頡氏注云。方。版也。云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者。大胥注同。漢書高帝紀。詔曰。民前或相保聚山澤。不書名數。顏注云。名數。謂戶籍也。案。鄉戶籍者。卽謂鄉里戶口之名數也。漢時戶籍。亦以版書之。故又謂之戶版。御覽學部引晉令云。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札卽版也。漢戶版制。或與晉同。云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者。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說同。此增成先鄭義也。諸吏。卽宮正注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是也。賈疏云。吏謂卿大夫士之總號。以其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故也。惠士奇云。趙策。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卽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子貴遊子弟也。詒讓案。稿人。饗士庶子。後鄭彼注云。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與此注同。而大司馬。王甲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戒令。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彼二注以庶子爲卿大夫之子。不分適庶。則士卽指上中下士。又與此注微異。蓋鄭本無定解。以經攷之。士庶子不當分適庶。此注義非也。金榜云。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甲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司。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有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兪正燮云。宮伯云。王宮士庶子。外饗酒正云。饗士庶子。司士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象胥云。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大僕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掌客云。士眡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所名庶子者同。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伴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鶻客。少庶子進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史記扁鵲列傳云。虢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魏相公叔。中庶子。亦家臣也。案金僉說並覈。金謂士庶子以已命未命爲別。亦致墻。蓋周時凡貴族子弟。無論適庶。並謂之國子。師氏所教。保氏所養。諸子所掌者。是也。國子之中適者謂之門子。小宗伯所掌者是也。其以才藝選擇爲宿

衛。及給侍御守圉者。謂之士庶子。則無適庶之分。其備宿衛者。亦不必王宮內諸吏之子也。凡士庶子或出於王族。其在侯國謂之公族。故衛宏漢舊儀云。周千八百諸侯。其長伯爲君。次仲叔季爲卿大夫。其支屬爲士庶子。皆世官位是也。或出於異姓。卿大夫士子弟。若趙左師觸龍請以少子衛王宮是也。綜校全經。士庶子內備宿衛。外從巡守。且歲時有饗。死傷有弔勞。職任既親。恩禮尤備。其爲貴游子弟。殆無疑義。象胥掌客。敘庶子於士之下。皆單稱庶子。不連士爲文。則經之凡言士庶子者。所謂士。卽上中下士。凡王族及羣臣子弟既命而有爵者。如司士王族故士是也。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官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蓋卽指此。其未命者。下士一等。則與庶人在官者等。以其世家貴胄殊異之。故不曰庶人而曰庶子。其他公邑及都家咸有貴族。侯國亦有公族世族。故亦有庶子。若掌固朝大夫諸職。及燕禮大射儀所云皆是。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卽十三年矣。前爲彘矢。而後爲藩蔽。墨子尙賢上篇。又謂之門庭庶子。此亦侯國宿衛侍從之庶子。以其侍衛宮庭。故謂之中庶子。書康誥又有外庶子。外者。對中之言。謂庶子之不充宿衛者也。至韓非子。戰國策。及史記所說庶子。蓋皆良家少年子弟爲家臣給使令者。雖職事卑襲。然亦周官都家庶子之遺制也。夏官諸子職兼掌庶子。燕禮謂之庶子正。若此經及燕禮大射儀所云庶子。卽諸子所掌之人。而非官。鄭儀禮注誤會燕儀之文。遂盡以彼庶子爲諸子官。非也。又小司徒之餘子鄭注云。卿大夫之子。蓋亦謂卽庶子。今案。彼餘子乃羨卒。與庶子異。鄭并爲一。亦非。詳諸子及小司徒疏。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庶子異。鄭并爲一。亦非。詳諸子及小司徒疏。

〔疏〕掌其政令者。凡宿衛士庶子所有治政戒令。此官並專主之也。云行其秩敘者。行。謂巡行校比之也。賈疏云。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王引之云。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

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案王說是也。凡經云秩敘者。並當爲勳之借字。說文豐部云。勳。爵之次第也。引虞書曰。平勳東作。今經典通借秩爲之。注云。秩祿稟也者。左莊十九年傳。收膳夫之秩。杜注云。秩。祿也。荀子彊國篇云。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楊注云。秩祿皆爲廩食也。鄭意後文云月終則均秩。卽宮正云月終則會其稍食。故以祿稟爲釋。然彼二文實不相涉。此義未瑤也。祿稟詳宮正疏。均敘。才等也者。敘。注例當作序。詳小宰疏。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司勳注云。等猶差也。鄭意後文云歲終則均敘。卽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故以才等爲釋。此義亦未瑤。才等。謂才高

下之等差也。云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者。據諸子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又云。凡國正勿及。是它官不得役國子。此宿衛士庶子。即於國子中選擇用之。鄭意宮伯雖專主宮中士庶子。與諸子通掌國子不同。然庶子本屬天子。則天子有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侯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得役宮衆。故據彼文爲釋。

沐之。〔疏〕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侯便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八。似若八方爲四方四維然。相徵察來往處。〔疏〕候望皆便。故次舍皆八也。孔廣森云。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者也。案孔說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則傳宮外向爲廡舍。與此注四角四中之制正相似。徵侯者。說文

各部云。徵。循也。人部云。候。伺望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徵循京師。顏注引如淳云。所謂游徵循禁盜賊也。此士庶子亦掌游徵循行宮內外伺望非常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者。王南宮北宮非宿衛所居。則內當謂路門外應門內。及北宮以後。皆有八次。依方位分列其間。凡路門外之次。皆在治朝左右。八舍則在

舉門內。及東西北宮周垣之內。環繞列處。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孔注云。大卒。屯兵以衛也。國語楚語云。榭度於大卒之居。案大社在治朝之右。而大卒之居與彼相近。然則榭或即宿衛八屯之一與。云玄謂次。其

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者。賈疏云。謂宿衛之處稍在前爲之館也。舍者。若掌舍之舍。亦舍息休止之處。故鄭爲休沐之處也。詒讓案。宮正注以次爲諸吏直宿之處。舍爲其所居寺。義與此注同。然則此次。亦即衛士直宿之處。舍。

其聚居之官寺。宿衛必分班更迭入直。退直則歸休沐。初學記政理部云。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依後鄭義。宿衛士庶子當直。則宿於路門及應門外之八次。退直休沐。則止於舉門內之八舍。士庶子之

次舍雖並在宮中。亦自有內外之別。二鄭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疏〕若邦有大事說本不異。賈謂後鄭不從先鄭。非也。

之者。賈疏云。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詒讓案。大事亦當兼大喪。戒守。及王巡守。殷國。士庶子從行。不徒大師也。互詳宮正疏。注云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者。

明宮衆即宿衛士庶子也。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彼下事不作士以上。而大事作諸侯等。不妨兼及士庶子。此大事則或有急變。宮衆亦被選當行與彼文不迕也。月終則

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頭讀爲班。班。布也。〔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者。謂均平

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頭讀爲班。班。布也。〔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者。謂均平

才等。義未允。惠士奇云。宮正之士庶子。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唐之府兵。宿衛者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敘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敘。各得其均。案惠說是也。此士庶子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雖與漢衛卒唐府兵微異。然其更番宿衛。則與歲更月上之制略同。云以時頒其衣裘者。賈疏云。夏時班衣。冬時班裘。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者。此與大宰匪頒義同。彼先鄭注亦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班訓布。大史注亦同。小爾雅廣詁云。頒。布也。廣雅釋詁云。班。布也。是頒班義通。云衣裘若今賦冬夏衣者。鄭舉漢法爲況。明此頒爲常賜也。漢時宿衛吏士蓋有賦冬夏衣。賈疏云。賦。班也。班之與賦皆賜授之義。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疏〕掌王之食飲膳羞者。掌

酒人。漿人。醢人。醢人等共之。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者。春秋僖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公羊傳云。世子。猶世世子也。白虎通義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

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尙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案世大字通。此經並稱世子。唯諸子職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明世大得互稱也。又司市。世子爲國君之子。與此異。賈疏云。

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案賈兼及羣臣者。謂貴近諸臣食於官者。若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卿有公膳是也。膳夫當亦掌其膳羞之法數。其退食於家。則非此官所掌也。注云食。飯也者。釋文云。飯。依字作飤。案

說文食部云。食。米也。飯。食也。飤。卽飯之俗。陸說非。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穀食曰食。此食卽六穀之飯食。醫謂之六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稷。食。蝸醢而茂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是也。云飲。

酒漿也者。說文飲部云。飲。醜也。飲卽飲之隸變。釋名釋飲食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案酒。卽酒正之三酒。漿。卽下六清。而六清內之醴。豈亦通爲酒。並所以供飲。故通謂之飲。云膳。牲肉也者。廣雅釋器云。膳。

肉也。謂正饌者六牲之肉。云羞。有滋味者者。庖人注義同。庶羞百有二十品。皆肉及菜果之有滋味者。故於膳之外別言之。案內則載上大夫庶羞二十豆。目之爲膳。彼庶羞卽此羞。六牲之外。有雉兔鶉鴛。亦名膳者。蓋散之得通。

云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者。賈疏云。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醬。不言之者。此舉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略而不言。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

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

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性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

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脾。搗珍。漬。熬。肝腎也。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隨人共醢六十齏。以五齏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齏菹醢物六十齏。

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疏〕凡王之饋者。此王饋食之大數也。王舉則此官依法數共而親饋之。庶。菘。彫胡也。六清。水漿醴醕醫醢。〔疏〕注云。進物於尊者曰饋者。賈疏云。據此文云王之饋。及少牢特牲皆云饋食。是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饋者。後對獻是進物於尊。則饋是通行也。詒讓案。此謂膳夫親進饋於王也。說文食部云。饋。餉也。淮南子諄言訓許慎注云。饋。進食也。士虞禮特豕饋食注云。饋猶歸也。凡經典於生

人飲食鬼神祭享通謂之饋。亦並取進餉之義。本不辨尊卑。鄭緣文爲訓耳。云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者。食膳飲羞珍醬六者咸備其物。是饋饌之至盛者。故下注云。殺牲盛饌曰舉。但此皆通舉大數。不必盡用。其常食亦取具於是。而數尤少。唯王所欲而進之。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者。牧人注義同。說文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畜之稱。鄭意此六牲卽庖人之六畜。故彼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也。王引之云。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

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

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鷓也。堯典。二生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爲羔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鴈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

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鄭未

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案王說是也。姜兆錫說同。此經所用者。生人膳食之六牲。牧人所掌者。鬼神祭祀之六牲也。馬尤爲大牲。不以供膳羞。惟大司馬喪祭奉之。明其不常用也。云羞。出於性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者。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注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案。庶羞者。別於正饌之言。凡祭禮食禮。三牲骨體腸胃膚魚脂並在俎。肉羹滷在錫及豆。醬之醢醢。是爲正饌。此外三牲醢臠炙。及他禽獸蟲魚菜果衆物在籩豆者。並

謂之庶羞。是爲加饌。所以備極珍味。故其數特多也。賈疏云。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臠臠已下。皆出於性。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此則出禽獸也。案。據內則庶羞尙有出於蟲魚菜果者。鄭賈不言。亦文

不具也。又案。此蓋百二十品。據共王饋食庶豆之大數言之。其飲酒則又有籩。二者通爲百二十。王與賓客饗食燕蓋亦用之。而數則有隆殺不同。其祭禮朝事饋食之豆籩。加豆籩蓋籩。亦通謂之薦羞。詳宰夫籩人隨人疏。云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者。公食禮載國君食下大夫之庶羞。鴈一。臠二。臠三。牛炙四。醢五。牛臠六。醢七。牛臠八。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醢十三。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臠十六。所謂下大夫十六豆也。公食禮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鴉鴛。則雉十七。兔十八。鴉十九。鴛二十也。內則文與公食禮同。惟以牛臠爲牛臠。駕爲鴉。所謂上大夫二十豆也。是上下大夫禮其物數備於彼二經也。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者。賈疏云。此經云百有二十者。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內則云。牛脩及爵鴉鴛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鄭注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亦是有其物未盡聞也。案賈謂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以籩豆分之。則六十豆也。凡食有正豆。有庶羞之豆。掌客取殮。正豆謂之豆。庶羞謂之食。其數正等以次差之。天子正豆有庶羞。蓋皆六十。此經醬用百二十饗。正豆卽在其內。饋食之庶羞唯有豆。其見於掌客。公食大夫禮者。並爲豆而無籩。而內則牛脩等三十一物。鄭並以爲庶羞。內有脩脯淺棗栗榛。皆見於籩人。則鄭謂庶羞亦有籩。蓋燕飲之所用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彼注及掌客注謂彼皆堂上正豆。孔疏引熊安生說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饗之等是也。彼疏又引皇侃云。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案皇氏以彼爲庶羞。與鄭注及公食禮不合。孔亦旣其非是。其謂天子庶羞籩豆各六十。則與鄭賈說同。是則下大夫正豆十六。堂上六。庶羞亦十六豆。上大夫正豆二十。堂上八。庶羞亦二十豆。子男正豆二十四。堂上十二。庶羞亦二十四。侯伯正豆三十二。堂上亦十二。庶羞亦三十二。諸公正豆四十。堂上十六。庶羞亦四十。天子正豆六十。堂上二十六。庶羞亦六十也。但天子正豆東西夾各十七。卽違鼎俎奇籩豆偶之義。故王引之旣其非。而謂天子當四十八豆。堂上二十。東西夾各十四。其說較通。然與禮器不合。竊疑天子或當五十豆。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二。經有六十者。亦備其數。不盡用也。庶豆亦五十籩如之。故內饗食暨並云百羞。國語周語云百籩。荀子正論篇說天子食禮云。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似亦指進庶羞言之。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營也者。並據內則爲說。彼文云。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鄭彼注云。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又。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云。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又。炮。取豚若將。剗之。剗

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灑手以摩之。去其皴。為稻粉。極搜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減之。鉅鑊湯。以小鼎薶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減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牝羊也。剗。剗。博異語也。謹當為謹。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穢草也。皴。謂皮膚肉之上皴莫也。極。洩。亦博異語也。極讀與滄澆之滄同。薶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皴。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醢。可食也。又。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朕。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去其皴。柔其肉。注云。朕。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臄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又。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注云。湛亦漬也。又。為熬。捶之去其皴。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注云。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又。肝膏。取狗肝一。幃之以其膏。濡炙之。舉焦。其膏不羶。注云。膏。腸閉脂。賈疏云。是為八珍。彼有糝與筋。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醢醢也者。據醢人。共醢六十饗。醢人。共醢物六十饗。掌客。上公饗餼醢百二十饗。即此醬之數也。說文酉部云。醬。醢也。从肉酉。酒以酥醬也。引聲。案醬即醬之俗。醢亦含齋菹醢等言之。故論語鄉黨皇疏云。古者醬齊菹三者通名也。江永云。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豕肉作之。又陸產之物有蜺兔鴈。水產之物有蜎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為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醢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暇脩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凡俾醢醬。或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醢。用梅醬作之者。為醢醢。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案江說甚嚴。唯王舉用大宰。則醢醢當兼有羊牛豕肉之醢。互詳醢人疏。云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饗。以五齋七醢七菹三饗實之。醢人。共齋菹醢物六十饗者。據醢人醢人文。醢醢各六十饗。合之正百有二十饗。證醬即醢醢也。饗者。饗之隸變。說文缶部云。饗。汲餅也。既夕禮注云。饗。瓦器。其容蓋一。般廣雅釋器云。甕。瓶也。甕。甕並饗之俗。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饗以盛醢醢。高一尺。受二斗。案依陶人注。則般受斗二升。故賈聘禮疏謂饗與盞同受斗二升。禮圖說與既夕注義不合。恐誤。鄭司農云。羞。進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羊部云。羞。進獻也。大司徒牛人小子司士注並同。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者。據食醫文。大宰有九穀。此止用六者。與倉人注之六米同。皆謂穀之有米可為飯者。九穀中有麻。與大小豆並不成米。不可為飯。故不用。先鄭釋大宰九穀。有稷無粱。則非也。玉藻說諸侯注云。朔月四簋。依注當為黍稷稻粱。孔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宰。當

六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蓋也。案據孔說。則天子唯朔食備用六穀。常食亦止四蓋。無諸侯朝食同也。云苽。彫胡也。者。食醫注同。說文草部云。苽。彫苽。一名蔣。西京雜記云。苽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廣雅釋艸云。苽。蔣也。其米謂之彫胡。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云。苽梁。蔣實。謂彫胡也。案加苽。彫苽。彫苽。字並同。唐慎微證類本草。引蘇頌圖經云。苽卽江南人呼爲麥草者。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根梗者謂之苽蔣艸。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程瑤田云。麥草有牝牡之異。根成菌者。俗呼菱筍。其草不抽莖。不秀不實。根不成菌者爲牡。秋末抽莖吐秀結實。案程說甚覈。淮南子詮言訓云。苽飯犇牛。弗能甘也。古文苑宋玉諷賦云。爲炊彫胡之飯。是古人有以苽米爲飯。內則云。苽食。論語鄉黨篇云。雖蔬食菜羹。祭。必齊如也。故二鄭以充六穀之一。但苽非常食。劉向列女傳母儀篇云。精五飯。蓋以六穀去苽。是爲五饌矣。云六清。水漿醴醕醫醴者。釋文云。醴本又作涼。又醴作醴。案此卽漿人之六飲也。彼文醴亦作涼。醴卽馳之俗。陸本非。彼六飲中醴醫醴並有清糟據彼注。漿涼亦當清糟兩有。此云六清者。以水唯有清無糟。又飲以清爲主故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疏〕則大牢。常日則少牢。皆特殺也。云鼎十有二者。專據盛食大牢言之。鄭賈謂凡王舉皆大牢。非也。詳後。注云殺牲盛饌曰舉者。鄭意凡特殺謂之舉。而王食則大牢。賈疏及玉藻孔疏說同。金鷄云。舉者。殺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日少牢。降殺甚明可知。王日一舉。爲少牢也。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玉藻云。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案金說是也。鄭以殺牲盛饌釋舉。不實言何牲。則亦以特牲以上皆爲舉。但此注之意。以後賈疏引鄭志說推之。則專指大牢耳。其曲禮內則注。並從玉藻日食少牢之說。蓋鄭二禮注自有兩解。賈後疏。及王制孔疏。並謂日食大牢爲周公所制禮。日食少牢爲衰世制。非也。國語楚語云。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牲。祀以大牢。鄉舉以少牢。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章注云。舉。人君朔望之盛饌。案章氏以大牢爲天子朔望盛饌。則亦謂王日食少牢矣。

竊謂彼文以尊者曰舉對卑者曰食。此可證鄭殺性盛饌之說。彼文特牛少牢特牲並謂之舉。此可證金氏舉不必皆大牢之說。惟彼舉專指朔望盛饌而言。故曰大牢。此舉則兼朔望及常日而言。朔望大牢。日食少牢。皆每日特殺。卽同謂之舉。賈子禮篇云。天子饋牲而食。以優飽也。蓋亦指日食少牢而言。云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者。賈疏云。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餞。餞者。餞朝之餘。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明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餞。案賈謂一日之食有三時。是也。三時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是朝食在禺中前。故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明朝食之外尙有日中夕食。與玉藻注義同。論語鄉黨篇。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鄭意蓋謂食必三時。通於上下。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千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土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數。彼謂天子日四食。諸侯以下以次遞減。與鄭說不同。今案此經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日無四食明矣。說文食部云。餽。日加申時食也。申食正在日下側時。則已咳於夕食。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侑樂之節。白虎通說誤。云后與王同庖者。賈疏云。案玉藻云。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明后亦與王同庖可知。案依鄭賈說。同庖亦謂同食一牢。郊特牲云。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列女傳貞順篇。衛寡夫人曰。唯夫婦同庖。故知王與后同庖。其母后及世子以下則異庖也。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者。聘禮致饗云。任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臠、臠、陪牛羊豕。鄭彼注云。陪鼎。三牲臠臠臠臠。陪之。庶羞加也。膚。豕肉也。又公食大夫禮注云。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賈疏云。鼎十有二者。案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耦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卽是奇數。總而言之。卽十二。郊特牲孔疏云。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又有陪鼎。臠一也。臠二也。臠三也。詒讓案。公羊桓二年何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此皆專據正鼎而言。少牢饋食禮正鼎五。特牲饋食禮正鼎三。卽大夫士之祭禮。天子時祭及大舉皆大牢。故正陪有十二鼎。若少牢。則牢鼎無牛。陪鼎無臠。特牲則正鼎又無羊。陪鼎又無臠。數皆不備十有二。經舉多以咳少也。云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者。釋經物皆有俎也。王制孔疏。公羊桓二年徐疏。引此經。並讀鼎十有二物爲句。失之。此亦大舉大牢之俎數也。俎以載牢鼎之實。內饗注云。取於鼎以實俎。說文且部云。俎。禮俎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俎。肉几也。明堂位云。周以房俎。聶氏三禮圖引三禮舊圖

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賈疏云。言實。卽牛羊豕之類也。亦九俎者。陪鼎三。臠臠臠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詒讓案。若少牢則俎五。特性則俎三。皆不備九。經亦舉多以略少也。又陪鼎之實實於三豆。此不言者。文略。賈疏又云。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若然。此周禮周公大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案賈說非也。經云鼎十有二。蓋專指朔望盛饌舉之尤盛者言之。與上云舉關朔望與日食者不同。詳略不嫌互見。經文固有此例。鄭注此謂日食大牢。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遂席玉藻難據。賈孔迺疑其別據衰世或異代法。誤益甚矣。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祭謂判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疏〕王日一舉爲文。明殺牲盛饌。必奏樂。與大司樂爲官聯也。玉藻云。奏而食。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疏〕王日一舉爲文。明殺牲盛饌。必奏樂。與大司樂爲官聯也。玉藻云。奏而食。注云。奏。奏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賈疏云。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卽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尙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鈺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令奏。故不言之矣。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案賈說是也。論語微子皇疏謂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則不奏。王制。玉藻云日奏爲夏殷禮。其說不足據。左哀十四年傳說。宋向巢每食擊鍾。將食又奏。是侯國之卿日食亦奏樂。則王日食必奏樂可知矣。大戴禮記保傅篇。引青史氏記說。王后就燕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盧注云。大師。警者。大宰。膳夫也。以相推約。王舉在寢。亦宜此官與警師同御左右。若然。王日三食。朝食最盛。其宥樂旣大司樂令奏。日中夕食禮稍殺。或大師令奏與。又王后與世子大食亦當有樂宥。經文不具也。互詳大司樂疏。云膳夫授祭者。賈疏云。謂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曲禮云。殺之序。徧祭之。今徒言祭肺者。略舉其首者也。詒讓案。授祭。卽大視九祭之共祭。凡食祭。近者授。遠者不授。燕禮云。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膳宰卽膳夫也。授祭。互詳大視疏。又案。王朝食盛饌。其授祭諸事。此官之長親侍。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蓋卽侍王朝食之事也。其日中夕食。則下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是也。其禮略殺。或中士以下更迭侍御與。注云侑。猶勸也者。毛詩小雅楚茨傳文。大司樂三宥注同。此亦當作宥。宥本訓寬。假借爲勸助之義。詳大司樂疏。云祭謂判肺脊也者。謂飲食之祭。明堂位

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說文刀部云。剗。切也。特性饋食記。離肺一。剗肺三。鄭彼注云。離猶埽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剗肺。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剗爲切。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注云。肺不離者。剗之也。不言剗。剗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剗之。便實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又特性饋食禮。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膾之。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膾之。所以導食通氣。賈疏云。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剗肺。此爲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剗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授。卽舉肺也。鄭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直云祭。故云祭謂剗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剗肺也。若然。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性。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案賈說是也。禮經通例。凡祭祀。有祭肺者剗之。祭後不膾。又有舉肺者不剗。祭則膾之。食禮但有舉肺。無祭肺。此王食。宜用舉肺。而云剗肺者。鄭意蓋依公食大夫禮。用剗肺以優尊。故剗之。便王祭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者。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又士昏禮注云。必爲所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論語鄉黨皇疏云。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籩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釋文引干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案依鄭賈說。凡食祭泛祭。先造食之人無所主命。干氏祭五行六陰之神。五行卽十日。六陰卽十二辰六陽六陰也。其說不知何據。云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者。說文品部云。品。衆庶也。引申爲周徧之義。玉藻說君賜臣食之禮云。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鄭彼注云。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不嘗羞。膳宰存也。彼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徧嘗之。孔疏云。品猶徧也。案此云品嘗食。猶王藻云辯嘗羞也。膳夫共王食。故掌爲王嘗羞。道王使食之。卒食以樂徹於造。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樂徹于造者。食終復奏樂徹膳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食以禮。徹以樂。賈疏云。卒。終也。天子食終徹器之時。作樂以徹之。但天子祭祀。歌雍以徹。徹食器之時。樂章未聞也。惠士奇云。以樂徹者。荀子正論曰。天子曼而饋。伐罍而食。雍而徹。淮南子主術曰。磬鼓而食。奏雍而徹。磬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案據惠說。則天子食亦以雍徹。與祭祀同。詳樂師疏。注云造。作也者。爾雅釋言文。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者。賈疏云。二鄭義同。皆謂造食之處卽廚是也。案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彼亦是置食處。今此不徹於閣者。但閣內別置新饌。案文王世子未有。原卽此。亦不重進。故徹於造。惠士奇云。大祝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

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闕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餒。注云。餒者。食朝之餘。故王卒食則徹於竈。以使燄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餒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案惠說甚瑣。凡餒必燄溫。燄溫必於竈。竈。禮經謂之饗。有司徹云。乃燄尸俎。注云。溫尸俎於饗。是也。若左右達之閣無竈。不可以燄溫矣。特性饋食禮。饋饗在廟中西壁。雍饗在廟門外東南。少牢饋食禮。雍饗所在同。而陳饗則在雍饗北。與特性異。故月令注謂竈在廟門外之東。但彼諸饗並在廟。非常食庖廚饌具之所。王饋食在寢。以君子遠庖廚之義推之。疑當在寢門外。蓋與膳夫庖人諸官寺相近。王卒食。則分徹於二饗。虔置以俟餒。故荀子正論篇云。雍而徹乎五祀。五祀亦即謂竈。淮南子主術訓說天子之食云。已飯而祭竈。或亦謂此與。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王齊日三舉者。說繫也。齊即齋之段字。賈疏云。謂散齋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不言之者。文不具。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孔廣森云。賈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三大牢。祀以會。章昭注曰。會。會三大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大牢之法。蓋朝踐一牢。象朝食。饋獻一牢。象日中食。饋尸又一牢。象夕食。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正論曰。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大牢與。案。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玉藻有明文。鄭內則注亦從其說。賈謂朔食兩大牢。非也。孔據楚語章注。天子祀用三大牢。謂王齊舉或與大祀同。攷古書說天子祭禮。雖禘祫殷祭。亦無三大牢之文。唯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謂用王禮。然王禮十二牢。自是致饗饋等盛禮之陳數。非日食所用。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用犢。則并不具大牢。疑饗食亦當然。必無十二牢也。然則章謂王大祀三大牢。殆不足據。竊謂楚語云祀以會者。疑謂禘祫殷祭會合六牲。蓋於大牢之外更增馬牲等。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謂指大遺奠。攷士喪禮。士祭以特性。遺奠加一等。用少牢。以此例之。則王時祭用大牢。遺奠加一等。用六牲。殷祭禮盛。或亦用六牲與。王齊日朝食。蓋用大牢。日中及夕食。則或少牢。或特性。故云三舉。蓋特殺即謂之舉。若必三大牢。既無加於飽。而徒多殺大牲。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侈矣。至荀子所謂重大牢者。楊倞注云。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大牢也。則不為兩大牢。即令如孔說。亦戰國時汰侈踰制。不足以證禮也。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者。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改常饌。引之者。證齊日三舉。異於平日一舉。亦所謂變食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

大荒。凶年。大札。疫病也。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疏〕大喪則不舉者。凡不舉。並謂不特殺牲也。蓋食魚腊之屬。大喪則又不肉食。禮尤殺也。以下五者。皆舉。〔疏〕王遇喪災減膳之事。惠士奇云。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又云。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尙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案惠說是也。大喪關王后世子。詳宰夫疏。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爲之不樂食。是小喪王不樂食。則不殺牲盛饌可知。此不舉。皆主王言。賈疏謂大喪不舉屬臣子。誤。注云大荒凶年者。大宰注云。荒。凶年。此云大荒。猶大司樂云大凶。春秋經云大饑。穀梁傳云大侵也。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注云。禮食殺牲則祭先。不祭肺。則不殺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保傅曰。王失度。膳夫徹。其膳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徹鷄鶩。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園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墨子七患篇云。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二。並大荒不舉之事。云大札。疫癘也者。大司徒。大宗伯。大司樂注。及司關先鄭注。義並同。說文尸部云。疫。民皆疾也。癘。惡疾也。釋名釋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左昭四年傳云。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杜注云。夭死曰札。國語周語。民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云。疫死曰札。管子五行篇云。旱札。苗死民厲。案厲卽癘之借字。云天裁。日月晦食者。說文火部云。裁。天火曰裁。重文灾。或从火。災。籀文从𠂔。此經例作裁。注例作灾。亦或作灾。蓋漢時通用灾字。亦注從今字之例也。此注各本並作裁。疑後人依經改之。案通言之。天地變異。皆謂之裁。日月晦食者。謂晦與食並爲天裁也。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春秋經。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傳並云。晦者何。冥也。何注云。晝日而冥。穀梁僖十五年傳義同。賈疏謂日食在晦朔。謬。云地裁。崩動也者。賈疏云。左氏書地震及梁山崩是也。詒讓案。左成五年傳說。山崩川竭。君不舉。是其事。云大故。寇戎之事者。大祝注義同。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凶荒札喪。上文已具。故知大故唯據寇戎言也。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是寇戎君不舉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者。賈疏云。引之在下者。欲見大故中含殺不舉之事。國語周語亦有此文。韋注則云。不舉樂也。賈疏謂。彼不舉者。謂不舉樂。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亦謂

不舉樂。故引以爲證。蓋本章說。然非此經之義。先鄭意似亦不如是也。王引之云。左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膳夫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案王說足申先鄭義。但不舉樂。亦自是先秦古說。韓非子五蠹篇云。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是韋釋不爲無本。但於此經義自不相應耳。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疏〕王燕奉膳贊祭者。說文手部云。奉。承也。贊祭。即授祭也。蓋亦以樂侑食。品嘗食。與朝食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者。說文手部云。宴。安也。燕。宴之假字。即以王日三食。日中與夕食。俱具減殺。別於禮食及朝食盛饌。故謂之燕食。與小臣道僕燕出入之燕義略同。王制孔疏。謂食禮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孔說禮食。即此文王賓客食是也。蓋王無與臣下旦夕燕食之禮。故士相見禮君賜臣食。注亦以爲禮食。明此王燕食。非與羣臣食。唯有旦夕自食得爲燕食也。賈疏云。案上王日一舉。鄭云謂朝食。則此云燕食者。謂日中與夕相接爲三時。案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故燕食以爲日中與夕。云奉膳。奉朝之餘膳者。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注云。餽。食朝之餘也。賈疏云。則一宰分爲三時。故奉朝之餘餽也。云所祭者牢肉者。賈疏云。案玉藻諸侯云。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故言所祭者牢肉也。贊祭者。助王祭牢肉。案鄭玉藻注又云。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孔疏云。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疏〕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者。賈疏云。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胾俎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疏〕者。謂若特性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實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胾俎。此二者皆名胾俎。膳夫徹之。詒讓案。此云王賓客食者。對上王燕食爲文。言食。而饌燕咳於其中。燕禮云膳宰徹公俎。是燕亦膳夫徹君俎也。注云膳夫親徹胾俎。俎最尊也者。胾俎。特性。少牢饋食禮。並作胾俎。胾俎字通。鄭彼注云。胾俎。主人俎也。案說文自部云。胾。主人階也。以下文及少牢注義推之。鄭意蓋以東階爲主人之位。故卽稱主人之俎爲胾。

俎。祭禮主人受酢雖不在阼階。然亦在戶東也。賈疏謂以其胙者酢也。取王與尸賓相答酢之義。則是讀胙爲酢。與司几筵胙席正同。然此義止可通於祭祀饗燕。若食禮。則本無酬酢。賈說不可通於彼也。祭祀及賓客食。雖尊尸賓。然王自有常尊。故膳夫之長親徹之。少牢有司徹注說司馬司士徹俎。不使宰夫特徹胙俎者。彼大夫禮。與王禮異也。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謂若尸賓之俎。則宰夫使其屬徹之。賈疏云。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以下是也。詒讓案。宰夫之屬。猶有司徹之宰夫贊者。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疏以諸宰爲卽膳夫及其屬是也。其后之俎。則內小臣徹之。非此官所掌也。云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者。賓客禮食。卽掌客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之等。王待來朝諸侯以不純臣禮。故王亦有胙俎。其與聘使及羣臣食則無也。賈疏云。以其賓客更祭祀同科。故知是禮食。非是凡平燕食。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者。以此經祭祀及特性少牢禮主人有胙俎。是祭祀飲酒之俎。此經賓客食主人有胙俎。是食之俎。鄭言此者。亦見胙俎爲主人俎之通名。不專據飲酒酬酢爲義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疏〕注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侯。猶云夕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又。脯醢者。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已下燕食。有脯無醢。設脯無羞。若王之日食。不得空薦脯醢。故以爲小事飲酒。云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者。此破先鄭義也。廣雅釋言云。稍。稍小也。以其爲飲酒之小者。別於大事飲酒。故謂之稍事。若禮醢之屬亦是也。士冠禮。賓醢冠者薦脯醢。又。始加醢。用脯醢。賈疏云。案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王小事而飲酒。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曾釗云。上言賓客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稍禮。聘禮記句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漿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客。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客者矣。所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漿人。共賓客之稍禮。注。漿人所給。六漿而已。是稍事賓客有酒漿矣。肉必從酒。量人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以例推之。肆師。共設匪饗之禮。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但致禮。據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則享燕之致禮。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

大夫總其事。而薦設則士分其職。亦猶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曰凡王之稍事。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

者。王之稍。有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閉之稍。故曰凡以舉之。案曾說亦通。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

人常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疏〕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者。燕即大宗伯饗燕之燕。左昭二十七年傳云。

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疏〕齊侯將享公。子家子曰。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是飲

酒即燕也。大宗伯嘉禮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謂王與諸侯諸臣燕也。又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膳宰

爲主人。以此推之。則天子之禮賓燕及族燕。亦並膳夫爲獻主也。注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

不敵臣也者。王與之周禮訂義引崔靈恩云。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庭。使膳夫爲主人。王不爲主。以燕禮輕。故君不酌也。

賈疏云。此約燕禮而知。案燕禮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酌酒獻君。君酢主人。主人酬賓。以後爲賓舉旅。引

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者。鄭彼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又燕禮云。賓升

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

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案依後鄭燕義燕禮注義。則是使宰夫爲獻主。左傳齊侯飲魯昭公酒。使宰

獻。孔疏亦以宰爲宰夫。若然。彼爲諸侯燕聘賓及異姓大夫禮。與此經王燕及文王世子諸侯族燕使膳夫爲獻主並異。

而燕義釋文引別本使宰夫作使膳夫。林喬蔭。黃以周。並據聘禮云。燕則宰夫獻。燕禮亦云。主人筵前獻賓。膳宰薦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明主人與膳宰別。其說甚析。然則燕義別本作膳夫。自是譌文。蓋古書凡言膳宰即此膳

夫。雖亦或通稱宰夫。而聘禮經記宰夫與膳宰並見。明非即膳夫可知。燕義之文。與彼正合。則宰夫實

卽此經天官之攷。鄭說自不可易。先鄭引燕義以證此經。蓋亦同後鄭義。故此注引之。更無駁易也。掌后及世

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疏〕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者。賈疏云。上云。王日一舉。注。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已下言饋。則膳夫親饋之。故云品嘗食。案內饗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則是后世子內饗饋之。故鄭云

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詒讓案。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王后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又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則有徹膳之宰。太子有

過。而宰徹其膳。盧注云。太宰膳夫也。並卽此官主后世子饌數之事。又后世子大食亦當有樂育。詳前疏。凡肉脩

之頒賜皆掌之。鄭司農云。〔疏〕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者。常賜謂之頒。好賜謂之賜。經云頒賜。蓋兼二賜言之。

常賜於大宰九式入匪頒。好賜則好用也。內饗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然則凡肉脩之頒賜。皆膳夫掌其事。饗人共其物。聘禮記云。胙肉及夏車。胙。頒字通。左襄二十六年傳云。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賈子禮篇云。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謂肉脩之頒賜也。注鄭司農云。脩。脯也者。掌客注及說文肉部並同。釋名釋飲食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膳人後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餼脩。賈疏云。加薑桂鍛冶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則脩。異矣。先鄭云。脩。脯者。散文言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疏〕凡祭祀之致福者。凡部脩脯通也。都宗人云。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云。凡祭祀致福。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經云。凡祭祀。所賾甚廣。賈疏謂專指諸臣自祭家廟。非也。云受而膳之者。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凡致福者。都家宗人致於祭僕。祭僕展其體數訖。膳夫則受而膳之。其非祭祀致福而獻膳。則徑致於膳夫。玉藻云。膳於君。有鞶桃茢。皆造於膳宰。膳宰即膳夫也。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者。子。注例當作於。各木並誤。致福者。少牢饋食禮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此歸胙曰致福。與彼事異而義同。少儀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鄭彼注云。攝主曰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依彼注義。則此私祭而云致福者。亦散文通也。但臣奉君命。爲國祭祀。似亦當有致福。管子小問篇云。桓公卽位。令饗社塞禱。祝覺已疵獻胙。是公祀歸胙之證。竊疑此經祭祀致福。及少儀爲人祭。並含公祀私祀言之。言家偶不詳省耳。又左僖四年傳說晉太子祭齊姜云。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杜注云。胙。祭之酒肉。穀梁僖十年傳云。世子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醜爲酒藥。臚以毒。國語晉語說此事略同。此雖非君命。然亦公祀也。又據彼文。則致福歸胙。酒肉兩有。此注止言餘肉。不言酒者。酒以共飲。當酒正受之。非此官專職也。賈疏述注致福下有者字。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案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服歸服。彼注云。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者。膳夫受胙於王。饋食時則進之以充膳。示不虛受其福也。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摯。〔疏〕夫以下新仕爲臣者。卿摯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亦受以給王膳也。詒讓案。此與司士爲官聯也。士相見禮。受摯。復見之有選摯。又云。士見大夫。終辭其摯。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然則卿大夫士見王。亦直受摯不

還。故膳之也。注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擊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者。以大宗伯六擊之內。孤執皮帛。不中膳羞。庶人執鷩。工商執雞。庶人工商無特見王禮。故不數鷩雞也。薛季宣云。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擊。後鄭謂膳者入之於王之膳人。然則膳人之所受者受之司士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疏〕歲終則會者。此正膳官成也。膳夫受庖人諸官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小宰贊冢宰受而聽之。歲終。亦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云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賈疏云。此膳夫所掌膳羞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至下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禽獻是其加。故會之。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者。賈疏云。依宰夫職。會是歲計。謂若計則似限尊者有多少。若不計。則任所用。故云不會是優尊者也。云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者。釋經則會也。頒賜。卽上文肉脩之頒賜是也。以頒賜與進膳異。且當有限制。以防濫恩。故計之。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罴野豕兔。六禽。鴈鶉鷓鴣鳩。玄謂獸人冬獻狼。夏

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擊宜爲羔豚犢麋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疏〕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者。賈疏云。掌其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

校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此庖人六獸六禽。卽下獸人送之。此庖人得此六畜六獸六禽。共與膳夫內外饗。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案六牲中羊爲夏官羊人所共。賈疏遺之。又六禽內羔豚犢亦羊人豕人牛人共之。舒鷹則掌畜共之。獸人共者。唯雉麋耳。賈據後注。謂六禽並獸人所獻。說未備。豕人文闕。賈知屬冬官者。依小宰職注司空奉豕義補也。名物。若爾雅釋鳥釋獸釋畜所說。稱別不同。皆辨異之也。注云六畜。六牲也者。說文豶部云。豶。撻也。田部云。畜。田畜也。爾雅釋畜釋文引說文作豶。牲也。案。凡經典牲畜之畜。並豶之借字。左傳桓六年孔疏云。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然則先鄭左傳注說亦同後鄭義。六牲見膳夫及牧人。然膳夫六牲當爲牛羊豕犬鴈魚。與此六畜微異。牧人之六牲。乃正此六畜耳。詳膳夫疏。又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蓋六牲中馬不常用。故去之。犬雞不爲牢。故三犧亦不數。是皆不出六牲之外。而杜注乃以五牲爲麋鹿麀狼兔。孔疏引服虔又以爲麋鹿熊狼野豕。並取此六獸二鄭義爲釋。失之。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者。釋畜性異名之義。養。謂象飢蕃息之用。謂共祭及膳。說文牛部

云。牲。牛完全也。此專據祭祀之牲言之。祭牲必完全乃可用。許鄭各偏舉一義也。引春秋傳曰卜日曰牲者。僖三十一年經。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杜注云。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引之者。證將用曰牲之義。鄭司農云。六獸藥鹿熊麋野豕兔者。此謂田獸也。釋文云。鹽本又作麋。亦作麋。鹽也。又云。干注麋作麋。熊作貍。案說文鹿部云。鹿。獸也。麋。鹿屬。麋。麋也。籍文作麋。麋。麋屬。麋即麋之俗。干說惟以貍易熊。餘與二鄭同。貍。詳草人疏。凡家物謂之牲。野物謂之獸。特牲饋食禮云。實獸于俎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菽。獸用梅。並以牲獸對文見異。與此經義同。吳廷華云。據內則有兔羹。麋膚。麋腥。鹿脯。田豕脯。麋脯。而不言熊。左氏則有熊蹄。先鄭言本此。云六禽。鷹鴉鴉雄鳩者。釋文釋干注義同。賈疏云。此先鄭意取爾雅交四足而毛謂之獸。二足而羽謂之禽。故謂此解。吳廷華云。據內則。曰雉羹。曰鴈宜參。曰爵鴉鴉羹。夏官羅氏則曰獸鳩。唯鳩。無攷。云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者。鄭以獸人有獻狼明文。此六獸不宜遺之。既有狼。則先鄭所數六者之內。當去其一。以內則膳羞諸獸咸備。而獨無熊。則不入常膳可知。故取彼刪此。餘五獸同先鄭說也。云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豕雉鴈者。賈疏云。下文禽獸之內取羔豚犢豕。大宗伯六摯之內亦取羔及雉鴈。破司農六禽之內有鴉鴉鳩四者於經無所據。云凡鳥獸未孕曰禽者。通釋此經六禽。禽獸。及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之義。未孕曰禽。專據獸言之。鄭兼云鳥者。牽連及之耳。又案。說文內部云。禽。走獸總名。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孔疏云。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通而為說。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案孔說是也。水蟲亦得稱禽。故後經禽獸又有鱸蟲。鄭云。未孕曰禽。亦偏舉一義。其實鳥獸不論已孕未孕。通得禽稱矣。引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以彼文小禽與大獸對舉。明以大小異名。故引以證鳥獸未孕曰禽之義。

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疏〕物以共王之膳與薦者。味以不變為尊。鄭司農云。鮮。謂生肉。羹。謂乾肉。〔疏〕物以共王之膳與

其薦羞之物者。此家上六畜六獸六禽為文也。賈疏云。此四者或死或生。新殺為鱻。乾者為蔬。並庖人以與膳夫內外饗以共王之膳。注云凡。計數之者。與宰夫治凡之凡義同。說文二部云。凡。最括而言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凡。數之總名也。漢書萬石君傳。舉其門凡。類注云。凡。最計也。云薦亦進也者。爾雅釋詁云。薦。進也。云亦者。冢前膳夫先鄭注云羞進也。饌人注云薦羞皆進也。義同。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者。賈疏云。以經羞言薦。

對后世子羞言膳。故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以其不言薦。卽是滋味之羞。若然。備品物者。謂王舉則共醢六十饗。以五齋七醢七道三鷄實之。隨人共齋道醢六十饗。是其備品物。及三牲之俎皆是也。致滋味乃爲羞百有二十品。故鄭云。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故公食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士羞庶羞。案賈謂薦內有三牲之俎。非經注義也。注云備品物者。謂正饌依法備設之。不主於味。致滋味。謂加饌則以味爲主不必備物也。此經云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膳者。謂牲體之俎。薦者。謂脯醢。羞者。謂庶羞內羞。故宰夫云。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彼注云。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又饌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三注各舉一隅爲釋。義並通也。云王言薦者。味以不饗爲尊者。鄭意大總言之。則飲食前所進羞亦謂之薦。分言之。則有正加尊卑之別。正饌爲薦。尊於二羞。故經於共王經別備舉之。實則王后世子云膳羞。羞中亦含薦。以禮殺於王。文不具耳。賈疏謂王言薦羞爲進羞備品物。蓋誤會鄭旨。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者。說文魚部云。鱣。新魚精也。鮮魚名出貉國。經典多借鮮爲鱣。此經皆作鱣。注皆作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後鱣羽杜注亦云。鮮魚也。鱣爲生魚。引申爲凡生肉之稱。書益稷。奏庶鮮食。僞孔傳云。鳥獸新殺曰鮮。是凡鳥獸魚之肉生者並曰鮮矣。既夕禮云。魚腊鮮獸。注云。鮮。新殺者。生肉卽新殺者也。云蕘謂乾肉者。說文夂部云。蕘。舂人里也。又木部云。蕘。木枯也。此經蕘並爲枯魚乾肉之稱。內則則董萑粉榆亦以乾爲蕘。蓋皆蕘之借字。數人蠹蕘。釋文載別本作槁。槁卽蕘字。淮南子秦族訓云。以奉宗廟鮮槁之具。蓋注云。乾肉爲槁。槁亦槁之假借字。互詳數人疏。共祭祀之好羞。謂四時所爲膳食者。賈疏云。謂四時之閒非常美食。案依賈義。則注膳食疑當爲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疏〕共祭祀之好羞者。此亦庶羞也。其與內外饗饌人醢人等爲豆籩之實。注云謂爲膳食。若荆州之鯪魚。青州之蟹胥者。釋文引字林云。胥。蟹醬也。丁晏云。說文魚部。鱮。臧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煮。肉部。胥。蟹醢也。釋名釋飲食。鮓。菹也。以鹽米醱魚以爲菹。然而食之也。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詒讓案。鯪卽鯪之俗。據鄭說。則南方亦稱鯪矣。胥亦作蟹。廣韻四十禡云。蟹。鹽藏蟹是也。云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者。此好羞在六畜六獸六禽之外。非常用之物。必進之者。示備珍品以盡孝道也。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當爲獻。〔疏〕共喪紀之庶羞者。膳夫云。羞用百二十品。是也。詳彼疏。云賓客之禽獻者。賓謂朝覲諸侯。客謂聘禮爲獻。〔疏〕卿大夫及士介。此官皆共禽獻以與宰夫使致之也。聘禮記云。宰夫歸乘禽。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卽賓客禽獻之事。彼記又云。禽羞俶獻比。鄭注云。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則禽獻之外。又有禽羞。當亦此官共之。下云凡用禽獻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宰夫賓客膳獻。注亦以禽羞俶獻爲釋。是生孰通得稱獻。則此共禽獻。亦尋兼咳禽羞。故經不具也。注云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者。文王世子注云。紀猶事也。案此喪紀與甸師喪事義同。蓋通大小喪言之。禮運鄭注云。紀。絲縷之數有紀。喪事有法數。故亦謂之紀。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喪紀。喪服親疏輕重之紀。彼專據服制而言。非此經之義。賈疏云。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吳廷華云。庶羞。蓋內則及公食大夫禮。臠炙臠等二十豆也。士虞禮有載四豆。故注云然。詒讓案。經云喪紀。鄭賈皆謂據喪祭虞祔。知不含喪奠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喪奠皆無尸。至虞而後立尸。明虞祔乃有庶羞。喪奠雖有籩豆。皆神饌。不得爲庶羞也。籩人云。喪事共其薦羞。彼注以爲殷奠時者。據喪奠中有栗脯及糗等耳。非謂喪奠有庶羞也。又案。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亦以喪祭爲虞祔之祭。然三年之喪。虞祔之後。尙有練。大祥。禫諸祭。雖爲吉祭。而亦在未終喪之內。此云喪紀。所咳者廣。則練祥諸祭庖人亦當共其庶羞。不徒卒哭也。虞祔詳小宗伯大祝疏。云禽獻。獻禽於賓客者。賈疏云。謂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云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徐養原云。獸爲字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案注云古文者。惟此經與臧氏兩見。徐謂古文卽故書。是也。此卽謂舊本。非古文大篆。與儀禮古文亦異。詳大宰疏。又案。此及下文言禽獻者。凡三。此注疊古文不云皆爲獸。則下文禽獻字古文及今書自不異。杜卽據彼兩文正謹也。凡令禽獻以濶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疏〕凡令禽獻以濶授之者。此家上賓客之禽獻爲文。法卽等數著於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者。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疏〕此官受之以爲官法。賓客至。則依法以授而令之也。賈疏云。凡朝聘賓客至。並致館與之。賓客既在館。此庖人乃書所共禽獻之數令於獸人。以數授之。云其出入亦如之者。賈疏云。既以數授獸人。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庖人得此禽。還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亦如之者。亦依法授之。注云令。令獸人也者。賈疏云。案獸人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故知令獸人。詒讓案。六禽有騶雉。又掌客注。謂乘禽雉鷹之屬。鄭意鷹謂野鷹。獸人掌野獸并掌野禽。故此注謂唯令獸人也。今攷鷹當爲鷓。聘禮注說禽獻又有鷓。則皆

家畜也。其雞或亦當有之。則宜并令雞人掌畜等共之。注義未備也。云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者。禽獸當繫畜於闕牢。不可久處庖中。故必待賓客至將獻之時。乃令獸人等取而獻之。明未獻則不豫取也。云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者。司書注云。法猶數也。宰夫。凡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膳獻與其陳數。是數與法相將。故鄭即以數釋此經之法。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授。與也。謂庖人書所當獻禽獸之法數以與獸人等。使依書取致之也。云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者。獸人等既取禽獸以入致於庖人。庖人仍以前所與之書校數其具否。云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付使者。即付宰夫等也。賈疏云。解經出亦如之。言展而行之者。展猶省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云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者。釋朝賓禽獻之數。詳掌客職。引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餼之數者。釋聘客禽獻之數。聘禮記云。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賈疏云。言此臣禮。不依命數。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皆以爵卿也。饗餼五牢。日五雙。故言日如其饗餼之數。詒讓案。五等諸侯。雖依命數。亦依饗餼牢數。則每牢十雙。如上公九牢。乘禽日九十雙是也。此臣禮。依饗餼牢數。則每牢一雙。卿五牢。而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也。云士中日則二雙者。亦聘禮記文。鄭彼注云。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賈疏云。謂作介時。士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故言閒日則二雙。言此者。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鱸。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釋經以法授之法則數也。

膳膏羶。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腍。乾雉。鱸。乾魚。膏臊。豕膏也。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充。腍。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凡用禽獻者。此共王之禽獻也。上云六禽。此又有鱸蠶者。魚爲小牲。亦得稱禽也。國語魯語云。使水虞登川禽。章注云。蠶蟹之屬。案彼當亦含有魚。蓋水蟲通得謂之川禽。與此經義可互證也。云春行羔豚。膳膏香者。以下辨四時所用禽獻之物。內則文並同。司權注云。行猶用也。春秋縣露天地之行篇云。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也。鄭賈以五行休王爲說。於經無當。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者。賈疏云。所謂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也。鄭賈以五行休王爲說。於經無當。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者。賈疏云。

殺性謂之用。煎和謂之膳。用膳相將之言。故以煎和解用。上言賓客之禽獻。此用禽以王為主。故言獻王。案賈說非也。用與行義同。此獻王者。以備膳羞。別於上賓客之禽獻為生致者。故注特言煎和也。但聘禮賓客有禽羞。彼注謂有齊和。則亦宜依此法行之。此禽獻內雖以王膳為主。當亦咳有賓客之羞矣。煎和詳內饗疏。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者。說文審部云。香。芳也。香。香之隸省。內則香作薺。鄭彼注云。牛膏薺。薺香字同。香。臊。腥。羶。皆以其芳臭名膏也。賈疏云。案內則鄭注。釋者曰膏。凝者曰脂。彼是相對之義。通而言之。脂膏一也。故司農以脂解膏。案賈謂通言脂膏是一。是也。然非先鄭之旨。梓人注云。脂者牛羊屬。膏者豕屬。故經云膏。統言不別。而先鄭及杜士相見禮云。冬用雉。夏用豚。注云。夏用豚。備腐臭也。內則釋文引盧植亦云。豚。雉腊。說文內部云。北方謂鳥腊。脯也。蓋亦指羽鳥之乾脯言之。云鱸乾魚者。內則注同。籩人臘鮑魚鱸注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說文內部云。鱸。乾魚。尾脰鱸也。周禮有腊臘。許所據字與鄭異而義同。內則釋文載鱸本又作臘。與許合。此鱸即敵人之羹夏獻之。故國語魯語謂之夏槁矣。云膏臊豕膏也者。釋文引干注同。說文內部云。臊。豕膏臭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殺臭曰臊。並與先鄭說同。說文魚部云。鱸。鮭臭也。引周禮曰。膳膏臠。鮭魚臭也。阮元云。周禮諸本不同。說文引經。每兼釋異本。蓋膏臊一作膏鱸。而其義為魚臭。與鄭以為豕膏。杜以為犬膏。俱互異。說文於鱸下引周禮。於臘下止存豕膏臭一義。則許氏所據古文本作臠。案阮說是也。惠士奇說同。然臠為犬臭。內饗有明文。則不當別為魚臭之臠。許所據本不及杜鄭本之長。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居者腥。肉獲者臊。高注云。肉獲者。獲擊肉而食之。謂鴛鴦之屬。故其臭臊也。高說臠臭。與此經及說文並異。云以豕膏和之者。亦謂以豕膏和腊鱸為膳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者。據內饗文。內則注亦云。犬膏臊。俞樾云。臊腥羶三者。均當以杜說為定。內饗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泠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臠為豕膏。則與內饗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為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為義。更不足據矣。案俞說是也。說文內部云。腥。犬膏臭也。與杜鄭此注字義又異。疑本賈侍中說。又許書腥字別為星見。令肉中生小息肉。不為牲臭。亦詳內饗疏。云鮮。魚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內則注云。鮮。生魚也。對前鱸為乾魚。鮮。鱸之借字。詳前疏。云羽。鷹也者。內則注同。說文羽部云。羽。鳥長毛也。此與司裘羅氏羽物義同。乃禽鳥之通名。杜據食醫六牲有鷹。故專舉鷹為釋。鷹亦即鷓也。釋文出鷓羽云。鄭云。鮮。魚也。羽。鷹也。杜云。鮮羽。鷹也。

則陸所見本杜注無魚也二字。而以鮮羽二字連讀。然鴈曰鮮羽。於義無取。其本殆不足據。其所引後鄭說。蓋據內則注。非此經注義。云膏膾。羊脂也者。內則注云。羊膏膾。說文義部云。善。羊臠也。重文膾。善或从臠。是臠本羊臠。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草食者膾。是也。云羊脂者。亦以有角者脂別之。云玄謂膏腥。雞膏也者。釋文引干注同。又云。或作雉膏。案內則注亦云。雞膏腥。此無正文。後鄭以五牲分屬五行。而以時令合之。謂秋當用雞膏。故不從子春說。其實非也。又五牲無雞。釋文所載或說亦非。云羔豚。物生而肥者。大宗伯注云。羔。小羊也。說文豚部云。豚。小豕也。重文豚。篆文从肉豕。此釋春行羔豚之義。春萬物生長之時。羔豚亦肥臠也。云膾與臠。物成而充者。說文牛部云。膾。牛子也。述人注云。臠。麋鹿子。此釋秋行膾臠之義。秋萬物長成之時。膾臠亦充實也。云臠臠。嘆熱而乾者。釋夏行臠臠之義。說文日部云。嘆。乾也。耕暴田曰嘆。夏盛暑嘆熱。故物易乾也。云魚臠水潤而性定者。釋冬行魚臠之義。凡六禽六摯之臠並當爲臠。即舒臠也。前杜釋羽爲臠。當同。鄭於大宗伯注則釋臠爲鴻臠。此注亦然。故云水潤性定。以鴻臠亦水鳥也。然與經義不合。詩周頌潛敘云。季冬薦魚。鄭彼箋云。冬魚之性定。孔疏云。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云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者。此鄭自申其膳相應五行休王之說也。內則注亦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賈疏云。春木王。火相。土死。牛屬中央土。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又云。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已下推之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若然。向來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也。案鄭意當如賈說。但膳羞齊和。當取性味相成。不宜傅合五行休王爲釋。且秋行膾臠膳膏腥。腥實爲豕膏。豕北方畜。秋時金王水相。亦非休廢之膏。鄭賈說不可從。云牛屬司徒。土也者。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又牛人掌養牛。亦屬司徒。是於五行屬土也。亦詳大司徒疏。云雞屬宗伯。木也者。雞人掌雞牲。屬宗伯。是雞屬木。詳春官敘官疏。云犬屬司寇。金也者。犬人掌犬牲。屬司寇。是犬屬金。詳秋官敘官疏。云羊屬司馬。火也者。羊人掌羊牲。屬司馬。少牢饋食禮注引尙書傳云。羊屬火。凡此諸牲屬五行之說。蓋並依洪範五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膳禽。四時所膳禽獻。〔疏〕歲終則會者。正膳羞

行傳義。互詳夏官敘官疏。注云膳禽。四時所膳禽獻者。即上禽獻四時異物是也。云加世子可以會之者。禽獻爲加饌。輕於正膳。經云唯王及后不會。則世子不在不會之例可知。對前膳夫掌正膳世子亦不會也。

083.61
390
1200

704927

周禮正義(二)

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83.14

4440

v.300-323

no.2

0704927

登錄號

70492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704927

3.14
40
800-323
.2